

七俠五義

卷上

卷下

重編七俠五義傳序

往年滯留書鄉，愈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本傳奇，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之。尙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近時所出，頗可觀，余聞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餘之一盼乎？及閱終，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嘆尙書欣賞之不謬也。惟其第一回敘，狸貓換太子事，殊屬不纏，余因爲別選第一回，接據史傳訂正。又其書每回題義，俠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已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此二人非備而何，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余疑查散，乃虛敏之誤，查爲古文慎字，以查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因查革改之，惟其間方言俚字，頗多疑誤，須讀者自辨。

宋仁宗

包公

陳琳

顏太敏

公孫策



歐陽春

白玉堂

智化

沙龍

沈仲元



徐慶

盧方

孫珍

蔣平



丁兆蕙



七俠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摘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一
第二回	奎星九夢忠良降世	雷部宣威狐狸辯難	三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七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恩思定遠縣赴任	一二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燕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一六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二一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成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二五
第八回	救喪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矮七里村	二八
第九回	斬奇冤奏參封學士	遣御刑查賑赴陳州	三一
第十回	豬首書生遺橫禍	扮化子勇士補賊人	三四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三六
第十二回	展義生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三九
第十三回	安平鐘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弩俠對分金	四一
第十四回	小包與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四四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馮懷母晚宿天齊廟	四六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官認母	夫人盡孝祈禱醫瞎	四八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秋妃	五〇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宣旨旨良相審郭槐	五三

第十九回	巧取似單郭揆受戮	明領詔旨李后還宮	五六
第二十回	受驚魔忠臣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五九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虛妄	六一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公參太師	耀武樓兩俠封傳衛	六三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樓打虎舞劍相逢	六五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貪多杯屈斷子喪命	六八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陰差陽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七一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鬻貌辨色男女不分	七三
第二十七回	仙枕不夢古鏡還魂	仲禹搶元燕飛祭祖	七六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愜助	探細底酒肆巧相逢	七九
第二十九回	丁兆蓮茶舖偷鄭新	展燕飛湖亭會周老	八一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兩俠	八四
第三十一回	展燕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陷罪	八七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乞容	九〇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	九三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角書柳老嫌勇士	九六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〇〇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了蝶飛命	願前盜尸惡笑忘恩	〇二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遺報	幼童侍主仗士揮金	〇四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劉興告狀	因朋涉險胥吏留刀	〇七
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後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一〇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一三

-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一六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一八
第四十三回 鬚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二一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真名……………二三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二六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誣藥氣走韓彰 遺興濟貧忻逢趙慶……………二九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雷奇冤……………三一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三四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三七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三九

卷下

-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隸……………一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婆娘……………四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七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兩俠逢郭老 葭花蕩北岸獲胡奇……………一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三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七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九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三
第五十九回 倪生債銀包裏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五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北闌無心遇莽漢……………八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下家噓偷銀驚惡徒	三一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槍戰花冲	三三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鎖	三六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三八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迹別有心機	四一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四三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曉前敵鄧車	蔣馮長橋下擒花蝶	四五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踐行靜修測字	四七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春	秦昌陪罪了媒喪命	四九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奎琴堂有計立明究	五一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五五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五七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讖破舊夥計	英絲貞私放新黃堂	六〇
第七十四回	淫方紹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狡逢紫髯伯	六二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六六
第七十六回	劉快撥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六八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七一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七三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裝老僕改妝扮難更	七六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胡猴	七九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惠	攔相驕出首馬朝賢	八二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遊欽命內宦會五堂	八四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誠責犯理短情屈	八七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九〇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水寇	九二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九六
第八十七回	為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揪艾虎	九八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擲塔	〇一
第八十九回	慈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〇四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〇六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〇八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若禱著傷	一一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一三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一五
第九十五回	暗味人偏遇暗味事	愛傑客每動愛傑心	一七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擗縣官驗醉鬼	二〇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餉納了燻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二三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趕籌兄弟奮勇	二五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無赤踐前言	二七
第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造刺客	錐道路酒樓問書童	三〇

七俠五義 卷下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一片聲喧，乃是內耳房走了火了。展爺連忙趕至那裏，早已聽見有人嚷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瞧見一人，連忙放出一枝袖箭，只聽嘩咚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了計了！』」眼瞧見包興在那裏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纔看了絲毫不動，財爺道：『你再看看去。』」正說話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來，此時耳房之火已熄撲滅，只見包興慌慌張張跑來說道：「三寶真是失去了，展爺飛身上房，處方等亦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却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亦無下落。展爺與展爺等仍從房上回來，却見方纔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脚上用雞爪釘扣定瓦棚，原是吹膨了的，因用袖箭打透，冒了風，也就攤在瓦上了。榜爺看了道：『這是老五的展爺捏了一把汗，蔣爺却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心腸太險，毒了我和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却盜去三寶，叫我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得起眾位朋友，四人下得房來，一伺來至書房，此時包興已回裏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聲張，却好眾人進來，參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三寶亦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等莫要聲張，俟明日慢慢訪查便了。」眾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只得退出來。至公所之內，盧方還要前去追趕蔣平道：「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這不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問道：「何以知之？」展爺便把方纔字東上言語念出，盧方聽了，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太任性了，還是我等趕了去，為是。」展爺問道：「大哥去下得，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他給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真個反臉就義，斷情絕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尋，平道：「展兄你去，恐有些不妥，五弟作事，令人難測，險毒得很，他便要設下埋伏，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甚麼圈套，莫若小弟先找我二哥，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爲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公伴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亦如此說，只得應允，心中却暗暗不平，到了次日，蔣平見了相爺，回明要找韓彰去，並因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要與張龍趙虎同去，包公問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縣翠雲峯，因韓彰的墳塋墓在此峯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裏尋找一番。」包公大喜，就叫張趙二

人同住一日打尖吃飯。剛然坐下，趙虎就說：「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必擾誰。你道好麼？」蔣爺笑道：「很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周旋打和兒，及至吃完，堂官算帳，趙虎務必分算。及到上櫃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經都給了，却是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了。』」

此張龍覺得過意，才去蔣平一路上聽閑話，受作踐不一而足。到了翠雲峯，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爺却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二爺來了沒有？」和尚笑道：「却未到此掃墓。蔣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為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闊豁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住。廟內和尚俱各吃素。趙虎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伴當這日提了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會，却又轉來。趙虎見他空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廝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買來。」伴當道：「小人方纔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裏上吊。小人問他為何上吊，他說名叫包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到開封府。昨晚就在前面客店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頑賞，行至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趙虎聽至此，不由怪叫。張龍道：「賢弟不必着急，叫伴當將包旺快叫進來。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包旺果是不錯。包旺又將送三公子上開封，被虎背去的話，說罷痛哭。張趙二人聽說虎能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議道：「今日晚間在松林搜尋下落。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一處吃飯。張龍脫去外面衣服，將搭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利刀，叫包旺在此等候。他二人下了山峯，來到松林之內，趁着月色，一路訪尋。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裏，虎在那裏。」左一刀，右一刀，亂砍亂晃，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就往西飛跑。原來有二人，在樹上看見張趙二人奔入，手持利刀，口中亂嚷。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緊緊追來，却見前面有壞屋二間，牆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二人亦隨後追來，榜爺不管好歹，也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窗戶壁，四角俱空。那裏人影全無。趙虎道：「怪呀！明明有人進了屋子，為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喇喇喇。」西望忽聽得嘩啦一聲，蹲下身來一摸，却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上邊。張龍亦進屋內，忽聽趙虎說有了，他藏在這下邊呢。張龍道：「賢弟如何知道？」趙虎說：「我揪住鐵環子，張龍道：「你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喚來，多拿火亮，拿個好穩當的。趙虎道：「兩個毛賊，有甚要緊，且自看看，再作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掀起，裏面黑洞洞，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却是土基臺塔。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跟將下去。誰知下面台增敦敦而直。

趙虎兩脚收不住，竟自滑下去了。裏面的二人早已備下繩索，登時捆了個結實。張龍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心內一慌，也就溜下去了。裏面二人又把張爺捆縛起來，遠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趙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裏，伴當便將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舍不計較，故此自己在和尚屋裏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直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對伴當道：「你看已交半夜，他二人還不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與我同見蔣爺去，伴當即領包旺來見蔣爺。」蔣爺聽說包旺來到，又聽張趙打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攬撥，如今他二人若有失誤，我却如何覆命呢？慌忙束縛停當，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峯，四圍寂靜，萬籟無聲，蔣爺側耳留神，忽隱隱聞得西北上犬驚亂吠，必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峯，按定方向奔走而去，果是小小村莊，留神細看，見一家門首站定二人，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下，忽聽開門，裏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晝夜至舍何幹？」只聽那二人道：「小弟等在地窖子裏，拿了二人，問他却是開封府的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還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哎呀，竟有這等事，那是斷然放不得，莫若你二人同去，將他們結果，急速回來。」咱三人遠走高飛，趁早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如此，大哥就收拾行李，我們先辦了那件事去。」說罷，回身竟奔東南，蔣平却暗暗跟隨。二人慌忙的，竟奔破屋而來，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牆，他却緊趕一步，照著後頭走的這一人，後心窩就是一刺，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蔣爺却又攔入牆內，只聽前面的那人問道：「外面甚麼響，話未說了。」蔣平鋼刺已到，躲閃不及，右脅上已然刺着，「噯呀」一聲，栽倒在地。蔣爺趕上一步，解他腰帶，細纏好了，將他提到屋內，脚却掃着鐵環，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一人往下一捺，側耳一聽，只聽「嘩」的一聲，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裏面，却有一間房子，大小那壁廂點著一個燈檯子，見張趙二人，細在那裏，張龍道：「一言不發，趙虎却嚷道：『蔣四哥，你來的正好，快快救我。』」二人吓蔣平却不理他，把鋼刺一指，問那人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勇，上面那個叫劉辦，方才鄧家窪內，那一個叫武平安，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放在那裏？」劉勇道：「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昨晚晚上他親姐姐死了，我們幫着抬埋的。」蔣平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大喊道：「蔣四哥，小弟從此知道你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他一個，你一個人拿住他二人，四哥真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了。」蔣平就過來。

蔣他二人放了張趙二人，連忙叩謝蔣平道。莫謝莫謝，還得上鄧家渥去了。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又把劉驪提起，也揀在地窖之內，將板蓋上，又壓上一塊石頭。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到鄧家窪。蔣平指與門戶悄悄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叩門，兩下一擠，他沒法跑了，說著一跳，進了牆頭，連個聲息也無。張龍在外叩門，只聽裏面應道：來了，開門！時趙虎兜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安平剛要掙扎，時覺得背後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裏還能支持，立時細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影也無，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裏。趙虎說別管他，且拿他娘的蔣爺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安平說已走了。趙虎就用拳來打蔣爺，攔住道：賢弟，此處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着他走。三人押定武安平到了破屋，又將劉驪從地窖內提出，往回路便走。來到松林之內，天已微明，却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到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論知縣尹已坐早堂，為宋鄉宦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鄉宦道：高主是學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錫為證，正在那裏審問方善一案。只見門上進來稟道：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見四人到了，面前縣官站起，吩咐看坐。包旺等坐下，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又將武安平、劉驪、拿獲了的話說了一遍，並言俱已解到縣官聽得，已將兇犯拿獲，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無心中背了一個人來，誰知此人却是包相的三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斃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兄祭靈，不想小人出來打酒買紙，小人姐姐就把三公子放開逃走了。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忙回來。我姐姐竟自縊吊死了，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姐姐抬了去埋了，不想我的外甥鄧九如，他就死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且說眾人聽了武安平之言，甚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安平說：今年纔交七歲。縣官說：他小，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安平說：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脚，他就死在山窪裏了。又問劉驪，劉驪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着武安平，每夜行劫，是實。一齊監禁。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却奔至一家，正是學究方善，是一個飽學的寒儒，家中只是上房。

三間。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兩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受了辛苦驚嚇。就染起病來。幸虧了方先生精心調治。方覺好些。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拿至銀鋪內去瞧。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詭作窩家。扭至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攪了官司。那裏還有主意。只是哭哭啼啼。幸喜街上有個寓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連忙來至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甯媽媽好生不忍。方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視。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便領他到監看視。見了方先生。又向衆人說些浮情。照應話。並問官府審的如何。方先生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爲甚麼。包相公之事。就是包相爺之姪。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玉芝女兒。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甯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的個榮相公。名喚世寶。我見他相貌非凡。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甯婆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一時。方先生道。媽媽不知我家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使婦了。嫌未免嫌疑。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無可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榮相公看了。倘若不允。就將我這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甯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方善又囑咐家中照料。甯婆一一應允。忙忙回來。先見了玉芝說。先生在監無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甯婆來至廂房門口。便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裏麼。只聽裏面道。小生在此。媽媽來至屋內。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冑。乃是方先生的近隣。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却託我帶一個字柬給相公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尚未報答。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甯婆道。相公這話。就說差了。此事本非相公之意。却是出於方先生之心。他因家下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託了老身。多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量救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到是應了的是。甯婆又道。相公不必疑。這玉芝小姐真是生的端莊秀貌。且賢得過人。詩詞歌賦。無不通曉。女工針黹。精巧非常。真是天配良緣呢。三公子道。多承媽媽勞心。小生應下就是了。只是遇難奔逃。不會帶得聘禮。這便怎樣處。甯婆道。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甯婆道。

相公實在說的不錯。只是如今想個怎麼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去寫。媽媽道：「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三公子道：「媽媽送信，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當面投遞。若縣官不見，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他人之手。媽媽說：「待我取了筆硯來，相公就寫罷。」說着話，就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取了封套，信紙，送與三公子。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便道：「媽媽，我二天水米不會進心，內空虛，如何提得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婆婆離了書房，來至玉芝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玉芝聽了，做了盤素麵湯，滴上點香油，甯媽媽端至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掩扎起來，喝了兩口，說：「很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微汗，登時神清氣爽，略略歇息，提筆一揮而就。那甯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人，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己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搭訕袖了書信，悄悄到的玉芝屋內，叫小姐看了，不由暗暗欣喜，深服爹爹的眼力不差，便知不是榮相公，却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瞞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如今他這書上，駕着奉相爺論進京，不想行到松林，遇了兇徒，險些被害等情。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只樂得兩手連連亂拍，急忙忙來至書房，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愀言說：「媽媽千萬不可聲張。甯公道：「公子爺放心，這個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說罷，甯婆便出去打扮的乾淨樸素，袖了書信，出門竟奔縣衙而來。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內出來了一人，見了甯婆道：「呀，甯你這個樣，來做怎麼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甯婆道：「你不要胡說。我且問你，今兒誰的班那人道：「今兒是魏頭兒，一面說着，一面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熱人。早見魏頭兒出來，甯婆道：「原來是派老舅該班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甚麼事？昨日進監探看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喝呢。今日又怎麼來了。甯婆道：「姐姐今兒來，特為此一封信，可要是當面見你們官府的，魏頭兒聽了道：「噯呀，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裏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甯婆道：「好兄弟，姐姐是做甚麼的，當見的，我才見呢。旁有一人說：「老魏呀，你太膽小咧。他既這們說，想來有道理，你只管回去。甯婆道：「有理，姐姐請你二人說話間，魏頭兒回裏了出來道：「官府叫你進去呢。甯婆道：「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書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門，不許投遞。魏頭兒一聽，將頭一搖，為你這一封信要開中門，你這不是攪麼。甯婆道：「你既不開中門，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說：「你別走了。」

吓。如今已回明，你若走了，官府豈不怪我。這是甚麼差事呢。你真這麼着，我擔不了吓。真婆兒他着急，不由笑道：好兄弟，你不要着急，你只管回去。此事要緊，不比尋常書信，必須開中門，方可投遞。管保官府見了書信，不但不怪，巧咧。咱們姐們還有點彩頭呢。孫書吏在旁聽他說話，有因，又知道他平日為人，是不幹荒唐事，就明白這書信必有來歷。便道：魏頭兒，再與他回裏一聲，就說他是這們說的。魏頭兒無奈，復又進去，到了當堂。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正與縣官想主意呢。忽聽差役回裏，有一婆子投書，依縣官是免見，還是將爺機變，就怕這三公子的密信，便在旁說：相見何妨。去了半時，差役又來回裏說：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書。他說有要緊事，縣官聽了此言，不覺沉吟。料定必有關係。吩咐道：就與他開中門，看他是何等書信。差役答應，開放中門，出來對齊婆道：全是你燒不清。差點我沒吃上，快走罷。再婆不慌不忙，進了中門，直上大堂，手中高舉書信，來至堂前。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手擎書信，縣官吩咐差役將書信接上來。差人剛要上前，只聽婆子道：此書須老爺親接，有機密事在內。縣官聞聽，事有來歷，也不問是誰，就站起來，出了公座，將書信接過。婆子退在一旁，拆閱已畢，又是驚訝，又是歡喜。蔣平已經偷看明白，便向前道：貴縣理宜派轎前往。縣官道：那是理當。此時包旺已知道了公子的下落，就要跟隨前往。趙虎也要跟去。蔣平攔住道：你我奉相爺命，各有專司，比不得包旺，他是當去的。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趙虎道：四哥言之有理。咱們就在此等罷。差役魏頭兒聽得明白，方纔放心。只見齊婆道：婆子回裏，老爺就叫婆子引路。他們轎夫腿快，如何跟得上。與其空轎，抬着，莫若婆子坐上，又引了路，又不誤事。又叫包公子看看，知是太老爺敬公子之意。縣官吩咐既如此，你即押轎前往。未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且說縣官吩咐齊婆坐轎子去接。那轎夫頭兒悄悄說：老齊吓，你太受用了。你坐過這個轎嗎？婆子說：你閉着，你那個嘴罷。就是這轎，告訴你說，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轎夫頭兒聽說也笑了。此時包旺已經乘馬，又派四名衙役，跟隨護擁着去了。縣官立刻升堂，將宋升帶上，說他誣告良人，掌了十個嘴巴，逐出衙外。即吩咐帶方善、方善上堂。太爺令去刑具，將話言明，又安慰了他幾句。方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心中快樂之極。縣官吩咐看坐。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多時。三公子來到，蔣張趙三位與縣官一齊迎出來了。縣官吩咐抬至堂上。蔣平等亦俱參見。三公子下轎，彼此各

有多少謙遜的言語。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縣官將公子等讓至書房，備了酒席，大家邊坐。三公子與方善上坐，蔣張趙三人左右相陪。縣官坐了主位，包旺自有別人款待，飲酒敘話。縣官說：做境出此惡事，幸將各犯拿獲，只有鄧九如不見屍身，武安平雖然已被此事還要細查，相爺台前還求公子善言。公子滿口應承，却又託付照應。舍親方夫子並滿媽媽，惟有蔣平等奉相爺之諭，訪查韓彰之事，亦已說明。他三人還要上翠雲峯去，也不待席終，便先告辭去了。這裏方先生辭了公子，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又與滿媽媽道了謝。他父女歡喜之至，自不必說。三公子處自有包旺服侍，不必細表。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至翠雲峯靈佑寺內，見了和尚，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和尚說三位來的不巧，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今早就去了。三人聽了一怔，蔣平道：我韓二爺可會提往那裏去。應和尚說：小僧會經聞過，韓二爺說大丈夫以天地為家，焉有定向，信步行去，不知去向。蔣平聽了，半晌嘆了一口氣。張龍道：四哥不必為難，咱們且在附近左右訪查訪查，蔣平無奈，只得說道：小弟要到韓老伯墳前看看，莫若一同前往說罷。三人離了靈佑寺，慢慢來至墓前，果見有新化的紙灰，蔣平對着荒塚，將身跪倒，拜了四拜。趙虎說：既不過着韓二爺，咱們還是早回平縣才是。蔣平道：今日天色已晚，趕不及了，只好仍在廟中居住。明早回縣便了。三人回至廟中，同住在雲堂之內。次日早晨，即回平縣而去。你道韓二爺果真走了麼？他却仍在廟中，故意告訴和尚，倘若他等找來，你方如此如此的對答。他却在和尚屋內住了，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同住，因此失了機會。且言蔣平三人回至平縣，見了三公子，說明未遇韓彰，只得且回東京。定於明日同三公子起身，縣官仍用轎子送三公子進京。已將旅店行李取來，派了四名差役。三公子却先至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言明到了開封，稟明相爺，即行約聘。又將滿媽媽請來道乏，然後大家方纔起身，竟奔東京而來。一日來至京師進城之時，蔣張趙三人一拍坐騎，先到了開封。進署見過相爺，先回未遇韓彰，後言公子遇難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相爺叫他各自歇息去了，不多時，三公子來到，參見了包公公，包公問他如何遇害。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姪兒因受大恩，攬訂姻盟的事也說了一遍。包公疼愛公子，滿口應允，全在自己身上。三公子又贊平縣縣官很將姪兒費心，不但備了轎子送來，又派四名差役護送。包公聽了，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並寫回信道乏道謝。不幾日間，平縣將武安平三人一同解到包公又審訊了一番，與原供相符，便將武安平也用狗頭銀鎖了，將劉辦劉翁定了個斬虛候。此案已結，包公即派包旺齋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送至合肥縣小包村，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

俟二公子考試之後，然後授室。自己具了稟帖，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具言聯此婚姻，皆是自己主意。三公子又叫包興暗訪，查鄭九如的下落。方老先生自到了小包村，獨與包老太爺合得來，也只是前生緣分。包公又派人買了一頓田，紋銀百兩，庫銀四疋，賞給甯婆，以爲養老之資。且言蔣平自那日到開封，到了公所，諸位英雄俱各見了，單是不見了南俠。心中就有些疑惑，連忙問道：展大哥往那裏去了？盧方道：三日前起了路引，上松江去了。蔣平一聽，着急道：大家爲何不阻擋他呢？公孫先生說：劣兄攔至再三，展大哥斷不依從。自己見了相爺，起了路引，竟自走了。蔣平聽了，跌足道：這又是小弟多話不是了。前次小弟說的，等我找了韓二哥回來，作爲內應。原是實話，不料展大哥，錯會了當作激他的口語。竟自一人前去。衆位兄弟，不知五弟做事，有些詭詐。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這豈不具小弟多說的不是了麼？昨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約會着展兄，同到萊花村，找着了家二弟兄，大家商量個主意，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公孫策說：依四弟怎麼樣呢？蔣爺道：再無別意，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稟明相爺，且到萊花村，見機行事便了。大家一聽，深以爲然。這且不言原來展南俠，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自己暗想：這蔣爺長話，言帶激我，若真個等他，願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莫若回明恩相，起個路引，一人前去。於是展爺即至包公跟前，回明此事，帶了路引，來至松江府，投了文書，見了太守。太守請至書房，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旁邊站一個老管家，正與太守談話。時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便向老管家招手兒。管家退出，二人咬耳。管家點頭，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回身退出。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談話。展爺不解何意，只得來到後面。剛然坐下，只見了嬾媠婦，簇擁著一位夫人，見了展爺，連忙納頭，便拜。太守等俱各跪下。展爺不知所措，連忙伏身還禮。不迭心中，好生納悶。忽聽太守道：恩人，我非別人，我姓田，名叫起元，賤內就是金玉仙，多蒙恩公搭救，脫離了大難。後因考試得中，卽以外任擢用。如今已做了太守，皆出於恩公所賜。展爺聽了，方才明白。卽請夫人迴避，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展爺並皆扶起，已備了酒席，飲酒之間，田太守因問道：恩公到陷空島何事？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田太守吃驚道：聞得陷空島，道路崎嶇，山勢險惡，恩公一人如何去得？况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他既歸入山中，難免埋伏圈套。恩公須熟思之，方好。展爺道：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却是道義相通。平素又無仇隙，見他時，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若省悟，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並不是諱諱與他對壘，以死相拚的主意。太守聽了，略爲放心。展爺又道：如今奉懇太守，倘得一人熟識路徑，帶我到盧家莊，足感厚情。太守連連應允，卽叫

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不多時，余彪來到，參見了太守，又與展爺見了禮，便備辦船隻，約於初鼓起身。展爺用畢了飯，略爲歇息，急急扎束停當，別了太守，同余彪登舟，攢至盧家莊，到飛峯嶺下，將舟停住。展爺告新余彪說：「你在此探聽三日，如無音信，即刻回府稟告太守，候過旬日，我若不到府中，即刻祥文到開封府便了。」余彪領命，展爺棄舟登陸。此時已有二鼓，趁着月色，來至盧家莊，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又見大柵欄，推了推，却是鎖着，灣了腰，檢着一塊石片，敲了幾下，高聲喝道：「裏面有人麼？」只聽應道：「甚麼人？」展爺道：「俺姓展，特來拜請你家玉員外裏面說，莫不是商俠稱御貓護衛展老爺麼？」展爺道：「正是，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裏面道：「在家，在家，等了展老爺好些日子，且請少待，等我稟報展爺在外歇等多時，總不出來一人。」展爺一時性發，又敲又叫，忽聽從西邊來了一個人，聲音却是酥了的一般道：「你是誰？吓半夜三更，這們大呼大叫，你若等不得，就敢進來，說誰？他却走了。」展爺不由的大怒道：「這明是白玉堂吩咐，故意激怒於我，讓他縱有埋伏，吾何懼哉！」想罷，將手扳住柵欄，上了牆頭，往下窺探，却是平地，轉身落下，竟奔廣梁大門而來，仔細一看，却是封鎖，又到兩房屋裏，看了看，連個人影兒也無，只得復往西去，又見一個廣梁大門，與這邊的一樣，上了台階，一看，雙門大開，門洞底下，高懸鐵絲燈籠，上面有珠紅的大門二字，迎面影壁上，挂着一個銅燈，上寫「迎祥」二字，展爺暗道：「姓白的必在此。」一面邁步，一面留神，却用脚尖點地而行，轉過影壁，早見垂花二門，這二門又比外面高了些，展爺只得上了台階，進了二門，仍是滑步而行，正中五間廳房，却無燈光，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不知是何所在，展爺即到東角門內，又有台階，比二門又覺高些，展爺暗道：「這房子是隨山勢蓋的，上了台階，往裏一看，東面一排五間，平台軒子，俱是燈燭輝煌，門却開在德北頭，展爺暗道：「這甚麼樣子，好好五間平台，如何不在正中開門？」到了北間，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簷，將滑子撥開，往裏裏一帶，覺得甚緊，只聽得咕嚕亂響，開門時，見迎面有桌兩旁，有椅，早見一人進裏去，人並且看見衣衿，却是松綠的花呢，展爺暗道：「這必是白老五，不肯見我，躲向裏間去了。」連忙滑步跟入裏間，掀起軟簾，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却露了半面，頗似玉堂形景，又見一個軟簾，相隔展爺暗道：「到了此時，你縱然難，他見我，難道你還跑得，出這五間軒子去不成？」趕緊一步，已到門口，掀起軟簾一看，這三間，却是通連，燈光照耀，極其切見他背面而立，頭戴武生巾，身穿花藍，露出了藕色襖衫，袍下官靴，儼然白玉堂一般，展爺呼道：「五賢弟，請了，呼之不應，及至向前一拉，却是燈草做的，一個假人。」展爺說聲不好，吾中計也，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且說展爺纔待轉身，那知鎖簧踏著，登時翻了木板，落將下去，只聽一陣鑼聲，眾人嚷道：「得咧得咧，原來木板之下，半空中懸着一個皮兜子，四面皆是活套，再也不能掙扎，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早有人從下面開了槓扇，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先把寶劍擄下，後把展爺捆了，細縛之時，說了無數刻薄話兒，展爺一言不發，又聽一個莊丁說：「咱們員外同客飲酒，正入醉鄉，此時天有三鼓，暫且不必回裏，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內收起來，我先去找何頭兒，將寶劍交明，然後再去回話。」說罷，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去不多時，只見有個石門，却是由山根開鑿出來的，雖是雙門，却是一扇活的，那一扇隨石的假門，假門上有個大銅環，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上面有消息將活門撐開，剛剛進去一人，便把展爺推進去，莊丁一鬆手，銅環往裏一拽，那一扇門就關上了，此門非從外面拉環，是再不能開的，展爺到了裏面，只覺得冷森森的寒氣逼人，原來裏面是個愛暖的形兒，全無抓手，用油灰抹亮，惟獨當中却有一縫，當時可以見天，展爺明白，叫通天窟，借著天光，又見有一小橫匾，上寫氣死貓三個紅字，匾是粉白的，展爺到了此時，不覺長嘆一聲道：「我展爺飛枉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不想今日，誤中奸謀，被擒至此，剛然說完，只聽有人叫苦，把個展爺倒嚇了一跳，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小人姓郭名彰，乃嶺江人氏，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不想在那渡船，遇見頭領胡烈，將我父女等擒至莊上，欲要將我女兒與甚麼五員外為妻，把我捆起來，監禁在此，展爺聽罷，怒沖牛斗，郭彰又問了問展爺因何至此，展爺便說了一遍，忽聽外面嚷道：「帶刺客帶刺客，員外立等。」此時已交四鼓，早見石門已開，展爺念念的氣，邁開大步，跟莊丁來至廳房，見燈燭光明，迎面設著酒筵，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顴，却是白面判官柳青，旁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他明知展爺已到，故意的談笑自若，展爺見此光景，如何按納得住，雙睛一瞪，喝道：「白玉堂，你將俺爺攔住，便要怎麼？」白玉堂回過頭來，佯作吃驚道：「噯呀，原來是展兄，手下人如何回我說，是刺客呢？實在不知，連忙過來親解其縛，又謝罪道：「小弟實在不知，展兄駕到，只說擒住刺客，不料却是御貓，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又向柳青道：「柳兄，你不認得麼？」此位就是南俠展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好本領，好劍法，天下欽賜封號的御貓，便是展爺，聽了冷笑道：「可見山野綠林，無知的草寇，不知法律，你非吾上，亦非官長，何敢妄言刺客，我展某今日，誤墮了你的奸術，竟自送葬在山賊強徒之手，乃展某之大大不幸，白玉堂聽了此言，心中以為展爺是氣忿的話頭。」

他却嘻嘻笑道：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從不打劫搶掠。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爲山賊盜寇？此言似乎太過。展爺惡唾一口道：你此言哄誰？既不打劫搶掠，爲何把郭老兒父女搶來？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爲妻？那郭老兒不允，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似此行爲，非強盜而何？還敢說俠義二字，豈不令人羞死？玉堂聽了，驚道：展兄此事從何而起？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兒的話說了一遍。白玉堂道：既有胡烈此事，便好辦了。展兄請坐，待小弟立剖此事。急令人將郭彰帶來，不多時，郭彰來到，伴當對他指着白玉堂道：這是我家五員外郭老連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大王爺爺饒命，吓饒命。展爺一聽，呼他大王，不由哈哈大笑。白玉堂却笑着道：那老兒不要害怕，我非山賊盜寇，不是大王伴當在旁道：你稱呼員外郭老道員外，在上聽小老兒訴衷，便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白玉堂道：你女兒現在何處？郭老道：聽胡烈說，將我女送後面去，不知是何去處。白玉堂立刻叫伴當去將胡烈好好喚來，不許提郭老之事。伴當奉命去了。少時，同胡烈到來，胡烈面有喜色，參見已畢。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旁，笑容滿面道：胡頭兒，你連日辛苦了。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胡烈說，並無別事。小人正要回裏員外，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小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却與員外年紀相仿。小人見員外無家室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不知員外意下如何？說罷，滿面忻然。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並不動氣，反大笑道：不想胡頭兒，你來了日期不多，如何深得我心呢？原來胡烈兄弟兩個，兄弟名叫胡奇，皆係柳青新弄送過來的。胡烈道：小人既來伺候員外，必當盡心報効。白玉堂道：好好，真個難爲你了。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思，吓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胡烈此時惟恐別人爭功，連忙道：是小人自己巴結的，不用員外吩咐，也無別人告訴。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展兄可聽明白了？展爺已知胡烈所爲，便不言語。白玉堂又問此女現在何處？胡烈道：小人已將此女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白玉堂忽然放下臉來，一腿將胡烈踢倒，緊掣了寶劍，將胡烈左腿砍傷。疼的個胡烈滿地打滾，上面柳青看了，白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心中好生難受。白玉堂吩咐將胡烈搭下去。明日交松江府辦理，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的女兒增嬌，叫了孃領至廳上，當面交與郭彰，叫伴當取了二十兩銀子，賞與郭老。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二名，用安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至瓜州，不可有誤。郭老兒千恩萬謝而去。此時已交五鼓，這裏白爺笑盈盈的道：展兄，此事若非兄台被擄在山窟之內，險些兒壞了小弟的名聲。但小弟的私事已結，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展兄此來，必是奉相輪，叫小弟跟隨入都。但是我白某就這樣跟了兄台去麼？展爺道：依你便怎麼樣呢？玉堂道：也無別的小弟，既將三寶盜來，如今

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倘能如此，小弟甘拜下風。情願跟隨兄台上開封去。如今定下十日爲期，過了十日，展兄只可悄悄地回開封府去罷。展爺道：俺展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那時不要改口。玉堂道：如此很好。若要改口，豈是丈夫所爲？說罷，彼此擊掌。白爺又吩咐伴黨，將展爺仍送到通天窟內，再說郭彰父女跟了何壽來到船艙之內。郭彰悄悄問女兒：增嬌道：你被掠之後，在於何處？增嬌道：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替待的頗好。又問爹爹如何見的大王，就能夠釋放呢？郭老便將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護衛魏御貓的展老爺多虧他見了員外，也不知是甚麼大王分晰明白，纔得釋放。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正在談論之際，忽聽後面聲音：頭裏船不要走了。五員外還有話呢。快些擺住呀。何壽聽了，有些遲疑道：方纔吩咐明白了，如何又有話呢？只見那隻船來了，如射箭一般，及至撲的一聲，見一人跳上船來，却是胡奇手持利刀，怒目橫眉道：何頭兒，且將他父女留下，俺要替哥哥報仇。何壽道：胡二哥，此言差矣。此事原是令兄不是，與他父女何干？你有甚麼話，你找員外去。胡奇聽了一瞪眼，一聲怪叫道：何壽，你敢不與我留下麼？何壽道：不留下，你便怎麼樣兒？胡奇舉起朴刀，就砍將下來。何壽卻不會帶利刀，提起一塊船板，將刀迎住。此時郭老父女在艙內連聲喊叫救人。胡奇與何壽動手，究竟船板太笨，何壽看看不敵，可巧脚兒一跳，就勢落下水去。兩個水手一見，也跳在水內。郭彰在內着急，忽見上流頭趕下了一隻快船，船上有五六個人，喝道：你這厮不知規矩，偷這蘆花蕩，從不害人，你是後輩呀，如何擅敢害人？壞人名譽。俺來也將身子一縱，要跳過船來，不想船離太遠，一腳剛踏着船邊，胡奇將朴刀擲上，那人將身一閃，只聽得咕咚一聲，也落下水去了。船已臨近，上面跳過三人，將胡奇裹住。各舉兵刃，那胡奇力敵三人，全無懼怯。誰知那個先落水去的，探出頭來，見三個夥計，逼住胡奇，他便用兩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往下一拉，只聽得咕咚一聲，掉在水內。那人却提定兩脚，不放，忙用鉤篙搭住，拽上船來。細好衆人七手八脚，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竟奔蘆花蕩而來。原來此船，乃丁家夜巡船，因聽有人呼救，急急向前，救了郭彰父女，趕至泊岸。大家一同到了葉花村，先着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弟兄二人聽了，連忙來到待客廳上，先把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然後將郭老帶上來，細細追問情由。又將胡奇來歷問明，方知他是新近來的，怪不得不知規矩。正在訊問間，忽見了娘進來，道：太太大叫二位官人進去，不知了母爲着何事，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嶺

且說丁家弟兄聽見叫他二人說話，弟兄二人往後而來，原來郭增燭來到月華小姐處，衆了鬘圍着問他，郭增燭便將爲何被擒，如何遇展爺搭救，剛說至此，跟小姐的親近了鬘，就追問姓展的是何處人，叫甚麼名字，增燭道：「聽說是甚麼御貓，現在也被擒困住了。」鬘聽至展爺被擒，急忙告訴了小姐，小姐暗暗吃驚，叫他悄悄回太太去，自己帶了增燭來至太太房中，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太太聽了此言，疼女兒之心，遂感立刻叫他弟兄二人，兄弟二人來至太太房中，見小姐躲出去，丁母面上有些怒色，向二人問道：「你妹丈熊展飛來至松江，如今已被人擒住，你二人可知麼？」兆蘭道：「孩兒等實在不知，因方才問那郭老兒，始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他其實未上葉花村來，孩兒等再不敢撒慌的。」丁母道：「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門去呢，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倘有差池，我是不依的。」兆蘭道：「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請母親安歇罷，二人來至廳上，即派妥當伴當四名，另備船隻，將棕箱抬過來，護送郭老兒、瓜州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此特天已黎明，大爺便向二爺商議道：「以送胡奇爲名，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次日備了船隻，帶了兩個伴當，押着胡奇，並原來的船隻來至蘆家莊內，有人通知白玉堂，白玉堂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說胡奇替兄報仇之信，後又聽胡奇被北蕩人拿去，將郭彰父女救了，料定葉花村必有人前來，如今聽說丁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心中早已明白，連忙迎出門來，各道寒暄，執手讓至廳房，又與柳青彼此見了，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又謝光耀護送之情，讓避半會，大家就坐，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至松江府究治，即留了大爺飲酒暢敘，酒至半酣，丁大爺問五弟一向在東京作何行止，白玉堂就誇張起來，如何留東寄刀，如何忠烈祠題詩，如何萬壽山殺命，又如何攪擾龐太師，誤殺二妾，漸漸說至盜三寶回莊，不想日下展飛自投羅網，已被擒獲，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以禮相待，誰知展姓的不懂交情，是我一怒將他一刀，剛說至此，丁大爺不由的失聲道：「噫呀賢弟，你此事却鬧大了，豈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家的命官，現奉包相爺之命前來，你若傷了他的性命，便是背叛，怎肯與你干休，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白玉堂笑吟吟的道：「別說朝廷不肯干休，包相爺那裏得依，就是丁氏昆仲，也不肯與小弟干休罷。」小弟雖然糊塗，也不至此，方纔之言，特取笑耳，小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候過幾日，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便了。」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被白玉堂這一番奚落，也就無話說了。白玉堂却暗將他拘留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兆蘭却也無可如何，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如何光景，整整的悶了一天，到了掌燈之後，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由何處而來，帶領着小主約八九歲長的方面大耳，面

貌頗似盧方，那老僕參見了丁大爺，又對小主說道：「此位便是梨花村丁大員外，小主上前拜見，只見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口稱了叔父在上，姪兒盧珍拜見，奉母親之命，特來與叔父送信，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連忙還禮，老僕道：「小人名叫焦能，只因奉主母之命，特令小主跟來，主母說：自從五員外回莊以來，每事任意而為，毫無商酌，我家主母也不計較於他，情知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通天窟內，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恐怕就誤日期，有傷護衛，展老爺故此特派小人送信，大員外須急急寫信叫小人即刻送往梨花村，交付二員外，早爲計較方好，又聽盧珍道：家母拜上丁叔父，此事須要找着我爹爹，大家公同計議方妥，丁大爺連連答應，立刻修起書來，交給焦能，連夜趕至梨花村投遞，焦能道：「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抽空方好到梨花村去，不然恐五員外犯疑，丁大爺道：「既如此，隨你的便了，又對盧珍道：「賢姪回去替我給你母親請安，就說一切事體我已盡知，是必趕緊辦理，再也不能就延，勿庸掛念，盧珍連連答應，同定焦能轉向後面，繞了幾個彎角，便不見了，且說了兆蘭在家，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至掌燈後，却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說道：「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要盤桓幾日，方回來，二爺細揣此事，好生遲疑，這一夜何曾合眼，天未黎明，忽見莊丁進來報道：「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的，給咱們大員外送信來的，不多時，焦能進來，參見已畢，將丁大爺的書信呈上，二爺開了一看，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不由的氣悶，心中一轉，又恐其中有詐，復又生起疑來，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又來誑我去罷，正在胡思，忽又見莊丁跑進來報道：「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特來拜望，務祈一見，二爺連聲道：「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各敘闊別之情，讓至客廳，焦能早已上來參見，盧方便問道：「你如何在此，焦能將前來投書的話，一一回明，二爺又將展兄被擒的話說了一遍，盧方剛要開言，只聽蔣平說道：「此事只好衆位哥哥們，辛辛苦苦，小弟是要告病了，二爺道：「四哥何出此言，蔣平道：「咱們且到廳上再說，大家也不謙遜，盧方在前依次來，至廳上，獻茶已畢，蔣平道：「不是小弟推諉，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我要露了面，反爲不美，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多半是痢疾，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就是衆哥哥們，也是暗暗去，不可叫老五知道，不過設個法子，救出展兄，取了三寶，至於老五不定拿住，拿不住，他見事體不妥，還會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要是那們一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纔是一網打盡呢，二爺道：「四哥說的不差，五弟的脾氣，竟是有，徐慶道：「叫他吃我一頓好拳頭，二爺笑道：「三哥又來了，你也要攪得着五弟呀，盧方道：「似如此之奈何，蔣平道：「小弟雖不去，真個的連個主意也不

出處。此事全在丁二爺身上。二爺道：四哥，派小弟差使小弟焉敢違命，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可怎麼樣呢？蔣平道：現有焦能在此，先叫他回去，省得叫老五生疑，叫他於蚯蚓嶺接待了二弟，指引路徑如何？二爺道：如此甚妙，但不知派我甚麼差使？蔣平道：二弟駕一先救展大哥，其次取回三寶，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等候。大哥三哥在五義廳，西竹林等候。被此會了齊一擁而入。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大家聽了，俱各歡喜，先打發焦能立刻回去，叫他知會了大爺放心。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了二爺，不可有誤。焦能領命去了。這裏眾人飲酒吃飯，看的天氣已晚，大家俱各裝束起來。盧大爺徐三爺先行了。了二爺吩咐伴當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蔣平道：二弟只管放心前去，弟兄偶染微疾，不過歇息兩天就好了。了二爺別了蔣平，駕起小舟，竟奔蚯蚓嶺而來。到了臨時，辨了方向，與焦能所說無異。立刻棄舟上嶺，叫水手將船放至蘆葦深處等候。北岸上得報來，見蚯蚓嶺，到了高峯之處，却不見焦能在此。二爺心下納悶道：此時已有二鼓，焦能如何不來呢？就在平垣之地，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便見碧澄澄一片清波光華蕩漾，不覺詫異道：原來還有如此大水，竟自無路可通。心中懊悔道：早知此處有水，就不該在此約會。忽見順流而下，有一人竟奔前來。了二爺留神一看，早聽那人道：二員外早來了麼？奴來保。北軍道來的可是焦管家麼？彼此相迎來至一處。北軍道：你如何踏水前來？焦能道：外面乃青石潭，此是我們戶外，隨着天然形勢修成的。漫說夜看是水，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也是一片大水。但凡不知道的，早已繞着路往別處去了。二爺請看，凡有波浪之處，這也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湊成的景致。故取名叫做青石潭。說話間，已經步下嶺來，到了潭邊。果然平坦大路，心中暗暗稱奇。焦能道：過了青石潭，那邊有一個立峯石，穿過松林，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此處比進莊門多近了。員外記明白了。老奴也就告退了。了二爺道：有勞管家指引，只見焦能往斜裏小路而去了。了二爺放心前進，果見前面有一個立石峯，過了石峯，但見松柏參天，黑黝黝的一望無際，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忽悠悠悠而來。轉眼間，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後路來。了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暗暗隱在樹後，正在對面忽聽那正西來的人道：方纔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也喝不了這些。我合李三兒商議，商議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咱們留一半受用。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說菜是剩的，酒是渾的，罈子也摔了，盤碗也砸了，還罵了個河乾海涸。老七你說可氣不可氣？那東北來的人道：六哥如今我們那裏還有個姓柳的呢？如今又添上梨花村的了。了二爺天天一塊吃，喝吃喝完了，把他們送往咱們那個賭心昧己的窟裏裏，一時也不叫人家出來，又不叫人家

走彷彿怕瘦了天樞的相似。大哥你說五員外的脾氣兒改的還了得麼。目下又合的姓柳的姓丁的吃喝着。偏偏姓柳的要臉甚麼三寶。故此我奉咱們五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說說。二人各執燈籠。分手而去。不知他二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二寶終走白玉堂

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外號兒叫搖晃山。那東北來的姓費行七。外號兒叫黑山蛇。他二人路上說話不提防。被後有人攔路。姚六走的遠了。這裏費七就被丁二爺追上。從後面一伸手將脖子掐住。按倒在地。道費七你可認得我麼。費七細細一看道。丁二爺爲何將小人擒住。丁二爺道。我且問你。你知道通天窟在於何處。費七道。往西不遠。往南一柏頭。便看見隨山勢的山石門。那就是通天窟了。二爺道。既然如此。我合你借件東西。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將衣服脫下。丁二爺拿了。他的搭包。捆了結實。把一塊衣服塞住他口。道。小子你在此等到天亮。極賢有人前來救你。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披了衣服。竟奔通天窟而來。果然隨山石門。那邊又有五員外。三問已聽見有人唱歌兒。丁二爺高聲呼道。李三哥。李三哥。只聽李三直喚吓。出來將了二爺一看。道。噯呀。少爺。尊駕是誰。吓二爺道。我姓費行七。是五員外新挑來的。說話間。已將腰牌取出。給他看道。我奉員外之命。因姚六回了員外。說姓展的將酒飯拌了。員外不信。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寶對質。對李三聽了道。好兄弟。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他沒有一頓不開的。丁二爺道。員外立等。你不開門。怎曉樣呢。李三道。七兄弟。你把這假假的銅環。往那裏一帶。那邊的活門就開了。丁二爺上前拉住銅環。往懷裏一帶。輕輕的門就開了。李三道。展老爺我們員外請你。你只見裏面出來一人道。你們員外又請我。難道我怕他不成。丁二爺見展爺出來。將一手鬆。那石門已經關閉。展爺向前引路。走不多遠。便停住脚步。悄悄的道。展兄。你可認得小弟麼。展爺猛聽見方細細留神。認出是兆載。不勝歡喜。道。賢弟從何而來。二爺將衆兄弟俱各來了的話說了。悄悄的至五員處。東竹林內。聽見白玉堂又派氣信的伴。當白福快到連環窟。進取三寶。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到了竹林衝要之地。展爺便煞住脚步。竟截取三寶。一時只見白福提著燈籠。提著包袱。一壁唱著。一壁回頭往後睇。心中有些害怕。覺得身後次拉拉的響。將燈往身後一照。仔細一看。却是柳荆扎在衣襟之上。口中唧吟道。我說是甚麼響。怪害怕的。原來是他呀。連忙放下燈籠。放下包袱。

回身攜去柙荆，轉臉一看燈籠滅了，包袱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剛要找尋，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白福，你可認得我麼？」白福仔細看時，却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這是何苦呢？」展爺道：「你只管放心，我決不傷害你，須在此歇息，再去說話。」白福道：「已將雙手背剪，白福道：「怎麼我在此歇息嗎？」展爺道：「你怎麼着不舒脫，莫若爬下，將他兩手往後一按，手却往前一抄，白福如何站得住，早已爬伏在地。展爺見旁邊有一塊石頭，喘起道：「我來與你蓋些兒，怕着了涼。」白福道：「呵呀，小人不冷，不勞展老爺疼愛，小人就折受死了。」展爺道：「不能不往他身上，一擰，料他不能動了，便奔到樹根之下，來取包袱，誰知包袱却不見了。展爺吃這一驚，可也不小，正在詫異間，只見那處人影兒一閃，展爺趕步上前，只聽唳唳一聲，那人笑了。展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三爺。展爺便問三弟幾時來的。」徐慶道：「小弟見展爺，跟他下來，惟恐三寶有失，特來幫助，不想展爺只顧給白福蓋被，却把包袱拋露在此。若非小弟收藏，這包袱又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二人離了松林，竟奔五義廳而來，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着酒席，大爺坐在上首，柳青坐在西邊，白玉堂坐在主位，左脅下掛着展爺的寶劍，他信口開言道：「小弟告新二位兄長，說總要叫姓展的輪服到地，連包相也得處分，那特節小弟兄滿意，足方纔出這口惡氣。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怎麼對得過開封府說，哈哈大笑。徐爺聽了，心中按捺不住，一特性起，手持利刃，竟奔席上而來，口中說道：「姓白的先吃我一刀。」白玉堂正在那裏談的得意，忽見刀來，忙取腰間寶劍，不知何時失去，誰知了大爺見徐爺進來之際，已將寶劍揣到手中。白玉堂因無寶劍，將身向旁邊一閃，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只得聽拍的一聲，將椅背砍得粉碎。徐爺又轉刀砍來，白玉堂閃在一旁，說道：「姓徐的，你先住手，我有話說。」徐爺聽了道：「你說你說。」白玉堂道：「你知道拿住展昭，你會合了家弟兄，前來救他，但我有言在先，已向展昭言明，不拘時日，他如能盜回三寶，我必隨他到開封府去。他說只用三天，就要盜回，你明知他不能盜回三寶，恐傷他的臉面，今仗着人多，欲將他放出三寶，也不夢了，也不管姓展的，怎麼回覆開封府，你們不要臉，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麼？」徐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姓白的，你還做夢呢？即回身大呼：「展大哥，快將三寶拿來，早見展爺，托定三寶，進了廳內，笑吟吟的道：「五弟，劣兄幸不辱命，已將三寶取回，特來呈報。」白玉堂忽見着展爺，手托三寶，更覺詫異，又見展大哥，丁二爺，在廳外立立心中，暗想道：「我如今要隨他們上開封府，又滅了我的銳氣，若不同他們前往，又失却前言，正在為難之際，忽聽徐爺說道：「姓白的事，如今你又有何說？」白玉堂正無計脫身，聽見徐爺之言，他便拿起砍傷的椅子，向徐爺打來。徐爺急忙閃過，持刀砍來。白玉堂便將蔥綠靴脫下，從後身背縫撈為兩片，抄手搶

起爐開利刃，急忙出了五義廳，奔西邊竹林而去。盧方向前說道：「五弟且慢，愚兄有話說。」白玉堂並不答話，直往西去。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相讓，他也就不好追趕，獨徐爺追趕去了。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忽見徐慶等進來，徐爺就與白五爺交着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自己。想一想：我若偷偷兒溜的去了，對不住眾人，若與他等交手，斷不能取勝。到了此時，說不得就溜之乎也。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弟兄說道：「你我仍須到竹林裏找尋五弟去。」展爺等說道：「大哥所言甚是，正要前往，只見徐爺回來，說道：五弟業已過了後山，去的影蹤不見了。」盧爺跌足道：「衆位賢弟，不知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越過水面，那邊松江乃是捷徑之路，外人皆不能到。」五弟在山時，他自己練的獨龍橋，乃是一根大鐵鍊，有樁二根，一根在山跟之下，一根在那泊岸之上，當中就是鐵鍊。五弟他因不知水性，他就生心暗練此橋，以爲自己能夠在水上飛騰越過，不想他閉時製下，竟爲今日忙時用了。忽聽了二爺道：「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大家忙問甚麼話了。二爺道：「蔣四哥早已說過，他要自行投到把弟兄們，一網打盡，看他這個光景，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去呢。」二爺道：「這倒不妨，還好幸虧將三寶盜回，二位兄長亦可以交差，蓋得過臉兒呢。」二爺道：「天已亮，莫若俱到舍下，與蔣四哥同商，這個主意才好。」盧爺吩咐水手預備船隻，同上葉花村去了。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竟奔後山而來，到了山跟之下，以爲飛身越過，可到松江仔細看時，這一驚非小，原來鐵鍊已斷，沉落江心。白玉堂又是着急，又是爲難，又恐後面有人追來，忽聽蘆葦之中，「呀呀呀呀」，搖出來一隻小小漁船，白玉堂滿心歡喜，連忙喚道：「那漁船快向這邊來，將俺渡到那邊，自有重謝。」只見那船上搖櫓的，恰是一個年老之人，對着白玉堂道：「老漢以捕魚爲生，並不渡人。」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俺過去，到了那邊，我自然加倍的賞你。」如何漁翁道：「既如此，千萬不可貪言，說罷，將船即搖至山根，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

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那漁翁搖起船來，攙至江心，却不動了，便發話道：「大清早起，纔要發個利市，俗語說的是，船家不打過河錢，客官有酒資拿出來。」老漢方好渡你過去了。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我是從不失信的。」漁翁道：「口說無憑，多少總要信行的。」白玉堂暗道：「巨耐遠廝可惡，偏偏我來的倉猝，並未帶得銀兩，只得脫下襯衫道：老丈，此衣足可與當幾貫錢鈔，難道你還不信麼？」漁翁接過，抖開來看道：「客官休怪，這是我船家的規矩。」正說間，忽見那

邊飛也似的趕來一隻漁船，口中嚷道：「好呀！清早起發利市，漁翁道甚麼大利市，不過是件衣服，你看可當多少錢？」說罷，便將衣服擲過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道：「別管當多少，足夠你吃酒的了。」漁翁道：「我正在思飲，咱們且吃酒去。」只聽颶風一聲，已然跳到那邊船上，登時飛也似去了。白玉堂見他們去了，無奈自己將篙子擡起來，撐船可煞作怪。那船在江心打轉兒，白玉堂累的通身是汗，自己發恨道：「當初若練撐漁船，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正在抱怨之際，忽見小船艙內出來一人，頭戴斗笠，猛將斗笠摘下，道：「世上無十全的人，也沒有十全的事。你抱怨怎麼的？」白玉堂一看，卻是蔣平，穿着水鼻，不由的氣沖斗牛，一聲怪叫道：「呵呀！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蔣平道：「哥哥是病夫，當初叫你練練船隻，你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如今你那獨龍橋，那裏去了？」白玉堂聽了此言，順手就是一篙，蔣平就順手落下水去了。白玉堂兩眼盡往水中注視，再將篙撥船，特動也不動，只急得他手紫煞，忽見蔣平露出頭來，把住船邊道：「老五吓，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船底兒已經朝天，把個錦毛鼠弄成水毛鼠了。蔣平恐他過於喝參水了，不是當要的，又恐他不喝一點水兒，也是難纏的，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際，將就着到了萊花村，就好說了。將左手揪住髮辮，右手托定腿窩，兩腳踏水不多時，即到北岸，見有小船三四五隻，在那裏等候。船上共有十數人，見蔣平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喊道：「來了來了，四老爺成了功了。」上這裏來，蔣平來至切近，將白玉堂往上一舉，衆水手接過，便要控水。蔣平道：「不消不消，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背翦了頭面，朝下用木槓，即列抬至萊花村，趕到那裏，就甦醒過來了。」衆水手七手八脚的，用槓穿起，抬着個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奔投萊花村而來。且說展鰲飛同定盧方、徐慶、兆蘭、兆蕙，相陪來至萊花村內，剛進門，二爺便問伴當道：「蔣四哥可好些了？」伴當道：「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也就走了。」衆人詫異道：「往那裏去了？」伴當道：「四爺說有約會等個人，因此就去了。」衆人聽了，心中納悶道：「惟獨盧爺着急，他的約會，我焉得不知道的，從來沒有提起好生令人不解。」大家來至廳上，了大爺先要去見了母，二爺吩咐伴當快去預備酒飯，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伴當忙忙的傳往廚房，少時了大爺出來，早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盧方，其次展昭、徐慶、兆蘭、兆蕙，在主位相陪，剛然入座，忽見莊丁跑進來稟道：「蔣爺回來了。」把白玉堂抬來了，衆人聽了，又是驚訝，又是忻喜，連忙離坐出廳，俱各迎將出來，到了莊門，果見蔣四爺在那裏，吩咐把五爺放了，抽抽解解，此時白玉堂已經吐出水來，雖然甦醒，尚不明白。盧方在那裏拭淚，惟獨徐蔣二人，一個是怒目橫眉，一個是緯皮笑臉。白玉堂見蔣爺，便要掙扎起來，道：「好病夫吓，我是不能與你干什的。」展爺連忙扶住，道：「五

弟且看張兄薄面。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寶備，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盧方說道：五弟且到廳後去沐浴更衣。後有甚麼話，再說不遲。白玉堂低頭一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又搭着處處皆濕，遍體難受。只得到了此時，也沒了法子。只得說小弟從命。大家步入莊門，進了廳房。丁二爺叫小童掀起套間軟簾，請白五爺進內。只見澡盆浴布香皂，鴨子香豆麵，牀上放着洋布的汗搭中衣，月白洋綢套褲，靴襪綠花籃月白襯襪，絲緞大紅綉花武生頭巾，樣樣俱備。是新的，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放在盆架之上。請白老爺坐了，打開髮簪，先把髮內泥土洗去。然後用木梳通開，將髮簪挽好，紮好網巾。又見小童進來，提着熱水，請五老爺淨面。然後穿了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如同自己一樣。心中甚為感激。白玉堂仍只是惱恨蔣平，心中念念，忽見了二爺進來，道：五弟沐浴已畢，請到廳上談話飲酒。白玉堂只得隨出。見二爺仍是怒容滿面。盧方等立起身道：五弟這邊坐敘。話，玉堂也不言語。見方纔之人皆在，惟不見蔣平，心中納悶。只見了二爺吩咐伴當擺酒。片刻工夫，已擺得齊整。皆是美味佳餚，丁大爺舉杯，二爺執壺，道：五弟想已餓了，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氣，說罷，斟上酒，舉向玉堂道：五弟請用。玉堂此時只得接杯一飲而盡。又斟了一杯，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大家入座。盧方道：五弟已往之事，一概不必提了。無論誰是誰不是，皆是愚兄的不是。惟求五弟回到開封府，就是給為兄的做了臉了。白玉堂一聽，氣沖斗牛，不好向盧方發作。只得說叫我上開封府，萬萬不能。展爺在旁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必須三思而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怎麼三思四思，橫豈我不上開封府。展爺聽了玉堂之言，有許多話要問他，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還是與他鬧是不鬧呢。正在思想之際，忽見蔣爺進來，說姓白的你只任性太過了。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你就同他到開封府去。如今三寶取回，就該同他前往才是。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該以情理相求。為何竟自逃走。又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又虧了丁家兄弟給你換了衣服。如此看待，為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你如今不到開封府，不但失信於展兄，而且對不住丁家弟兄。你義氣何在。白玉堂聽了氣的喊叫，如雷說：好病夫呀！我與你誓不兩立了。站起來就奔蔣爺拚命。丁家兄弟連忙上前攔住。道：五弟不可。有話慢慢說。蔣爺笑道：老五呀！我不與你打架，就異你打我。我也不還手，打死我，你給我償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如今聽你所說之言，真是沒見過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說我怎的沒見過大世面。蔣爺笑道：你說你到皇宮內院，忠烈祠題詩，萬壽山前殺命，奏摺內夾帶字條，大鬧膠府，殺了侍妾，這不過是你仗着有飛簫走壁之能，黑夜裏無人看見。如若見過大世面，必須在光天化日之

中瞻仰過天子陛殿，那一番嚴肅整齊，令人悚然，就是負不服王化的，到了此時，也就骨軟筋酥，目慢說天子陛殿，就是包相爺陞堂問事，那一番的威嚴，也令人可畏，那一番赤胆忠心，爲國爲民一派的正氣，姓白的你見了，說不至骨軟筋酥，也就威風頓滅，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所以不敢上開封府裏去，就是這個緣故，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激將法，氣的他三尸神魂暴出，五陵豪氣飛空，說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慢說是開封府，就是刁山箭林，也是要走的，蔣爺笑道：老五呀，這是你真話呀，還是仗着胆子說的呢？玉堂喊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也不便與你撒慌。蔣爺道：你既願意去見了相爺，必須小心謹慎，聽包相爺的鈞論，纔是丈夫所爲，若是你仗着自己有飛簷走壁之能，血氣之勇，不知規矩，口出胡言大話，就受不了行俠尚義，就是個渾小子，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你就請罷，再也不要出頭露面了，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說病夫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道短，俟到了開封府，叫你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還是沒見過大世面，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蔣爺笑道：好小子，敢做敢當，纔是好漢呢。兆鵬說：放着酒不吃，說這些甚麼呢？丁大爺斟了一杯酒，遞給玉堂，丁二爺斟了一杯酒，遞與蔣平，二人一飲而盡，然後大家歸坐，白玉堂向着蔣平道：我與你有何仇恨，將我翻下水去，是何緣故？蔣爺道：五弟，你說話太不公，道你自己想一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那一樣兒留情分，甚至說話都叫人摸不着，就是今日，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箭，打下水去麼？幸虧我識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麼你倒惱了我，我不冤死了麼？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展爺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兄而起，今日當着仁兄賢弟，俱各在此，小弟說一句公平話，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這些事來，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無論何事，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五弟信得就飲此一杯，大家俱稱讚道：展兄言簡意深，真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道：展大哥，小弟與兄台本無仇隙，原是義氣相投的，誠然是小弟年少無知，不服氣的起見，如到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決不累及吾兄，小弟屢屢唐突的冒昧，蒙兄長海涵，小弟也要敬一杯，陪個禮，纔是說罷，斟了一杯，遞將過來，大家說道：理當如此，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拚懷，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蔣爺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來，對敬了一杯，衆人俱各大樂，彼此暢飲，酒飯已畢，外面已備辦停當，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章離、曉別，特留下一封謝柬，是給松江府知府的，請了家兄弟派人投遞了。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眼看着五位英雄，領着伴當幾人，蜂擁去了一路，無話及至到了開封府，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求包相保奏白玉堂，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衆人，見白玉堂年少英雄，無不愛愛白玉

堂到了此時，也就循規蹈矩，凡事全仗展大爺提撥，展爺與公孫策見了包相，參見已畢，將三寶呈上，包公便叫將白玉堂帶至書房一見，展爺忙至公所，向白玉堂道：相爺請五弟至書房相見，白玉堂站起來，就要走，蔣平上前攔住道：五弟且慢，你與相爺是親戚，是朋友，玉堂道：各皆不是，蔣爺道：既無親戚，你身犯何罪，就是這樣相見相爺，恐於事理上說不去，白玉堂猛然省悟，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對的四哥提撥，不然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漢了，煩展兄快拿刑具來，展爺吩咐伴當快拿刑具來，不多時，不但刑具拿來，連罪衣罪褲俱有，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此時盧方同着眾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展爺先至書房，掀起簾櫳，進內回裏，不多時，李才打起簾子，口中說道：相爺請白爺，士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欲退難退，心中倒反不得主意，只見盧方在那裏打手式，叫他屈膝，他便來至簾前屈膝而進，口中低低說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說罷，匍匐在地，包相笑容滿面道：五義士，本閣自有保本回頭，吩咐展爺去了刑具，換上衣服看坐，白玉堂那裏肯坐，包相把白玉堂仔細一看，不由的滿心歡喜，白玉堂看了包公，不覺的凜然敬畏，包公略為盤詰，白玉堂再不推諉，滿口應承，包公點了點頭，道：聖上屢次問本閣要五義士，並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賢若渴之意，五義士只管放心，明日本閣保奏，必有好音，又對展爺道：展護衛與公孫主簿，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同定眾人退了出來，到了公廳之內，大家就坐，公孫先生道：今日我等與五弟預為賀喜，候明日保奏下來，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無福消受，恩倘能無事，弟亦當備酒與眾位兄長酬勞，檢慶道：不必奉話，大家也該吃一杯了，伴當調開桌椅，安放酒杯，牙箸，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卻是王朝馬漢二人攔住道：盧大哥在此，五弟焉敢上坐，還是盧大哥的首坐，其下挨次而坐，到是爽快，檢慶道：好，王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接着趙四弟一處坐，趙虎道：三哥咱們兩個就在這邊坐，不要管他們，來來來，且吃一杯，說罷，一個執盞，一個提盞，二人就對喝起來，眾人見他二人如此，不覺大笑，也不謙讓了，彼此就坐，飲酒暢談，無不傾心，及至酒飯已畢，公孫便回至自己房內，寫保奏摺，包公看了，結寫清楚，至次日，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白玉堂依然是罪衣罪裙，預備召見，到了朝房，包相進內，遞摺，仁宗看了，龍

心大悅，立刻召見包相，相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傳旨，派老伴伴陳琳，曉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是平人服色，帶領引見。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有暗救自己之恩，見了白玉堂，又致謝了一番。然後明發上諭，叫白玉堂換了一身淺新的衣服，更顯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臨朝，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歡喜非常，立刻傳旨加封展昭實受二品護衛之職。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着卽白玉堂補授。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以爲輔弼。白玉堂到了此時，心平氣和，惟有俯首謝恩，下了丹墀，見了衆人，大家賀喜，惟有盧方更覺歡喜。至散朝之後，隨到開封府。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大家俱知白玉堂得了護衛，無不忻然。白玉堂換了服色，展爺帶至書房，與相爺行參。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己。這一日羣雄彙聚，大家開懷暢飲，獨有盧爺有些愁然不樂之狀。王朝道：「盧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職，理當快樂，爲何大哥鬱鬱不樂呢？」蔣平道：「大哥不樂，小弟知道。馬漢道：「四弟大哥端的爲着何事？」蔣平道：「二哥你不曉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個人，俱各授職，惟有我二哥不在坐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蔣平這裏說着，誰知處方那裏早已落下淚來。蔣平道：「大哥不用爲難，此事原我作的，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白玉堂忙插言道：「小弟與四哥同去。盧方道：「這道到不消你，乃新授皇恩，不可遠去。况且找你二哥，又不是私訪緝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說：「就依大哥吩咐。」盧方纔把愁眉展放。大家密舉行令，快樂非常。到了次日，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自己却扮了個道士行裝，仍奔丹鳳嶺翠雲峯而來。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打聽得蔣平等已經起身，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意欲遊賞西湖。一日來至仁和縣天色已晚，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吃畢晚飯，剛要歇息，聽隔壁房中有小孩子啼哭之聲，又有個山西人，嘵嘵叨叨不知說的甚麼，心中委決不下，只得出房來到道邊，悄悄張望。見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要他叫父親，偏偏那小孩子又不肯。韓二爺看那小孩子搥打可憐，不由的勸道：「朋友，這是何他一一個小孩子家，如何禁的住你打呢？那人道：「客官你不曉得，這小娃娃，是我前途花了五兩銀子買來，作乾兒的。一路上哄着他，他總叫我大叔。到了店裏，他不但叫我老子，連大叔也不叫了。韓二爺聽了道：「人生各有緣分，我看這小孩子很愛惜他，你若將他賣於我，我將原價奉還那山西人道：「如此微增利息，我便賣給客官。韓二爺道：「這也有有限之事，卽向兜肚內摸出五六兩一錠，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托於掌中道：「這是五兩一錠，添作這塊，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背着銀子，眼中出火道：「就是這樣，誰咱們人銀兩交，各無反悔說罷。」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韓爺却將銀子遞過。這山西人接

銀在手頭也不回，佯長而去。韓爺反生疑惑，只聽小孩子道：「真便宜他，韓爺攔着手，來到自己屋內，慢慢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因何賣與山西人爲子？』」小孩子未語，先流淚道：「伯伯，我姓鄧名九如，在平縣鄧家窪居住，只因父親喪後，與母親兩個度日，我有個二舅，名叫武安平，爲人不端，一日背負一人，寄我家中，說是他的仇人，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不想此人是開封府包相爺的姪兒，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我母親就懸梁自盡了。我二舅便用棺木盛殮，抬在山溪掩埋。我一時思念母親，向我舅舅啼哭，誰知我舅舅將我踢打一頓，我就氣悶在地，不料後來甦醒過來，覺得在人身上，就是方纔那個山西人，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來至此店，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叫我叫他父親，也不過轉賣之意，幸虧伯伯搭救，韓爺聽了，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見他伶俐非常，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是嘆息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聽說不甚的確，如今聽九如一說，心內方纔明白。只見九如問道：『請問伯伯貴姓？因何在旅店之中，卻要往何處去？』韓爺道：『我姓韓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幹，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候我回來，再帶你上東京去便了。』九如道：『聽憑韓伯伯處置。』韓爺道：『放心，又安慰他睡了。次日出了店門，惟恐小孩子家吃慣了點心，便向街上看了看見路西有個湯圓鋪，就攔了九如來到鋪內，揀了個座頭坐了，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眼着九如，半晌嘆了一口氣。韓二爺問道：『你這老兒爲什麼眼着我姪兒？』那老者道：『這位小相公，有些廝像，韓爺道：『他像誰？』那老兒却不言語，眼淚早已滴下。韓爺道：『他到底像誰？』那老者拭了淚道：『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好容易生了一子，活到六歲上，不幸嗚呼哀哉了。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貌兒，頗像韓爺聽了，暗道：『我看此老頗覺誠實，而且老來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間，他必加倍疼愛，便道：』老丈你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張，乃嘉興府人氏，在此開湯圓店多年。韓爺說：『我告訴你他姓鄧，名叫九如，乃是我姪兒，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帶着他，路上甚屬不便，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老丈你可願意？』張老兒聽了，道：『客官既有公事，請將小相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韓爺又問九如道：『姪兒，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便前來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這樣罷。』韓爺聽了，知他願意，又見老者歡喜無限，真真兩下情願，事最好辦。韓爺在兜肚內摸出五兩一錠銀子來，遞與老者道：『老丈，這是些須薄禮，聊算我姪兒茶飯之資，請收了罷。』張老那裏肯受，不知說些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連忙道：「軍官爺，這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何用許多銀兩呢？」韓爺道：「老丈若要推辭，便是嫌輕了。張老道：『如此說，小老兒就從命了。』連忙將銀接過，韓爺道：『這老丈照應我這姪兒，務要小心。』對九如道：『姪兒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不妨事的。』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鄧九如便在湯圓舖安身不表。且說包興自奉相爺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諸事已畢，在太老爺太夫人前請安叩辭，出了合肥縣，施運行來，一日路過一莊，但見樹木叢雜，房屋高大，極其凶險，包興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樣人家，竟有如此的高大樓廈，正在思索，坐下馬蹶個前失，不由的自已就掉下馬來了。那馬咆哮着跑入莊中去了，伴當連忙下馬攙扶，包興道：『你快去進莊，將馬追來。我在此看守行李，伴當領命進莊去了不多時，喘吁吁跑回來道：『世上竟有如此不講理的小人，進入莊中，見一人肩上一桿槍，拉着咱們的馬，小人在前討取，他將眼一瞪，道：『這廝如此的可惡，俺好好打的樹頭鳥，被你的馬一驚，俱各飛去了。你還要來馬，如若要馬，特須要還俺滿樹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俺太爺莊有空過的歷，如要此馬，拿五十兩銀子來取贖，說罷，他將馬就拉進去了。包興道：『此地係何處所管？』伴當道：『此處乃仁和縣地面，縣官姓名必正，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顏春敏的至友，自服闋之後，歸部途選了此處的知縣，他已會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屢要剷除，無奈吏役舞弊欺瞞，尚未發覺。包興聽了，來到縣衙，在科房略坐不多時，請至書房相見，只見那位縣爺有三旬年紀，包興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本莊勸猶不盡的話，說了一遍，金令聽了，先賠罪道：『本縣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惡霸欺侮，上差實乃下官之罪，說罷，一擡包興還禮，金令急忙喚書吏派馬快前去要馬，書吏答應下來，金令却與包興提起顏春敏是他好友，包興道：『原來如此，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的門生，此時雖居翰林，大約不久就要提陞，金令又要托包興寄信一封，包興一一應允，正說話間，只見書吏去不多時，復又轉來，悄悄回了老爺說話，金令便向包興道：『我已派人取馬，誠恐到了那裏，有些耽擱，貽誤公事，如今已吩咐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上來，與上差暫騎了去，候等騎要來，下官再派人送去，說罷，只見差役已將馬拉進來，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強百倍，而且鞍轡鮮明，便道：『既承貴縣美意，實不敢辭，立起身來，辭了金令，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儀門，伴當接過馬來，出了衙門，剛出巷口，伴當趕上一步，回道：『此處極熱鬧的鎮店，從清早直到此時，爺還不餓麼？』包興道：『我也有些心裏發空，咱們就在此找個飯鋪，打尖罷。』伴當道：『往北去路西，會館樓是好的。』包興道：『如此，咱們就到那裏去。』不一時到了酒樓門前，包興下馬，見當門一張桌空閒，便坐

在那裏，抬頭看時，見那邊霧窗有二人坐在那裏，一個是碧眼紫髯，一個是少年英俊，俱是氣度不凡，令人好生羨慕。你道此二人是誰？那碧眼紫髯的，便是北俠，沒姓歐陽名春人，皆稱他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雙俠丁大官人。丁兆蘭因奉母命，與展爺修理房屋，以為來春舉姻。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的，是未曾見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約在酒樓吃酒，包與喊了堂官過來，問了酒菜傳下去了。又見上來了主僕二人，相公有二十歲左右，老僕却有五旬上下，與那二人對面坐了。不多時，堂官端上酒來，包與慢慢的消飲，忽聽樓聲響，上來一人，攜着一個小兒，却見小兒眼淚汪汪，那漢子怒氣昂昂，就坐在包裏的斜對面坐了。小兒也不坐在那裏拭淚，包與看了，又是不忍，又是氣悶，早已聽見樓聲響處，上來了一個老頭兒，眼似銅鈴，一眼看見那漢子，連忙上前跪倒，道：「大叔不要動怒，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兩兩的必要還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這孩子，大叔帶他去不得的，他小小年紀，又不聽事，大叔帶他去怎麼樣呢？」那漢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道：「俺將此子帶去做個當頭，俟你將賬目還清，方許將他領回。」那老頭兒着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兒親生，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寄在小老兒鋪中的，倘若此人回來，小老兒拿什麼還他的姪兒？」望大叔開一線之恩，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緩至三日。小老兒將鋪內折變，踏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說罷，只是叩頭。那漢子把眼皮兒一瞪道：「誰耐煩這些話？你只管折變去。」三日後到莊內，贖此子，忽見那老僕過來，對着那漢子道：「尊客我來相要來領教。」那漢子將眼一瞪道：「你家相公是誰？素不相識，見我則甚。」說至此，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道：「尊兄請了學生姪兒名繼祖，你與老丈為着何事，請道其詳。」那漢子道：「他拖欠我的銀兩，總未歸還，如今要將此子帶去，見我莊主作個當頭，相公你不要管這閒事，俛繼祖道：「如此說來，是主管替主索賬了，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那漢子道：「他原借銀子五兩，三年未還，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共欠紋銀二十兩，那老者道：「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如何欠了許多？」那漢子道：「你縱然還過二兩銀子，利息是照舊的，豈不聞歸本不抽利麼？」這一句話，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傑，連忙過來道：「他除歸還過的，還欠你多少？」那漢子道：「尚欠十八兩。」俛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惟恐生出事來，急忙攔住道：「這些須小事，二兄不要計較於他，回頭向老僕道：「俛忠取十八兩紋銀來，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裹，拿出銀來，連整帶碎，約有十八兩，呈與相公，俛繼祖接來，纔待要遞給惡奴，却是丁兆蘭問道：「且慢，當初借銀兩時，可有借券？」惡奴道：「有在這裏。」回手掏出遞給相公，相公將銀兩付給那人，接了銀兩，下樓去了。此時包與見相公代還銀兩，料著惡奴不能帶去，小兒便過來將小兒帶至自己桌上，哄着吃點心去了。這邊老者起來，又給俛相公

叩頭，繼而連忙扶起，問道：「老丈貴姓？」老者道：「小老兒姓張，在這鎮市之上，開個湯圓鋪生理，二年前會借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是托此人說合的，他名叫馬祿，當初不多幾月，即歸還他二兩，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生生的詐去了許多，反累的我相公銀兩，小老兒何以報答？請問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學生原欲上東京，藉備明年科試，路過此處，又見丁兆蘭道：「老丈，你吃酒麼？」張老兒已瞞見鄧九如，在包與那裏吃點心，他也放了心，就在墳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丁大爺一面吃酒，一面盤問太歲莊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強乘霸道，無所不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爺只管盤詰，北俠却毫不介意，若罔聞，此時倪繼祖主僕二人，業已用畢酒飯，彼此執手，他二人下樓去了，這裏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向包與這張桌上而來，誰知包與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只樂得心花俱開，暗道：「我臨起身時，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叫我在鄧家遠訪查鄧九如，務必帶至京師，偏偏的再也訪不着，不想却在此處相逢，見張老兒過來道謝，包與連忙讓坐，一同吃畢飯，會鈔下樓，隨至湯圓鋪內，包與悄悄將來歷說明，如今要把鄧九如帶往開封府，意欲叫老人家同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且說包與對張老兒道：「老丈，你若跟隨鄧九如上東京，見了我家三公子，那時鄧九如必是三公子的義兒，你就照着他吃碗現成飯，如何？」張老兒聽了，滿心歡喜，將小孩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包與暗想：「道原來韓爺也來到此處了。」張老兒夥計幫着把行李裝好，然後叫九如坐着車兒，張老兒却在車邊臨別，又囑咐了夥計一番，倘若韓二爺來，就說在開封府恭候，包與乘馬，伴當跟隨，一直往開封府去了，且說會仙樓上，自張老兒去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方纔眼看見奴的形象，兄台心下以為何如？」北俠道：「賢弟，咱們吃酒，莫管閑事。」丁大爺聽了，暗道：「聞得北俠武藝超羣，豪俠無比，如今聽他的口氣，是置而不論了，或者今日初遇，未免糊塗，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說明了，看是如何，想罷，又道：「你我是行俠尚義，理宜扶危濟困，對惡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把他除掉，方是正理。」北俠聽了，連忙搖手道：「賢弟，休得如此，豈不聞窗前有耳麼？」丁大爺聽了，便暗笑道：「好一個北俠，何胆小如此，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今晚叫他知道我夢俠的本領，又轉念道：「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盜了他的刀兒，好去行事，主意已定，便道：「兄台說的是，我們可要用飯罷？」北俠道：「劣兄早就餓了，特為陪着賢弟。」丁大爺回頭叫堂官，要了飯菜點心，不多時，二人用畢，會

鈔下樓。天剛正午，丁大爺便假妝醉態道：「小弟今日懶意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北俠道：「未獲一見，今日幸會，理當多盤桓幾日爲是。」丁大爺聽了，暗合心意，來到一座廟宇門前，二人進內，見有個跛足道人，說明暫住一宵，明日多謝香資。道人連忙答應，即引至一小院，三間小屋，極其僻靜，二人俱道甚好，放下行李。北俠將寶刀帶著皮鞘，挂在牆壁之上，到了晚上，那道人端了幾碗素菜，饅首米飯，二人坐下吃完。丁大爺因睡不起，北俠有些意思，憐論知北俠更有討厭之處，他吃飽了，則然喝了點茶，他就張牙咧嘴的，哈起氣來了。丁大爺看了，更不如意。暗道：「這樣的酒囊飯袋之人，也敢稱個俠字，却順口兒道：『兄台有些困倦，何不請先安歇呢？』北俠道：『賢弟若不見怪，劣兄就告罪了。』說罷，枕了包裹，不多時呼聲震耳。丁大爺不覺暗笑自己，也就盤膝打坐，閉目養神。及至交了二點，丁大爺悄悄束縛，偷了寶刀，背在背後，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連忙的出了屋門，越過牆頭，竟奔太歲莊而來。一二里路，少刻就到了，看了看牆垣極高，也不用軟梯飛身躍上牆頭，看時原來此牆是外圍裏面纔是院牆，落了大牆裏面，又有院牆，這牆院却是用瓦擺就的古老錢。丁大爺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貼牆甚近，意欲由房上進去，剛要躡身，覺得脚下磚一跳，低頭看時，磚已離位，若一抬脚，此磚必落，恐驚動了人，反爲不美。用脚尖輕輕的，將那塊磚攔住了，這纔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後坡裏見僕婦了，媒往來行走，要酒要菜，彼此傳喚。丁大爺趁此刻兒，到了前坡，爬伏在房檐牆上，只聽衆姬妾爭寵道：「千歲爺爲何喝了他們的酒，不喝我們的酒？奴婢是不依的。」又聽有男子哈哈大笑道：「你們放心，你們八個人的酒，孤家挨次兒都要喝一盃。」丁大爺聽了，暗道：「怪不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果然他竟敢稱孤道寡起來，這不除却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勢，把住椽頭，身子向下一順，便拖住大柱頭朝下，脚朝上，順流而下，手已扶起，到地轉身站起，瞧一瞧，此時無人，隔簾往裏偷看，見上面坐着一個人，年紀不過三旬，向外衆姬妾繞着胡言亂語。丁大爺一見，不由的怒從心起，回手抽刀，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去，只剩下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脚下一跳，身子往前一栽，想必是那時將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難以站立。又見燈光閃閃，只得退下，見迎面有塊太湖石，暫且藏於後面，往這邊偷看，只見廳上一時寂靜，見衆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嚷道：「了不得了，千歲爺的頭被那妖精取去了一時，問鼎沸起來了。」丁大爺在石後聽的明白，暗道：「這個妖精有趣，想是此賊賤貫滿盈，道此凶報，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廟，再作道理，將身一躍，出了院牆，又蹀上外圍牆，輕輕落下，脚剛着地，只見一個莽漢奔過來，就是一棍，丁大爺閃身躲過，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虧的丁大爺眼快，雖然躲過，只苦手無寸鐵，正在危急，只

見牆頭上坐着一人，擲下一物，將大漢打倒。丁大爺趕上按住，只見牆上那人飛身下來。丁大爺細瞧，飛下的不是別個，却是那胆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手中刀就是他的寶刀。丁大爺心中歡喜，又是佩服，只聽大漢道：「花蝴蝶呀，咱們是前生的冤孽，俺弟兄皆喪於你手。丁大爺道：「大漢好生無禮，那個是花蝴蝶？大漢道：「難道你不是花蝴蝶麼？」丁大爺道：「我叫兆蘭，大漢道：「如此說來，是俺認錯了。」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大漢立起，擲了塵土，見衣服上一片血跡，道：「是那裏來的血跡？」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方纔打倒大漢，就是此物。忙道：「俺們且離此處到那邊說去。」三人一面走着，丁大爺問大漢道：「足下何人？」大漢道：「俺姓龍名濟，只因花蝴蝶沖將俺哥哥龍淵殺害，是俺懷仇在心，時刻要替俺兄報仇。無奈這花冲形蹤詭秘，請許多端，再也拿他不着。方才是我們夥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說有人進馬剛家內，俺想馬剛家內姬妾甚多，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個了。因此持棍前來，不想遇見二位尊駕，莫非是梨花村丁大員外麼？」丁大爺道：「我便是丁兆蘭。」龍濟道：「俺久欲拜訪，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又問此位是誰？」丁大爺道：「此位履姓歐陽名春。」龍濟道：「阿呀，莫非是北俠紫髯伯麼？」丁大爺道：「正是。」龍濟道：「妙極，俺要報殺兄之仇，本欲拜訪懇求幫助，不期今日幸遇，懇求二位幫助小人，說罷，納頭下拜。」丁大爺連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龍濟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縣當個快捕，差使昨日奉縣尊之令，要捉捕馬剛。小人奉了此差，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二來暗探花蝴蝶的行蹤，與兄報仇，無奈自己本領不濟，恐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幫助。」北俠道：「馬剛他已遭天報，你也不必管了。只是這花蝴蝶，我們不認識，他怎麼樣呢？」龍濟道：「若論花冲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樣，却是武藝高強，夜間出入，鬢邊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喚他是花蝴蝶。每逢熱鬧場中，必要去遊玩。若見了美貌婦女，他必到那人家採花，這廝造孽多端，作惡無數。前日還聞得他要上灶君祠去呢。小人還要上那裏去訪他。」北俠道：「姓君祠在那裏？」龍濟道：「在此縣東南三十里，也是個熱鬧所在。」丁大爺道：「既如此，這時離開廟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還要到家中去，倘到臨期，咱們俱在灶君祠會齊。」龍濟道：「大官人說的是，小人就此告別。」龍濟去後，二人離廟不遠，仍然從後面越牆而入，來到屋內，寬了衣服。丁大爺將皮靴交付北俠道：「原物奉還。」仁兄何時將刀抽去？北俠笑道：「就時賢弟用腳穩穩之時，此刀已歸吾手。」丁大爺大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小弟甘拜下風，只不解馬剛的姬妾，何以聲言妖精。北俠道：「凡你我俠義作事，不必聲張，總要機密，能夠隱諱，再可不露本來面目。」丁大爺聽了，連聲道：「仁兄所言，最是有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東西，遞給了大爺道：「賢弟請看妖怪了。」丁兆蘭接來一看，原來是三個皮包，做成鬼臉。

兒不覺笑道：小弟從今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北俠亦笑道：劣兄雖不覺兩面，也不過逢場作戲，殺了馬剛，其中還有一個好處，未知北俠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贖偷銀驚惡走

且說了大爺問道：其中有何好處？北俠道：那馬剛他既然稱孤道寡，不是沒有權勢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殺了，他若報了官，說他家員外被盜，竊持械命，這地方官怎樣辦法？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却，這些姪妾婦人見之，有枝添葉兒，必說是妖怪，青臉紅髮來去無蹤，將馬剛之首取去，他縱然報官，你家來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這不是好處麼？大爺聽了，不由的讚不絕口。二人閒談多時，略為歇息，天已大亮，給了道人香資，二人出廟，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菜花村，暫住幾日，俟臨期再同上灶君祠會齊，訪拿花蝴蝶。北俠原は無牽挂之人，也不推辭，就同上菜花村去了。這且不言，單說二員外韓彰，自離了湯圓棧，竟奔杭州而來，沿路行去，聞得往來行人，皆盡笑說：以花蝴蝶設誓，當做罵話。韓二爺聽不明白，又不知花蝴蝶為誰，一時腹中飢餓，見前面松林內，酒樓兒高懸，乃步入林中，到了門前，只見門上懸一匾，寫著大夫居三字。韓二爺進了前門，院中有兩張高桌，却又鋪著幾片蘆席，設著矮凳，那裏草房三間，有個老者在那裏打盹。韓二爺就咳嗽一聲，那老者猛然驚醒，問道：客官吃酒麼？韓二爺道：你這裏有甚麼酒？老者笑道：鄉居野曠，無甚好酒，不過是白乾燒酒。韓二爺道：你且煨一壺來，老者去不多時，煨了一壺酒，外有四碟鹽水豆兒，豆腐乾，吹簾麻化，薄脆，韓二爺道：還有什麼吃食？老者道：還有酒煮斜尖豆腐，合熟雞蛋，韓二爺道：煨一角酒來，一碟熟雞蛋來，老者答應，剛要轉身來，見外面進來一人，年紀不過三旬，口中道：賢老丈快煨一壺酒來，還有事呢。老者道：吓，莊大爺往那裏去，爲何這等忙？那人嘆道：噯呀，從那裏說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給姐夫送信去，韓二爺便立身來讓坐，那人也還讓了，三言兩語，韓二爺便把那人讓至一處，那人甚是直爽，見老兒拿了酒來，他卻道：賢老丈，我有一事，適纔見門外有幾隻雞，在那裏刨食吃，我與你商量，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老笑道：那有不肯呢？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子，就是了。那人道：只管弄好做成了，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老者聽說，有了二錢銀子，好生歡喜的去了。韓二爺與那人彼此就坐，各展姓字，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韓二爺道：方纔莊兄說，還有要緊事，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去麼？不可在此耽擱了工夫。莊致和道：韓兄放心，我還要

近處地方，訪查查呢，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他也是沒法子，莫若我先細細訪查，正說至此，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口中說道：「老實吓，給咱弄一壺熱酒，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腳登板櫟，立楞著眼，睜著遠邊，韓爺見他這樣形景，也不理他。寶老兒皺著眉頭，端過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熱呀，我要熱的。」寶老兒道：「很熱了，吃不到嘴裏，又該抱怨小老兒了。」那人道：「沒事，沒事，你只管燙去。」寶老兒只得從新燙了來，道：「這可熱得很了。」那人道：「熱的很好，你給我斟上涼著。」寶老兒道：「這是做甚麼呢？」那人道：「別管我，大爺是這個脾氣，我且問你，有甚麼葷腥兒，拿一點給我吃？」寶老兒道：「我這裏是大爺知道的，鄉村鋪兒，那裏討葷腥來，無奈何。」大爺將就些兒罷，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爺花錢爲甚麼將就呢？說著話，就舉起手來，寶老兒見勢頭不好，便躲開，那人來至草房門，一嗅覺得一陣香味，撲鼻便進了屋內，一看見鍋內煮着一隻小雞，又肥又嫩，他却說道：「好吓，到放著葷菜，你說沒有。」寶老兒忙道：「這是那二位客人，花了二錢銀子，煮着自用的。」大爺若要吃時，也花二錢銀子，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那人道：「什麼二錢銀子，大爺先吃下，你再給他們煮去。」說罷，拿過方盤來，將雞從鍋內撈出，端着往外就走。寶老兒在後面說道：「大爺不可如此，凡事有先後，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爺是性急的，等不得叫他們等着去罷。」他在那裏說，韓爺在外已聽的明白，登時怒氣填胸，立起身來，將木盤一踢，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這雞是纔出鍋的，又搭着一肚子滾湯，只聽那人「啞呀」一聲，撒了手，栽倒在地，登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裏串氣兒，立刻臉鼓起來了。韓爺還要上前，莊致和連忙攔住，韓爺氣忿忿坐下，那人却也知趣，站起身來，搭訕着走了。這裏莊致和會過銀子，勸了韓爺一同出了大夫居，這裏寶老兒將雞撿起來，將泥土洗了去，從新放在鍋裏煮了，撈出，端在桌上，自己煨了一角酒，纔待要吃，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寶老兒一見，忙問道：「客官自用罷。」韓爺笑道：「俺不吃了，俺且問你，方纔這席，他叫甚麼名字？」在那裏居住？寶老兒道：「客官問他則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與他嘔氣呢？」韓爺道：「我不過知道罷了，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寶老道：「客官不知，離此五里之遙，有一個下家，就是他家，爹名喚卞龍，自稱鐵公雞，乃刻薄成家，真是一毛兒不拔，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方纔就是那人，他名叫卞虎，自稱外號獅皮象，他父子又慳吝，又強梁，就是他來吃酒，也是白喫，從來不知還錢，老漢又惹他不過，只好忍氣罷了。」韓爺又問道：「他那裏可有店房？」寶老兒道：「他那裏也不過是個村莊，那有店房，離他那裏不足三里之遙，有個桑花鎮，却有客棧，韓爺問明底細，竟奔桑花鎮而來，找了寓所，到了晚間，夜深人靜，悄悄離了店房，來至下家，曉到了卞龍門首，踰牆而入，聽展飛簾走壁之能，隱伏在大房之上，偷眼往下一看見一個

生着縮腿的老頭子，手托天平，在那裏平銀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費事，必要銀子比法碼微低些方罷。共平了二百兩，然後用紙包了四封，用繩子結好，又在上頭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着燈籠，往前面送去。他在那裏收拾天平，韓爺趁此機會，却溜下房來，在卡子門墻子邊隱藏。小童剛跨門檻，韓爺將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撲，咕咚栽倒在地。燈籠也滅了，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怎麼了？栽倒喇？」小童提着燈籠來，對着老頭子說道：「剛過門檻，不防就一交倒了。老頭子道：『小孩子家，你到地留神吓。』說罷，來至卡子門，用燈一照，連紙包兒影子也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小童兒慌的淚流滿面。老頭子暴燥道：『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快快拿出來，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說着，只見卡虎從後面出來，問明此事，小童哭訴一番。卡虎那裏肯信，將眼一瞪道：『小鬼，你敢弄那樣戲法？咱們且向前面說去罷。』拉了小童，來至大房屋內，早見桌上用了法碼，押着個字帖兒，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寫道：『爺爺路過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暫借銀子四封，改日再還，不可錯報好人。如不遵命，請試爺爺的寶刀，免生後悔。』卡虎見了此帖，登時渾身發抖，下虎將小童放下了，也就發起怔來。父子二人，只得忍着肚子疼，還是性命要緊，不敢聲張，要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遠遠聽見江西小車奔松林而來。韓爺揀一株大樹，爬將上去，隱住身形，不意車子到了樹下，略略的歇住，聽見一人說道：『白晝將貨物悶了一天，此時趁著無人，何不將他過過風呢？』又聽有人說道：『我也如此想，不然悶壞了，答言的却是婦人聲音。』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了箱子，搭出一個小小人來，叫他靠在樹身之上。韓爺見了，知道他二人不是好人，暗暗的把銀子放在槎枒之上，將槌刀拿在手中，從樹上一躍而下。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人，撒腿往東就跑。韓爺那裏肯捨，趕上一步，從後將刀一擱，那人噫呀一聲，早已帶了利刃，栽倒在地。韓爺撒步回身，看那婦人時，見他哆哆嗦嗦，戰戰兢兢，用刀一指道：『你等所做何事，快快實說。』那婦人道：『爺爺不必動怒，待小婦人實說。我們是拐騙兒女的。韓爺道：『拐去男女，設於何地？』婦人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襄陽王爺那裏，要排演優伶歌妓，收錄幼童弱女，凡有姿色的，總要賞銀五六百兩。我夫妻因窮所迫，無奈做此暗昧不明之事，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講破，只求爺爺饒命。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孩兒，惺惺怔怔的，便知道其中有詐，又問道：『你等用』

何物迷了他的本性。婦人道：「他那裏泥丸宮有的瓊餅，揭下來少刻就化了。韓爺聽罷，伸手便向女子頭上一摸，果有藥餅，連忙揭下，棄在道旁。又對婦人道：「你這惡婦，快將裙襟解下來，婦人不敵，連忙解下，遞給韓爺。韓爺將婦人髮髻一提，掉了一顆小小樹身，把婦人捆了個結實，翻身躍上樹去，揣了銀子一躍而下，纔待舉步，只聽那女孩兒啞呀一聲哭出來了。韓爺上前問道：「你此時可明白了？你叫甚麼？女子道：「我叫巧姐。韓爺聽了，驚訝道：「你母親可是莊致和麼？女子道：「正是。韓爺聽了，暗暗念佛，無心中救了巧姐。又省我一番事。又見天光閃亮，又恐有些不便，連忙說道：「我姓韓，與你母親認識，少時若有人來，你就喊救人，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是了。拐你的男女二人，我已俱拿住了，說罷，竟奔桑花鎮去了。不多時，果然路上已有行人，見了如此光景，問了備細，是拐帶的，立刻找着地方保甲，放一婦人，用鐵鏈鎖了，帶領女子，同赴縣衙，縣官升堂，一鞠即服。男子已死，着地方掩埋。婦人定案寄監，此信早已傳開了。莊致和聞知，急急赴縣，當堂將巧姐領回，路過大夫居，見了寶老，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又道：「是姓韓的救的，韓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寶老聞聽，好生歡喜，又給莊大爺煖酒作賀，因又提起韓爺，復又回來問下家內的底細，誰知今早聞聽人言，下家丟了許多銀子，莊大爺你想這事，詫異不詫異？他二人只顧談論此事，不想那邊坐了一個道人，立起身來，打個稽首，問道：「莊施主，方纔說的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夫，驅金黃面皮，微微有點黃顏麼？莊致和見那道人對瘦如柴，彷彿是病起來的模樣，却又目光如電，聲音宏亮，不由的起敬道：「正是。道爺何以知之？那道人道：「小道才識此人，正要訪他，但不知他何方去了？寶老兒聽至此，有些不耐煩，便沒有好氣的答道：「這裏過往客人極多，誰耐煩打聽他往那裏去呢？那道人也不理他，便對莊致和道：「小道與施主相遇，也是緣分，不知小道可能蒙施主肯伸碗兩角酒麼？莊致和道：「這是什麼？道爺請過來，只管用，都在小可身上。那道人便走過來，莊致和又叫寶老煖了兩角酒來，寶老啞了道人一眼，道：「明明是個騙酒吃的，這可等着主顧了。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只因回明包相，訪查韓彰，扮了個雲遊道人的模樣，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一壁喝酒，一壁細問昨日之事。越聽越疑，是韓爺無礙，喝過酒，莊致和會了錢鈔，領了巧姐去了。蔣平也出了大夫居，看看天晚，日色西斜，來至一座廟宇前，匾上寫着鐵樹觀三字，只見山門放開，出來一個老道，手內提着酒葫蘆，看他已喝的似有醉態，蔣平上前稽首道：「無量壽佛。小道行路天晚，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不知仙長肯容納否？那老道斜乜着眼，看了看蔣平道：「我看你不生事的也罷，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到前面沽了酒來，自有道理。蔣平接口道：「不瞞仙長說，小道也愛吃一杯的，將酒器付與小道，待我沽來，奉敬仙長如何。」

那老道送了滿面堆下笑來道：道友初來，如何倒要叨擾？說着話，却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四爺接了過來，就把自己漁鼓簡板以及算命的招子交付老道。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處，將平答應一聲去不多時，提了滿滿的一葫蘆，又買了許多酒菜回來。老道見了好生歡喜，回身在前引路，將蔣平讓進關了山門，見三間廂屋，二人來到屋內，老道開瓶拿了傢伙，把蔣平新買的酒菜擺了，然後煖酒添杯，彼此對坐而酌。蔣爺自稱姓張，又問老道名姓，原來老道姓胡名和，觀內當家的叫做吳道成，生得面黑如墨，自稱號鐵羅漢，一身好武藝，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連飲了幾杯，却是酒上加酒，已經醺醺大醉，他却順口說道：張道兄，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時當家的來時，你可不要言語，讓他們到後面去，別管他們做甚麼，咱們給他個痛飲，喝醉了，就給他個悶睡。你道如何？蔣爺道：多承胡兄指示，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什么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胡和道：其實告訴你也不妨，我們這當家的，乃响馬出身，異罪出家，新近他有个朋友來找他，名叫花蝴蝶，鬼鬼祟祟，不知幹些什麼。昨晚有人追下來了，竟被他們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至今沒放。你說他們的事，管得麼？蔣平聽了，心中一動，問道：他們拿住是什麼人呢？胡和道：如此如彼，這般道樣，蔣平一聽，驚駭非常。原來是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來至桑花鎮，到了寓所，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細細打聽，方纔知道是個最愛採花的惡賊，是從東京逃脫案的大賊，怪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暗暗的，忖度了一番，到了晚間，夜行打扮悄悄，的訪查，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借着月光，初上見匾上金字，乃觀音庵三字，便知是尼僧所住，剛轉到那邊，只見牆頭一股黑煙，蔣將下去，韓爺暗道：這事奇怪，一個尼庵，他們夜行人到此做甚麼，必非好事，待我跟進去。一飛身躍上牆頭，往裏一望，却無動靜，便落下平地來，過了大殿，有個門兒虛掩，摸身而入，却是三間茅屋，惟有東間明亮，早見窗上影兒是個男子，巧在簷邊插的蝴蝶標幟，在牆上搖舞，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的哀懇，你竟不從，休要羞惱我的性兒。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不依你就怎樣？又聽花蝶道：凡婦女入了花蝶之眼，再也逃不出去，何況你這女尼，我不過愛你容貌，不忍加害於你，若再不識抬舉，你可怨我不得了。又聽女尼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只因自幼多災多病，父母無奈，將我捨入空門，自己也要懺悔，今生修得來世，不想今日遇見你這邪鬼，想是我的劫數到了。花蝶道：你這賊人，竟敢以死嚇我，我殺了你，說至此，見燈光一晃，想是抽刀，韓爺一聲高呼道：花蝶，休得無理，俺來擒你。屋內花蝶狂驕，外面有人叫他吃驚不小，嘆的一聲，將燈吹滅，掖了軟簾，奔至堂屋，刀挑簾，拋身體往斜刺裏一蹿，只聽拍的一聲，早見有一枝弩箭釘在窗櫺之上，花蝶暗道：幸喜不會中了暗器，二人正在交手，忽見牆上跳下一

人他身形極短，是條大漢，舉刀照花蝶劈來，花蝶躍上牆頭，轉一飛身，跟將上去，追將下來，這裏大漢出角門，順着牆也就往北追下去了。韓爺追花蝶有三里之遙，又見有座廟宇，花蝶飛身躍進，韓爺也就飛過去，見花蝶飛過牆，韓爺緊緊跟隨，追至後院一看，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惟獨當中的大些，花蝶便往塔後隱藏，韓爺步步跟隨，花蝶左旋右轉，韓爺前趕後觀，二人繞塔多時，方纔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一聲喊叫，花蝶你往那裏走，只見花蝶將身一翻，手一撒，韓爺肩頭已然着了一下，雖不甚痛，覺得有些麻木，暗說不好，必是孽障，急轉身躍出牆外，竟奔回桑花鎮去了。這裏花蝶打了韓爺精神倍長，迎了大漢，纔待交手，又見那壁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却是吳道成，因聽見有人喊，連忙趕來，幫着花蝶，將大漢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胡和不知詳細，他將大概略述一番，已經把個蔣爺驚的目瞪口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暗暗說道：怪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原來被他們擒住了，正在思想，忽聽外面敲門，胡和答應着，却向蔣平擺手，隨後將燈吹滅，方出來開放山門，只聽有人問道：今日可有甚麼事？胡和道：甚麼事也沒有，又聽一人道：他已醉了，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罷，說着二人往後邊去了，胡和關了山門，從新點上燈來道：兄弟，咱們喝罷，蔣平把老道灌了個爛醉，蔣平脫了道袍，扎縛停當，將招子拿起，抽出三棱鎗，眉刺，息滅了燈光，悄悄出了東廂屋，竟奔後院而來，果見有三座碑塔，忽聽有人嚷道：你們將老爺綑縛在此，到底甚麼模樣？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悄悄道：你是誰？我來救你，說罷，走至跟前，把繩挑去，輕輕將他二臂舒回，那大漢定了精神，方說道：你是什麼人？蔣爺道：我姓蔣名平，大漢失聲道：噫呀，莫非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蔣平道：正是，大漢道：小人龍濟，自仁和縣杜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原要與家兄報仇，不意反被他們拿住，昨晚有一個夜行人進牆來幫助，不知那人是誰，蔣平聽了，料是韓爺，便問道：我二哥在那裏？龍濟道：並不會見，什麼二爺，就是昨晚也是夜叉子馮七送的信，到觀音庵拿花蝶，爬進牆頭，却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是我跳下牆去幫助，後來花蝶跳牆，那人比我高多了，也就飛身跳牆，把花蝶追至此處，及至我爬進牆幫助，不知那人倒反越牆走了，因此我就被他們拿住了，蔣平聽了，暗想：這據他說來，這細條身子的，必是我二哥，只是因何又越牆走往何處去呢？又問龍濟道：你方纔可見二人進來，又往那裏去了？龍

濤以往西一面竹林之後，有一段粉牆，想必他們往那裏去了。蔣平道：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就來。轉身來至竹林邊，一丈，但見粉壁光華，無門可入。蔣爺道：看此光景，似乎是板牆裏面，必是個幽僻之所。穿過竹林來至牆根，仔細留神，結構門符處，果然有些活動。伸手一摸，似乎活的，可巧手指一摸，只聽咯噔一聲，將消息兒滑開，却是個轉身的門兒。蔣爺暗暗歡喜，撲身而入。早見三間正房對面三間做廳，兩旁有抄手遊廊。正房西間內，燈光明亮，有人對談。漢長滿足，潑灑，情立窗外，只聽有人道：賢弟，你好想不開。一個尼姑有什麼要緊，這說話的，却是吳道成。又聽花沖道：大哥，你不應得自從我見他之後，神魂不定，廢寢忘餐，偏偏的那古怪性兒，決不肯依從。若是別人，我花沖也不知殺了多少。惟獨他竟會不忍，蔣爺在外聽了，就要進去。心中一想，轉身來到門前，高聲呼道：無量壽佛，便抽身出來，往南趕行了幾步。在竹林隱密之處，此時屋內，早已聽見，吳道成便立起身來，走到院中問道：是那個，并無人應，却轉身見門已開。便知有人，連忙出了板牆，左右一看，何嘗有個人影。心中轉想道：這是胡和醉了，不知來做什麼。看見此門已開，故此知會我們，也未可知。心中如此想，腿下不由的往南去。這也是惡道惡貫滿盈，可巧走到蔣爺隱藏之處，揀開衣服，揆着大肚在那裏小解。蔣爺在暗處，窺見真切，右手拿定鋼刺，復用左手按住手腕，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唿的一聲，在吳道成腹上搨了進去。將手腕一翻，鋼刺在肚子翻下一個身。吳道成那裏受得住，噯呀一聲，翻筋斗栽倒在地。蔣爺趁勢趕步，把鋼刺一陣亂搗，吳道成這纔成了道了。蔣爺抽出鋼刺，就在惡道身上擦抹血漬，仍奔院內，只聽花蝶問道：大哥，是什麼人？蔣爺一言不發，奔到了屋內，右手掀起軟簾，却見花蝶立起身來。蔣爺就勢兒左手腕一翻，明晃晃的鋼刺，竟奔花蝶心後，刺將過來，只聽唿的一聲響，把背後衣服劃開，暖問着了鋼刺，花蝶負痛，跳至院內，也是墮斃。不該喪命，雖然刺着，却不甚重，只僅劃開皮肉。蔣爺展步，跟將下來，花蝶已出板牆。蔣爺緊緊追趕，猛見花蝶跳出竹林，將手一搗，蔣爺暗說：不好，把頭一扭，覺一物從耳邊過去，板牆上拍的一聲。蔣爺便不追趕，眼見花蝶，撲騰騰去了。蔣爺轉身來至中間塔前，見了龍濟，將方纜之事，說了一遍。龍濟不勝稱羨。蔣爺道：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方好說。濟道：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蔣爺道：也罷，且到前面取了東西，與你同去。二人來至東廂房內，見胡和橫躺在床上。蔣爺穿上道袍，拿了魚鼓簡板，傍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及至到時，紅日已經東升，走到飯店門前，二人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剛坐下，只見堂官從水盆內提了一尾活跳跳的鮮魚來。蔣爺見了，連誇道：好新鮮魚。堂官你給我們一尾，走堂的擡手道：這魚不是賣的。蔣爺道：却是爲何？堂官道：這是一位

軍官的病在我們店裏，昨日交付小人銀兩，好容易尋了數尾，預備將養他病的。因此我不敢買，蔣爺聽了，心中輾轉。道：「此事有些蹊蹺，鯉魚乃極貴之物，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我二爺與老五最愛吃鯉魚，在陷空島時，往往心中不快，吃東西不香，就用鯉魚湯，拿他開胃。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爺不成？傍邊龍湊先要了點心，上來就是五六碟，見堂官端着一盤熱騰騰的鯉魚，往後面去了。蔣爺悄悄跟在後面，去了多時，轉身回來，不由的笑着滿面，龍湊因問道：「四爺如何這等發笑？」蔣爺把那堂官喚進前來，問道：「這軍官來了幾日了？」堂官道：「前日出店賞月，於四鼓方纔回來，便得了病了，立刻叫我們三個夥計到三處打藥，惟恐一個藥鋪趕辦不來，我們三下裏把藥抓了來了。小人要與軍官煎，他却不用。小人見他把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含在口內，說道：『你們去罷。』有了藥，我就無妨礙了。到了次日早起，小人過去一看，見那軍官病就好了，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銀子，叫小人務必多找幾尾活鯉魚來，說我這病非吃鯉魚不可。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方纔找了幾尾魚來。不知軍官爺得的什麼病，蔣爺聽了，點了點頭，叫堂官且混酒去，自己暗暗躊躇道：「據堂官說來，是在鐵嶺觀受了時器了，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鏢麼？這明是祕不傳方之意。二爺吓一個方兒，甚麼要緊？又一轉想，暗道：『不好，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誣騙之時，原是兩丸，全被我盜去。如今二爺想起來，叫他這般費事，未嘗不恨我。想至此，只急得汗流滿面。』龍湊在旁，見四爺先前歡喜，到後來，沉吟納悶，此時竟手足失措，便問道：「四爺不吃不喝，到底爲了何事？何不對我說說？」蔣爺嘆氣道：「不爲別的，只爲我二爺。龍湊道：『二爺在那裏？』蔣爺道：「便在這店後頭呢。」龍湊道：「四爺大喜，這一見了二爺，又完官差，又全朋友之義，還在這裏猶豫什麼呢？」說着，堂官又過來，蔣爺喚住道：「此時軍官的鯉魚大約已吃完了，你作爲收取傢伙去。我悄悄跟了你去，到了那裏，你合軍官說話兒。我作個不期而遇，倘若見了你，便溜去。我自有的道理。堂官不能不應，蔣爺跟着堂官來，至後院子內，不知二人見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後院之內，只見堂官說道：「大爺吃着這魚，可配口麼？」蔣爺道：「很好，俟我好了，再謝你們。剛說至此，只聽院內有人說道：『噯呀！二爺呀！你想死小弟了！』堂官聽了，往外就走。蔣爺進了屋內，雙膝跪倒，轉身一見，翻身面向裏，而臥，理也不理。蔣爺哭道：「二爺你惱小弟，小弟深知，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訴說明白了，就死也甘心的。」當

初五弟所做之事，自己逞強逞能，不顧國家法紀，急的大哥無容身之地。若非小弟看破，大哥早已縊死在縣府牆外了。二哥你可知這麼，就是小弟離間二哥，也有一番深心。二哥難道不知五弟做的事麼？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焉能保得住他毫無損傷，並且得官授職，又何嘗委曲他呢？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朝夕聚首，今日我四人俱受皇恩，難道就忘却二哥麼？我弟兄在一處，已哭了好幾場。小弟此番前來裝模作樣，扮成這番光景，遍找二哥。小弟原有一番存心，若是找着了二哥，固好，若是尋不着二哥，小弟也就出家，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說至此，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他却偷着眼看二爺，見着二爺用巾帕抹臉，知是動了心，暗道：有些活動了。又說道：天從人愿，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反惱小弟，豈不把小弟一番心血，倒埋沒了？小弟既見了二哥，把曲折衷腸訴明，小弟也不想活着了。找個無人之處，自己痛哭一場，尋個自盡罷了。說至此，聲音啞啞，就要放聲。二爺那裏受得，由不得轉過身來，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你誑我藥，爲何將兩丸俱拿去，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是做事太狠麼？二爺聽了，笑道：二哥若爲此事惱我，這可錯怪了小弟。你老自想想，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當初若不將兩丸藥掏出，如何裝得下那封字柬呢？况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能夠知道我二哥受藥，必要用此解藥。若早知道，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省的你惱恨我咧。二爺聽了，也笑起來了，伸手將蔣爺拉起來，問道：大哥三弟可好？蔣爺道：均好。說畢，就在炕邊上坐了。二爺便將與花蝶比較，是我一時忽略，故此受了他的毒鏢，幸喜不重，趕回店來，急忙配藥，方能保得無事。蔣爺聽了，也將鐵錐觀，遇見胡道洩機，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誰知解救的是龍濤，如何刺死吳道成，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他在鋼刺下逃脫的話，說了一遍。二爺聽了，歡喜非常，道：你這一刺，雖未傷他的性命，然而驚他一驚，多少受些傷，也是報了一鏢之仇。二人正在談論，忽見外面進來一人，就給蔣爺跪倒叩頭。蔣爺連忙扶起，道：二哥，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二哥。他叫龍濤，蔣爺道：久仰久仰，恕我不能還禮。龍濤道：小人今日得見二員外，實小人之萬幸。務求你老人家早早養好了貴體，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這是天大之恩，說罷，淚如雨下。蔣爺道：龍二哥，你只管放心，俟我二哥身體強健，必拿花賊與令兄報仇。我也是要助拿此賊的。龍濤感激不已。從此蔣爺服侍蔣爺，又有龍濤幫着，更覺周到，不多幾日，蔣爺傷痕已愈，精神復元。一日三人正在吃飯之時，却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攪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已然打聽明白姓花的因吃了大虧，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急，到處有線，難以居住。他已逃往信陽投奔鄧家堡去了。龍濤道：既然如此，只好趕到信陽，再作道理。便叫馮七參見了二位員外，也就打橫兒坐了一同吃。

畢飯，韓爺問蔣四爺道：「此事如何區處？」蔣爺道：「花蝶這廝萬惡已極，斷難容留。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一來，除了惡患。二來與龍濟報了大仇。三來二哥到開封府，也覺有些光彩。不知意下如何？」韓爺點頭道：「你說的有理。蔣爺長道：二哥仍是軍官打扮，小弟照常道士形容。龍濟道：我與馮七做小生意，臨期看勢作事，還自一奉。我與歐陽爺丁大官人原有神約，如今既上信陽，須叫馮七到梨花村，送個信纔是。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灶君祠奔馳。夜星子聽了滿口應承，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龍濟又對韓蔣二人道：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明日我先趕赴信陽，請二員外多將幾日，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計議已定。夜星子便立刻起身，竟奔梨花村而去。且言北俠與丁大官人來至梨花村，蓋桓幾日，真是飛氣相投，言語投機。一日提及花蝶，三人便要赴灶君祠之約。兆蘭兆蕙進內裏，明了老母，丁母關礙着北俠，不好推托。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連忙吩咐廚房預備送行的酒席。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收拾行李，到了二鼓，剛用完了飯，忽見丫頭來報道：老太太方纔說身體不爽，此時已經歇下了。丁氏弟兄一聞此言，連忙跑到裏面看視，見老太太在帳子內，向裏和衣而臥，問之不應。半晌方說：「我這是無妨的，你們幹你們事去了。」丁氏弟兄那裏敢挪寸步，伺候到四鼓之時，老太太方解衣安寢。二人緣暗暗出來，來至待客廳，誰知北俠聽說丁母欠安，也不敢就睡，獨自在那裏呆等。聽見丁氏弟兄出來，便問老伯母因何欠安。丁大爺道：「家母有年歲之人，往往如此，反累吾兄掛心，不能安眠。北俠道：「你我已弟兄，還有什麼呢？愚兄方纔細想此事，也不甚要緊。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上灶君祠去。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說罷各自安歇。到了次日，丁大爺來至廳上，北俠先問老伯母，後半夜可安眠否。兆蘭道：家母後半夜頗好，正說話間，兆蕙亦到，忽見門上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個姓馮的，要求見北俠。道：他來的很好，將他叫進來，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自說道：「小人夜星子馮七參見。丁大爺問道：你從何處而來？馮七便將龍濟追下花蝶觀中如何遇蔣爺搭救刺死了吳道成，驚走了花蝶，又如何遇見韓爺，現今打聽明白，花冲走往信陽，大家俱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的話，說了一遍。北俠道：你幾時回去？馮七道：「小人還要即刻趕到信陽。同龍二爺打聽花蝶的下落呢。」丁大爺道：「既然如此，也不便留你回頭吩咐莊丁取二兩銀子賞他。」馮七叩謝了丁大爺，又對北俠道：「我們要去了，就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北俠道：「我知道了。那廟裏方丈慧海，我是識得的手談，是極高明的。馮七告別去了。北俠對丁氏弟兄道：「莫怪劣兄說，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我一人去到信陽，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濟幫助，也可以敵得住姓花的了。」二位賢弟，以為何如？」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不敢

擅舞。今聽北俠如此說來，連忙答道：「多承仁兄指教，我二人惟命是從，吩咐伴當，擦抹桌椅，調開坐位，安放盃箸，擺上了豐盛酒席，酒飯已畢，北俠提了包裹，彼此珍重了一番，送出莊外，執手分別了。氏昆仲回莊不提，單說北俠出了萊花村，上了大路，竟奔信陽而來，一日來至信陽境界，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且說北俠一路遊山玩景，不覺已到信陽，便到河神廟內，見有幾個人圍繞着一個大漢，這大漢地下放着一個籠籠，口中說道：「俺這煎餅，是真正黃米麵的，又有葱，又有醬，咬一口，噴鼻香，趕熱，趕熱，滿嘴的趣話兒，旁邊也有買着吃的，再細看大漢時，却是龍濟，北俠暗道：「他則敢早來了，便上前故意的問道：「夥計，借光問一聲，龍濟抬頭見是北俠，他却笑嘻嘻的說道：「客官，爺問什麼？」北俠道：「這廟內可有單房，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龍濟道：「巧咧，對勁兒，俺也是等柳親的，就在這廟內，落腳兒，俺說知道的，這廟內房，開着多咧，好體面房子，雷洞兒似的，俺就是住不起，俺合廟內老道，在廚房內打通腿兒，沒有甚麼營生，就在柴鍋裏，煨上了幾張煎餅，作個小買賣，你老趁熱，也鬧一張，嚐嚐，包管噴鼻香，北俠道：「不用少時，你在廟內，博幾張新鮮的，我吃龍濟道：「是咧，俺賣完了，這個再給你老，煙幾張去，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他叫慧海，是個一等一的人兒，好多着咧，北俠道：「承指教了，轉身進廟，見了慧海，彼此敘了闊情，本來素識，就在東廂房住下，到了下晚，却暗暗與龍濟相會，言花蝶並未見來，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俟他們到來，再做道理，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裏下棋，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衣服華美，品貌風流，手內提定馬鞭子，向和尚拱手，慧海連忙問訊，小和尚獻茶，說起話來，原是個武生，姓胡，特來暫租寓所，訪探相知的，北俠在旁細看此人，面上一團英氣，只是二目先芒，甚實不佳，暗道：「可惜這樣人物，被這一雙眼帶壞了，而且印堂帶煞，必是不良之輩，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嚷道：「王第二的，王第二的，說着話，扒着門往裏瞧了瞧，北俠看了看公子，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小和尚迎出來道：「你找誰？」馮七道：「俺姓張，行三，找俺柳親，王第二的，小和尚說：「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他在後面廚房裏呢，你從東角門進去，就瞧見廚房了，馮七道：「沒狗呀？」小和尚道：「有狗也不用怕，鎖着呢。」馮七便往後去了，這裏貴公子已經說明，就在西廂房暫住，留下五兩定銀，回身走了，說邊會兒再來，慧海送了公子回來，仍與北俠終局，北俠因記念着馮七，要問他花蝶的下落，胡亂下完那盤棋，却輸與慧海七子，站起身來，回到東廂房，却見龍濟與馮七說着話，

出廟去了。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慢慢的來到廟外，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北俠一見，暗暗送目，便往東走。二人緊緊跟隨，到了無人之處，方問馮七道：你爲何此時纔來？馮七道：小人自離了梨花村，第三日就遇見花蝶，誰知境廡並不按站走路，二十里也是一天，三十里也是一天。他到處拉攏，所以遲至今日。他也上這廟裏來了。北俠道：難道方纔那公子就是他麼？馮七道：正是。北俠說：怪不得我說那樣一個人，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原來就是他呀。怪不得說姓胡，其中暗指著蝴蝶呢。只是他到此何事？馮七道：這却不知，就是昨夜在店裏，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着，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北俠又問：韓蔣二哥，馮七道路上却未遇見，想來該也該到了龍濟道。今日這廟裏來至此，歐陽爺想着如何呢？北俠道：不知他是甚麼意思。大家防備着就是了。說罷，三人漫散，仍然歸到廟中，到了晚間，北俠屋內，却不點燈，從暗中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後來忽見燈光一單，彷彿蝴蝶兒一般，又聽嘆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北俠暗道：這廟又要鬧鬼了，倒要留神，不多一會，屏風扇忽起一縷，一條黑線相似，出了門，背立片時，原來是帶門呢。見他脚尖滑地，好門道好伶俐，唉，唉，往後面去了。北俠暗暗誇獎，可惜這樣好本事，爲何不學好，連忙出了東廂房，由東角輕輕來到後面，見花蝶已上牆頭，略一轉身，落下去了。北俠趕到飛身上，將往下一望，却不見人，連忙躍下牆來，四下留神，毫無蹤跡。暗道：這廟好快，果然本領不錯，忽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奔向前來。北俠一看，却是馮七，又見龍濟來道：小子好快腿，三人聚在一處，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裏去了。北俠道：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來，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馮七道：此乃必由之地，白晝已瞧明白了，不然我與龍二爺專在此處等他呢。北俠道：既然如此，你仍然上樹，頭領你就在牆根之下，我在牆內等他，裏外夾攻，再無不成功的理。馮七聽了說，很好，就是如此。我在樹上瞭高，如他來時，拋瓦爲號，三人計議已定，內外埋伏，誰知等了一夜，却不見花蝶回來。天已發曉，北俠來到前面，開了山門，見龍濟與馮七來了，彼此相見道：這廟那裏去了？於是回到西廂房，見榻扇虛掩，到了屋內，一看，見北閣牀上，有個小小的包裹，打開看時，裏面有一件花葉官靴與公子巾。北俠叫馮七拿着，奔方丈而來，早見慧海迎門出來，問道：你們三位如何起得這般早？北俠道：你丟了人了，你還不曉得嗎？和尚笑道：我出家人吃齋念佛，恪守清規，如何會丟人？別是你們三位有了甚麼典故了罷。龍濟道：真是師傅丟了人咧。我三人代著師傅找了一夜，慧海道：王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馮七道：他也不姓王，我也不姓張，和尚聽了，好生詫異。北俠道：師傅不用驚疑，且到方丈細談。大家來到屋內，彼此就坐。北俠方將馮七龍濟各姓說出，昨日租西廂房那人，也不姓胡，他乃作孽的惡賊花冲，外號花

蝴蝶，我們俱是爲訪拿此人，到你這裏，就將夜間如何埋伏，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慧海聞聽吃了一驚，連忙接過包裹，打開一看，內有花籃一件，官靴公子巾，別無他物，又到西廂房內一看，牀邊有馬鞭子一把，心中驚異非常，道：「似此如之奈何？未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且說紫髯伯聽和尚之言，答道：「這却無妨，他決不肯回來了，只管收起來罷，我且問你，聞得此處有個小丹村，離此多遠？」
慧海道：「不過三四里之遙。」
北俠道：「那裏有鄉紳富戶，以及蕃觀娼妓，無有呢和街道，有甚觀，並無娼妓，那裏不過是個村莊，並非鎮店，若論鄉宦，却有個勾鄉宦，因告終養在家，極其孝母，家道殷實，因爲老母吃齋念佛，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畫棟雕梁，壯觀之甚，樓說別的就這他，那寶珠海燈，便是無價之寶，上面用珍珠攢成繡絡，排圍俱有寶石鑲嵌，北俠聽了，便對龍濤道：「聽師傅之言，却有可疑，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看是如何。」
馮七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龍濤便到廚房收拾飯食，北俠與和尚閉談，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軍官打扮，金黃面皮，細條身子，另有一番英雄氣概，別具一番豪傑精神，和尚連忙站起來相迎，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道：「足下莫非歐陽兄麼？」
北俠道：「小弟歐陽春，尊兄貴姓？」
那軍官道：「小弟韓彰，久仰仁兄，恨不一見，今日幸會，仁兄幾時到此？」
北俠道：「弟來三日了。」
韓道：「如此說來，龍濤與馮七，他二人也早已到此了？」
北俠道：「龍濤來在小弟之先，馮七是昨日纔來。」
韓道：「弟因來遲，多有罪說着話，彼此就坐，却見龍濤從後面出來，便問四爺如何不來？」
韓道：「隨後也就到了。」
正說之間，就見夜星子回來，見了韓彰，道：「二員外來的正好，此事必須大家商議。」
北俠問道：「你打聽得如何？」
馮七道：「歐陽爺料事如見，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不知如何被人拿住，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他又逃脫走了。」
早間勾鄉宦業已報到官，還未出籤緝捕大家聽了，測摸不出，只得等將爺來，再做道理罷。」
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東，猛然想起鄧東生辰已近，意欲盜了此燈獻與鄧東，他那裏知道，此燈有許多蹊蹺，二更離了河神廟，一直奔到小丹村，到了佛樓之上，見寶燈高懸，明晃晃，如白晝，却有一根鎖鏈，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下邊，須將香爐挪開，方能繫下寶燈，他便伸手攔住爐耳，運動氣力，往上一舉，只聽吱的一聲，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爐下桌子上，卻露出一個窟窿，繫寶燈的鏈子，也跑上房挖去了，花蝶暗說：「奇怪，正在發呆，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梳鉤，將兩膀扣住，花蝶纔待掙扎，又聽

下面連聲響亮，覺得撓鈞約有千斤沉重，往下一勒，花賊兩手一鬆，把兩膀扣了個結實。花蝶心中正在着急，只聽下面鈴鐺亂響，樓梯上來了五六個人，手提繩索，先把花蝶攔住，推擁下樓。主管吩咐道：「夜已深了，明早再舉外灘，你等拿賊有功，是誰的更班兒？」却見二人說道：「是我們兩人。」主管一看是汪明吳升，便道：「很好，就將此賊押在樓上，你們好好看守。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四角，俱有更樓，每樓上更夫四名，輪流巡更，週而復始。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免其坐更，叫他二人看賊。他二人說：『無限看花蝶，忽聽下面叫道：』」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汪明道：「我去你好生看着他，回身便下樓去了。」吳升在上面，急見上來一人，凹面金腮，穿着一身皂衣，手持剛刀，吳升要喚頭已落地，那人嘩的跳上炕來，道：「朋友，俺乃病太歲張華，奉了鄧大哥之命，原為珠燈而來，不想你已入圈套，待俺來救你。」說罷，挑開繩索，將花蝶背在身上，逃往鄧家堡去了。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見更樓下面躺着一人，執燈一照，却是汪明，被人殺死。這一驚非小，連忙報與主管前來看視，便問吳升呢？大家說：「且上去瞧瞧。」見吳升身首異處，賊已不知去向。主管看了，連忙報與員外，員外聞聽，急起來看，問了一番，勾鄉宦無字，只得據實稟報。如何拿獲，邊有蝴蝶的大盜，如何派人看守，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一一寫明，報到縣內。馮七把此事說明，大家聽了，說等四爺來時，再做道理。晚間，蔣爺趕到，大家彼此相見了，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蔣源長道：「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廝既然有投鄧車之說，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如若掌燈，小弟仍不回來，說必得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趕到鄧家堡方委衆人，俱各應允，飲酒發話，衆人吃畢晚飯，各自安宿，不提到了。次日蔣平仍是道家打扮，竟奔鄧家堡而來。誰知此日，正是鄧車生日，蔣爺來到門前，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却是病太歲張華，因昨夜救了花蝶，聽花蝶說，近來霸王莊馬強，與蔣賜王交好，極其親密，意欲邀同鄧車前去，鄧車聽了，滿心歡喜，就教花冲寫了一封書信，特差張華前去投遞，不想花蝶也送出來，一眼瞧見蔣平，心內一動，便道：「鄧大哥，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那鄧車即吩咐家人，把那道者帶進來，蔣爺便跟着家丁進了門，見廳上鄧車花蝶二人，上座蔣爺步上台階，放下招子，漁鼓板兒，稽首道：「小道有禮了，不知施主喚進小道，有何吩咐？」花冲說：「我且問你，你姓什麼？」蔣平道：「小道姓張，花冲說：「是你自小兒出家，還是半路兒呢？」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要訪什麼事呢？你快快講來，要實實說，鄧車道：「賢弟，你此問，却是為何？花冲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小弟在鐵箱觀，被人暗算，險些兒喪了性命，在月光之下，雖然看不真切，見他身材瘦小，脚步伶俐，與這道士頗有相似，故此小弟倒要盤問他。」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暗道：「小子真好眼力，果然不

錯倒要留神。方說道：小道原因家裏毫無贍養，實是半路出家，仗着算命弄幾個錢喫飯。花蝶提着一把枯藤鞭子來，湊至蔣平身邊，你敢不說實話麼？蔣爺道：實是半路出家的，施主何必追問呢？花冲聽了，不由氣往上撞，將手一揚，就是幾下子，蔣四爺故意的，哎呀道：施主這是為何？平空把小道叫進宅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道亂打起來。我乃出家之人，這是什麼道理？鄧車在傍，看不過眼，向前攔住，不知鄧車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且說鄧車攔住花冲道：賢弟不可，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你知他就是刺你之人嗎？且看為兄分上花蝶氣冲冲的坐在那裏，鄧車便叫衆人帶道士出去。蔣平道：無緣無故將我抽打一頓，拿我東西硬留下不成？家人道：你有什麼東西？蔣爺道：我有鼓板招子，只聽花冲道：不用給他，看他怎麼樣。鄧車站起笑道：賢弟何必留他東西，倒叫他出去說混話，不好聽的一壁說，一壁將招子拿起。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恁般沉重，又拿起仔細一看，就把鋼刺露出。鄧車着了，順手往外一抽，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鋼刺，一聲噯呀，好惡道呀，快快與我綁了。花冲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拿着鋼刺，連忙過來道：大哥我如何明明是刺我之人，大約就是這個傢伙，且慢慢拷打他，問他到底是誰？何人主使？為何與我等作對？鄧車聽了，吩咐家人們拿皮鞭來。蔣爺到此時，只得橫了心，預備挨打。先叫家人亂抽亂打了一頓，蔣爺渾身傷痕已經不少。花蝶問道：你還不實說麼？蔣爺道：出家人並無菴觀寺院，隨方居住，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為何施主便遲疑了呢？鄧車暗道：是呀，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他是個雲遊道人，毫無定止，難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花蝶道：大哥請歇息去，待小弟慢慢的拷他，回頭吩咐家人將他抬到前面空房內，高高吊起，自己打了，又叫家人打。蔣爺先到還祈辯，到後來索性不言語了。早有人悄悄告訴鄧車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鄧車聽了，好生難安，想道：花冲也太不留情了，這又不是他冤家，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治死？難道我也不嫌個忌諱麼？想罷來到前面，只見花冲還在那裏打呢，再看道士時，渾身衣服抽的狼藉不堪，身無完膚。鄧車笑吟吟上前道：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今日原是賤辰，難道為他就誤了咱們的壽酒嗎？一番話把個花冲提醒，忙放下皮鞭道：皆因一時氣忿，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轉身隨鄧車出來，吩咐家人好好看守。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這裏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給我們添差使，還要充二號主子，又有可憐道士的，自午間揉搓到這時，渾身打了個稀爛，便有人上前

問道士說道：「道爺，你喝點兒罷。」蔣爺呼了一聲，旁邊又有人道：「現放着酒熱熱的，給他溫一碗，不比水強麼？」那個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二人把蔣爺放下了。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一個在前面端着酒喂他。蔣爺一連呷了幾口，覺得心神已定，略喘息喘息，便把餘酒一氣飲乾。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下來了，忽聽有人說道：「二兄弟，我餓的受不了了。」那人答道：「大哥，我早就餓了，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請爺騎了，便插言道：「你們二位只管吃飯，我四肢細細，又是一身傷痕，我還跑得了麼？」兩個家人聽了，道：「慢說你跑不了，你就是真跑了，道也不尋我們，正件差使，也不甚要緊，你且養着精神罷。」二人出了空房，將門倒扣，往後面去了。誰知歐陽春與韓彰在屋上瞭望，却也找尋蔣平所在，找到前面空房之外，正聽見二人嚷嚷，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北俠便進房內，蔣爺知道救兵到了，北俠將綁繩挑開，蔣爺悄悄道：「如今四肢細細的，須把我夾着安置個去處才好。」北俠道：「放心，隨我來。」一伸臂膀，將四爺夾起，往東就走。過了夾道，出了角門，却是花園，見那邊有一架葡萄架，北俠悄悄道：「四弟在這架上罷。」蔣爺雙手托起，輕輕放在架上，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竟奔前廳而來。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見道士不見了，一時驚慌無措，忙跑到廳上報花蝶報車，他二人聽了，也無暇細問，花蝶提了利刀，鄧車摘下鐵彈弓，剛出廳房，早見北俠已到，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殿的就是。一彈北俠知他彈子自工夫早已防備，見他把手一揚，却把寶刀扇着一連只聽噹的一聲，彈子落地，鄧車見打不着來人，一連就是三彈，俱各打落在地。鄧車暗暗吃驚，在袋內掏出數枚連珠出發，只聽噹噹，猶如打鐵一般，旁邊花蝶香的明白，見對面這一人並不介意，他却脚下使勁一個健步，以為幫虎吃食，可以成功，不想忽覺腦後生風，覺着有人一回頭，見是明晃晃的剛刀，劈將下來，說聲不好，將身一閃，翻手往上一迎，那裏知道韓爺勢猛力沉，他是翻腕迎的，不得力，刀對刀，只聽噹噹一聲，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落在塵埃，花蝶那裏還有魂咧，一伏身奔出角門，往後花園去了。慌不擇路，無處藏身，便到葡萄腳下，將身一蹲，如何想得到架子上頭還有個人呢？蔣爺在架上，四肢剛然活動，猛聽脚步聲響，定睛細看，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晃，正是花蝶，將爺手無寸鐵，暗道：「眼睜見小子藏在此處，就罷了不成，我何不砸他一下子，也出出惡氣。」想罷，緊抱雙肩，往下一翻，正砸在花蝶身上，把花蝶砸得兩耳響的一聲，雙睛金星亂迸，說聲不好，一挺身奔那邊牆根去了。此時韓彰趕到，蔣爺爬起身來，道：「二哥，那賊往北跑了。」韓彰緊緊趕來，看追上花蝶，將身一躍，上了牆頭，韓彰將刀一擡，花蝶業已躍下，忽見有人高嚷道：「龍潭在此，賊的就是。」一刀花蝶又轉身復往西跑，雖知早有韓爺攔住，花蝶只得奔板橋而來，剛到

了橋的中間，却被一人劈胸抱住道：「小子，你不洗澡麼？」二人便滾下橋去。花蝶不識水性，那裏還能掙扎，原來將平在此橋埋伏，到了水中，摺住花蝶的脖項，往水中連浸了幾口水。花蝶已經人事不知，此時韓爺與龍濤俱各趕上，將爺托起，花蝶龍濤提上木橋，與馮七將他綁好，將爺攏將上來道：「好冷！」韓爺道：「你等繞到前面，我接應歐陽兄去。」說罷，一躍身跳入牆內，且說北俠刀磕鐵驪，鄧車心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正在着急，韓爺趕到，嚷道：「花蝶已被擒，諒你有多大本領，俺來也。」鄧車聞聽，不敢抵敵，將身一躍，從房上逃走了。北俠也不追趕，見了韓彰，言花蝶已擒，現在莊外說話間，龍濤背花蝶，蔣爺與馮七在後來，至廟前放下花蝶，蔣爺道：「好冷，好冷！」韓爺道：「我有道理，捧着刀往後面去了，不多時提了一包衣皮來道：「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人們也藏躲了。」四弟來換衣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登時點着烘起來，蔣平換了衣服出來道：「趁着他昏迷之際，且鬆了綁，那裏還有衣服也與他換了。」天氣寒冷，若把他凍死了，反爲不美。龍濤馮七聽說有理，急忙與花蝶換妥，仍綁一壁，控他的水，一壁向着火，小子鬧了個水火既濟，韓爺又見廟上擺着威席，大家都餓了，彼此就坐快吃酒飲，蔣爺一眼瞧見，鋼刺急忙佩在身旁，只聽花冲呻吟道：「潘死我也。」馮七出來，將他攙進屋內，蔣爺斟了一杯熱酒來，到花蝶面前道：「姓花的，你且喝一杯熱酒，暖暖寒，明人不做暗事，叫你死而無怨，你作的事，玷污婦女名節，造孽多端，人人切齒，個個含冤，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纔特前來要拿你，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那是北俠歐陽春，那邊是我二哥韓彰，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大丈夫敢作敢當，方是男子，明晨將你解到縣內，完結了勾鄉官家殺死更夫一案，將你解赴東京，任憑開封府發落。」花冲聽了，低頭不語。此時天已微明，便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北俠道：「如今此事完終，我還要回葉花村去，因雙俠的令妹，於去年底還要與展南俠舉姻，面懇至再，是以我必須回去，韓將二人難以強留，只得應允，不多時縣內派了差役，跟隨馮七前來，起解花蝶到縣，北俠與韓將二人同出了鄧家堡，彼此執手分別，北俠仍回葉花村，韓將二人回到縣衙，惟有鄧車悄悄回家聽說，花冲被擒，他恐官司連累，忙忙收拾，竟奔霸王莊去了。後文再表，不知花冲到縣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錢行靜修測字

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將爺先將開封府的印票拿出，投遞進去。縣官看了，連忙請至書房款待，問明底細，立刻升

堂花冲並無推諉，甘心承認，縣官急忙辦了詳文，派差跟隨韓蔣龍壽等，押解花冲起身，逢州過縣，皆是添役護送。一日來至東京，蔣爺先至公廳，見了衆位英雄，彼此問了寒暄，蔣平便將始末述了一遍。現今押解着花冲，隨後就到大家歡喜無限。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相陪，迎接韓彰、蔣爺，連忙換了服色，來至書房，回裏包包、公甚喜，御命包與傳出話來。如若韓義士到來，請到書房相見。此時盧方等已迎着韓彰，結義弟兄彼此相見了，自是悲喜交集。南俠見了蔣爺，更覺親熱，暫將花冲押在班房，大家同定韓爺來至公所，各通姓名相見，獨到了馬漢、徐慶道：「二哥你琴漸誤傷的，就是此人。」韓爺聽了，連連謝罪。馬漢道：「三弟如今俱是一家了，你何必又提此事？」公孫先生道：「方纔相爺傳出話來，如若韓兄到來，即請書房相見。」韓彰就同小弟到書房相見，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這裏南俠吩咐備辦酒席，與韓蔣二位接風。不多時，公孫策等出來，剛至茶房門首，見張老帶着鄧九如在那裏恭候。九如見了韓爺，忙前深深一揖，口稱韓伯伯在上。小姪有禮。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連忙還禮。一時忘懷，及見了張老，猛然想起道：「你二人爲何在？」包與便將在酒樓相遇，帶至開封我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爲漢子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大家笑着來至公所之內，見酒筵業已齊備，大家謙遜，彼此就坐。公孫策道：「相爺見了韓兄，甚是歡喜，吩咐小弟速備擗子，就以拿擗花冲，請兄押解到京爲題，明早啓奏。」大約此擗一上，韓兄必有好處。盧方道：「今仗賢弟扶持，韓爺又叫伴當將龍壽請進來。」大家見了韓爺道：「多承龍壽一路勤勞，方纔已回裏相爺，俟事畢之後，回去不誤。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龍壽道：「小弟仰賴二爺四爺，拿住花冲，只要報仇雪恨，龍壽生平之願足矣。話剛至此，只見包興傳出話來道：「相爺吩咐，立刻帶花冲、二堂聽審。」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這裏飲酒敘說，南俠便問花冲事體。韓爺便訴說一番，正說之間，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趙虎聲跨道：「好人物，好膽量，就是他作事不端，可惜了衆人，便問相爺審的如何？」王朝馬漢道：「何用審問，他自己俱各說了，不多時，公孫策出來道：「若論他殺害人命，玷污婦女，律應凌遲處死，相爺從輕改了個斬立決。」龍壽聽了，心內暢快。到了次日，包包上朝，跪聖心大悅，立刻召見韓彰，也封了校尉之職。花冲罪名依議，包包就派祥符縣斬監，龍壽謝了韓蔣二人，他要回去。韓爺蔣爺二位，送了龍壽百金，所有差役俱各賞賜，各回本縣。龍壽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這裏衆英雄聚在一處，快樂非常。盧方等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仍是五人同居，自隔東京，弟兄分手至此，方能團聚，不多幾日，了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兩俠早已預備了下處。衆朋友俱各前來看望，都要會會北俠，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同了二爺在家看家，衆人也只得罷了。到了臨

期所有迎妝嫁娶之事，也不必細說。展南俠畢姻之後，就將了母請來同居，每日與了大爺衆朋友會同一處作樂。剛然過了新年，了母便要回去，衆英雄與了大爺義氣相投，戀戀難捨，這個送行，那個餞別，聚了多少日期，方纔起身。北俠隨着了母回到家中，見了北俠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恨不得見面，抱怨小弟不了。北俠道：「多承衆位朋友的爱惜，實是劣兄不慣應酬。如今賢弟回家，劣兄也要告辭了。」了大爺道：「仁兄却是爲何？」北俠笑道：「劣兄有個親戚，若要閉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所謂勞人不可多逸。這些日子，已覺得心焦煩躁，如今須放我前去，照免災燒病燒。北蘭道：「既如此，再屈留仁兄兩日，俟後日起身如何？」北俠只得應允。這兩日的歡聚，自不必說了。這日，北蘭、北寬備了酒席，與北俠餞行，並問現欲何往。北俠道：「還是上杭州一遊，飲酒後，提了包裹，雙俠送至郊外，各道珍重。彼此分手，北俠上了大路，散步逍遙，逢山玩山，逢水賞水。一日，來到至仁和縣境內，見一帶松樹稠密，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北俠想道：「這必是個大寺院，何不瞻仰來到廟前一看。」見匾額上鐫着盤古寺三字，殿宇牆垣，極其整齊。北俠攏了包裹，步入廟中，上了大殿，瞻仰聖像，却是三皇纓禮拜畢，只見出來一個和尚，年紀不足三旬，見了北俠，問訊。北俠連忙還禮，問道：「令師可在廟中？」和尚道：「在後面。」施主敢是找師父麼？北俠道：「我因路過寶刹，一來拜訪令師，二來討杯茶吃。」和尚道：「請到客堂待茶。」說罷，在前引路，來到客堂，和尚進內烹茶，不多一會，茶已烹到，早見出來個老和尚，年紀約有七旬，面如顴頰，精神百倍，見了北俠，問了姓名。北俠一一對答，又問吾師上下，和尚答道：「上靜下修，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多時，彼此敬愛，看看天已晚了，和尚獻齋，北俠也不推辭，和尚更覺歡喜，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北俠甚合心意，便住了晚間，無事，因提起手談，誰知靜修更是酷好，二人就在燈下下了一局，不相上下。萍水相逢，遂成莫逆。北俠一連住了幾天，這日早晨，忽見外面來了一個儒生，衣衫襤褸，形容枯瘦，手內拿着幾幅對聯，望着二人一揖。北俠連忙還禮，道：「有何見教？」儒者道：「學生貧困無資，寫得幾幅對聯，望祈居士資助一二。」和尚聽了，便立起身來，接過對聯，打開一看，不由的失聲叫好，未知靜修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罪丫環喪命

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見寫的筆法雄健，不由的連聲讚道：「好書法！」又往儒者臉上一望，見他雖然窮苦，恰是氣度不凡，不由的慈悲心一動，便叫儒者將字放下，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款待齋飯。儒者聽了，深深一揖，隨着和尚

後面去了。北俠道：「我見此人頗有些正氣，靜修道正是老僧方纔看他骨格清奇，更非久居人下之客。不多時，只見進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和尚却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連忙讓坐道：「施主何來，這等高興，秦員外道：「無事不敢擅進寶刹，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特來懇求吾師一卜，和尚笑道：「老僧是不會占卜的，員外說一個字來，我與你測一測。」秦昌道：「就是僧容字罷。」靜修寫出來，端詳了多時，道：「此字按意思說來，有些容儀乃大，無欺心自安，員外此字折開看，是個穴下有人口，若要涵容，惟恐人口不利，這也是老僧妄說，員外休要見怪。」員外道：「多承吾師指教，我有見怪之理，說話間，秦昌將桌上的對聯拉開一看，連聲誇贊好字好字，這是我師大筆，靜修道：「老僧如何寫的來，這是方纔一儒者賣的，秦昌道：「此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靜修道：「現在後面，他原為求資助的，並未問姓名，秦昌道：「如此說來，是個寒儒了，我為小兒，屢欲延師訓誨，未得其人，如今吾師何不代為聘請，豈不兩便？」靜修欣然應允，秦昌立起身來，忙將外面家僮喊進來，吩咐連到家，將衣帽靴衫取來，並將馬快備兩匹來，靜修將儒者請來，誰知儒者到了後面，用熱水洗去塵垢，更覺滿面光華，秦昌一見，歡喜非常，連忙延至上座，自己在下面相陪，原來此人姓杜名雍，是個他學儒流，一生活性氣剛直，又是一個落落寡合之人，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杜雍却甚厚意，秦昌樂不可言，少時家僮將衣衫靴帽取來，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杜雍却不推辭，將身上換了秦昌別了靜修，北俠便與杜雍同行，來到莊前下馬，家僮引路來到書房，獻茶已畢，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年方十一歲，安人鄭氏三旬以外年紀，有一妾，名叫碧娥，了孀像婦不少，其中有個大了孀，名叫彩鳳，服侍鄭氏的，小了孀，名叫彩霞，服侍碧娥的，外面有執事四人，進寶進財進祿進喜，秦昌雖然四旬年紀，還有個小兒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將近人丁算來，也有三四十口，家道饒餘，員外因一生夫能讀書，深以為憾，故此為國璧諱延師，也為改換門庭之意，目拜了先生之後，一切餽銀，甚是精孝，這秦員外每逢自己討取賬目之時，便囑咐鄭氏安人，先生飯食要緊，不可草率，或即安人不得暇，就叫彩鳳照料，習以為常，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一日員外又去討賬，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了頭，先生處務要留神，好好款待，員外去後，彩鳳照料飯食，叫人送至書房，碧娥也使悄悄，隨至書房，在窗外偷看，見先生眉清目秀，三旬年紀，儒雅之甚，不覺邪心頓起，也是應該有事，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帶他去探親，碧娥聽了此信，便親手做了幾樣菜，用個小盒盛了，叫小丫頭彩霞送至書房，不多時回來了，他便問先生做甚麼，彩霞道：「在那裏看書呢？」碧娥道：「說什麼沒有？」孀道：「他說往日俱是家僮送飯，今日為何你來，快去罷，將盒放在那裏，我就來。」

了。碧蟾暗道：奇怪，爲何不吃呢？他就三脚兩步來到書房，撕破窗紙，往裏一瞧，看見盒子，依然未動。他便輕輕咳嗽，杜先生聽了，抬頭看時，見窗上撕了個窟窿，有人往裏偷看，却是年輕婦女，連忙問道：「甚麼人？」窗外答道：「你猜是誰？」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忙說道：「這是書房，還不退了。」窗外答道：「諒你也猜不着，我告訴你，我比安人小，比了孃大，今日因員外出門，家下無人，特來相會先生，聽了發話道：『不要勞叨，快迴避了。』外面說道：『你爲何如此不知趣？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這裏有表記送你。』杜雅聽了，登時紫漲了臉皮，氣往上撞，嚷道：『滿口胡說，再不退，我就要喊叫起來。』正在憤怒，忽見窗外影不見了，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暗暗想道：『這是何說？可惜秦公待我這番光景，被這賤人帶累壞了。』你道碧蟾爲何退了？原來打聽見員外已回來，故此急忙退去。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便來到書房，見先生氣忿忿的坐在那裏，看見那邊放着一個小小圓盒，剛要坐下，見地下黃澄澄的一物，連忙檢起，却是婦女帶的戒指，一聲兒沒言語，轉身出了書房，仔細一看，却是安人之物，不由的氣沖霄漢，直奔臥室去了。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正是碧蟾隔窗拋入的表記。杜雅正在氣忿之時，不但沒看見，連聽也沒聽見。秦昌來到臥室之內，不容分說，開口大罵：『這賤人幹的好事，我叫你款待先生，不過是飲饌精心，誰叫你跑到書房，這還有個蘭範，壓安人說，那個上書房去？是誰說的？』秦昌說現有對證，便把戒指一捺，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連忙說道：『此物雖是我的，却是兩個，一個留着自己帶，一個已賞了碧蟾了。』秦昌聽畢，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不多時，只見碧蟾披頭散髮，彩鳳哭哭啼啼，一同來見員外，一見說彩鳳偷了我的戒指，去到書房陷害於我，一個說我何嘗到姨娘屋內，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如今反來說我兩個，你言我語，分爭不休。秦昌反倒不得主意，竟自分解不清。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此事，須如此如此，方能明白。乳母道：『此計甚妙，便一一告訴秦昌。』秦昌深以爲是，到了晚間，到二鼓之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只見裏面尚有燈光，杜雅業已安歇，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杜雅答道：『這是什麼道理？』乳母道：『我是姨娘房裏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裏面有話說。』杜雅道：『這是什麼道理？』白晝在窗外聒絮了多時，怪道說比安人小，比了孃大，原來是個姨娘，你回去告訴他，若要如此鬧法，我是要辭館的了，豈有此理？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便把白氏一拉，他二人抽身回到臥室，秦昌道：『再也不要消說了，也不用再往下問了。這比安人小，比了孃大，一語却是碧蟾賤人無疑了，我還留他何用？若不急早殺却他，難去心頭之火。』乳母道：『將他殺死，一來人命關天，二來醜聲傳揚，反爲不美。』員外道：『似此如之奈何呢？』乳母道：『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屋之內，或將他殺死，就完了事了。』秦昌深以爲是，次日

黎明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拾了三間空房，就把碧蟾鎖禁，吩咐不准給他飯食，要將他活活餓死，不知碧蟾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且說碧蟾素日與家人進寶有染，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反倒迷了二人私欲，他二人却暗暗商量計策，說員外與安人雖則居在上房，却是分寢，員外在東間，安人在西間，莫若你夤夜持刀，將員外殺死，就說安人懷恨，將員外謀害，告到當官，那時安人與員外抵了命，我掌了家園，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強如你爲奴我是妾呢。說的進寶心活，也不管天理昭彰，半夜裏持刀來殺秦昌，且說員外那日錯罵了安人，至今心中一想，原是自己莽撞，到了夜靜更深，來至西間，剛然坐下，彩鳳見員外來了，不便在跟前，只得溜出來，進了東間，摸了一歪身，躺在員外床上，竟自睡去。那裏知道進寶持刀前來，輕輕的攔門而入，黑暗之中，摸着脖項，狠命一刀，可憐他把個彩鳳竟被惡奴殺死，進寶以爲得意，回到本屋之中，見一身的血跡，剛然脫下要換只聽員外那裏連聲叫進寶，進寶聽了，吃驚不小，方知員外未會殺死，一邊答應，一邊穿衣，來到上房，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見彩鳳已被殺死在臥具之上，故此連連呼喚，見了進寶，便告訴他彩鳳被人殺死，進寶方知把彩鳳謀殺了，此時安人已知，連忙起來，大家商議，鄭氏道：事已如此，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來，告訴他，多多給他銀兩，將他女兒好好殮殮，是了。秦昌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誰知進寶見了馬氏，挑唆女兒是秦昌因吞不遂，憤怒殺死，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金必正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立刻前來相驗，果係刀傷，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暫將彩鳳殮殮，回到衙中，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寢，東西居住，他女兒原是服事鄭氏的，金令問明，纔帶上秦昌來，問他爲何將彩鳳殺死，秦昌當即回道：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因吞不遂，一時忿恨，將他殺死，你道他如何這般承認，他因一來說不出與妻子陪罪，二來惟恐官府追問，因何陪罪，又叨頓出碧蟾之事，那時鬧出妻妾當堂出醜，其中再連累上一個先生，這個聲名傳揚出去，我還有得活頭麼？莫若我先把此事隱起，大約爲買的了頭，因吞不遂，也不至抵償的，金令見他滿口應承，反倒疑心，便問他凶器藏在何處，答一時忙亂，忘却擲於何處，其詞更覺渾含，金令暗道：看他這光景，又無凶器，其中必有緣故，須要慢慢訪查，暫且懸案寄監，此時鄭氏已派進喜，暗裏安置，秦昌在監，不至受苦，因他家下無人，僕從難

以托靠仔細想來，惟有杜先生爲人正直剛強，便暗暗寫信，托付杜雍，照管外邊一切事務。內務全是鄭氏料理。監中叫進寶四人，輪流值宿服侍。一日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順便探訪杜雍。剛來到秦家莊，迎頭遇見進寶和尚，見了問道：員外在家麼？杜先生可好？進寶道：師傅還提杜先生呢。原來他不是好人，因與主母調姦，秦員外知覺，大鬧了一場。杜先生懷恨在心，不知何時，却暗暗與主母設計，將了頭彩，亂殺死，反告了員外，因姦致命，將員外陷在監牢。我此時便上縣內，瞧我們員外去說罷。伴長去了，和尚聽了，不勝驚駭，詫異大罵杜雍不止。回轉寺中，見了北俠道，世間竟有人面獸心之人，實在可惡。北俠道：吾師爲何生嘆？靜修和尚便將進寶之言告知。北俠道：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靜修聽了，好生不樂道。秦員外爲人老僧素日所知，一生原無大過，何得遭此報應，可恨這姓杜的，竟如此可惡。氣憤憤的，向後面去了。北俠暗暗想道：此事有些荒唐，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想罷，暗帶柴束，將燈吹滅，虛掩門戶，彷彿早已安眠，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到了。門前天已初鼓，先往書房探訪。見有兩個更夫，要蠟燭，書童道：先生上後邊去了。北俠聽了，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忽聽乳母白氏說道：你等莫鬆懈，好好煮下茶，少時奶奶回來，還要喝呢。北俠聽了，暗想：事有可疑，爲何兩人俱不在屋內，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剛來到後面，見有三間花廳，榻榻虛掩，忽轉裏面說道：我好容易得此機會，千萬莫誤良宵。我這裏跪下了，又聽婦人道：真正便宜了你，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吓，北俠聽至此，殺人心陡起，暗道：果有此事，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背後抽出七寶刀，說時遲，那時快，推開榻榻，手起刀落，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雙魂已歸地府。北俠將二人之頭，挽在一處，挂在榻榻屈處之上，滿腔惡氣，全消，仍回盤古寺。他道是杜雍與鄭氏無疑，那裏知道他也是誤殺了呢。你道方纔書僮答應，更夫說先生往後邊去了，是那個後邊？原來杜先生出恭呢。杜雍出恭回來，只見更夫跑來說道：師老爺不好了。方纔我們上後院，巡更見花廳上有兩人，扒着榻榻往內瞧，我們怕是歹人，拿燈籠一照，誰知是兩個人頭。杜先生道：是男的是女的？更夫道：我們沒有細瞧。杜先生道：既如此，你們打着燈籠，在前引路，待我看去了。花廳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杜先生戰戰兢兢，看時一個耳上有環道：噯呀，是個婦人。你們細看是誰？更夫看了半晌，道：好像姨奶奶。杜雍便叫更夫：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細看是誰。更夫大着胆子，將頭扭一扭，一見這一個說：這不是進寶兒嗎？杜先生道：你們要認明白了。更夫道：我認的不差。杜先生道：且不要動，這是要報官的。你們去找，找四個管來。今日是誰在家？更夫道：昨日是進寶在監該班，今日應當是進寶該班。因進財有事去了，纔進後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一班。

不知進祿如何被人殺了。此時就刺進喜在家。杜先生道：「你們把他叫來，我在書房等他。」更夫答應一個去叫進喜。一個引着先生來到書房。不多時，進喜到來。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叫他進內啓知主母。進喜急忙進去。裏明鄭氏、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聽了嚇的沒有了主意，叫問先生此事如何辦理。杜先生道：「此事隱瞞不得，須得報官。你們就找地方去。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到後花園花園看了，身不動道：「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進喜嚇的半晌無言。杜先生知是地方勒索，只得叫進喜從內要出二兩銀子來，給了地方。他提一人去了。至次日，金令來到。進喜同至後園。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然後相驗，記了名姓，叫人將頭摘下，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二屍，下體赤露，知是私情。又見牀榻上有一字柬，金令拿起細看，攔在袖中。又在床下搜出血衣一件，裹着鞋襪，問進喜道：「你可認得此衣與鞋襪是誰的。進喜瞧了瞧，回道：「這是進寶的金令暗道：「如此看來，此案全在進寶身上。我須如此如此，方能了結此事。吩咐暫將男女威殮，即將進喜帶入衙中，立刻升堂。且不問進喜，也不問蔡昌，吩咐帶進寶、兩旁衙役答應一聲，去提進寶。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忽然聽得衙役來說：「太爺現在堂上呼喚。進寶連忙同隨衙役上了大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和顏悅色問道：「進寶，你家員外之事，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本縣看了，才好出脫你家員外罪名。進寶原打算將員外謀死，如今聽縣官如此說，想是受了賄賂，無奈何說道：「既蒙太爺恩與，小人下去寫就訴呈。是了。金令吩咐書吏：「你同他去，給他立個稿兒，叫他親筆謄寫，速速寫來。書吏領命。下堂不多時，進寶拿了訴呈當堂呈遞。金令問道：「可是你自己寫的。進寶道：「是求先生打的底兒。小人謄寫的。金令接來細細一看，果與那字東筆跡相同。將驚堂一拍道：「好奴才！你與碧蟾通姦，設計將彩鳳殺死，如何陷害你家員外。還不從實招上來。進寶一聞此言，驚慌失色道：「此此事小小人不知。金令吩咐掌嘴。剛然一邊打了十個，進寶便嚷道：「我說呀！我說，兩邊衙役道：「快招！快招！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檢着，錯疑在安人身上，又如何試探先生，方知是碧蟾將他鎖禁花園，原是小小人素與姨娘有染，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不想蔡昌那日偏漏上了西間去了。這纔是誤殺了彩鳳。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金令道：「如此說來，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想是你憤森不平，將他二人殺了。進寶磕頭道：「此事小人實實不知。昨夜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並未回家。如何會殺人呢？老爺詳情，金令暗點頭道：「他這話是與字東相符，只是碧蟾進祿，却被何人所殺呢？你道是何字東，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叫他多連一夜，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因此悄悄寫了一柬，托進祿暗暗送與碧蟾，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不能得手，趁此機會，方纔入

港恰被北俠聽見，錯疑在杜雍鄉氏身上，故此將二人殺死，不知金令如何定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且說金令審明進寶，他立時收監，與彩鳳抵命，把秦昌當堂釋放。惟有殺毒之人，再行訪查，緝獲另結，暫且懸案。碧蟾進律，已死勿論。且說秦昌回家，感謝杜雍不盡，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靜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來至盤古寺，靜修與北俠見了，彼此驚駭，還是秦昌直爽，毫無隱諱，將此事敘明。靜修北俠方纔釋疑，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自不必言。盤桓了數日，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北俠也就別了靜修，上杭州去了。沿路上聞人傳說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換了，我們的冤枉可該伸了。你道此人是誰？只因春闈考試，欽命包大人主考，到了三場已畢，見卷中並無包公姪兒，天子便問包卿：世榮為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欽命點為主考，臣姪理應迴避，因此並未入場。天子道：朕原為揀選人材，明經取士，為國求賢，若如此，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即行傳旨，着世榮一體殿試。此旨一下，包世榮好生快樂，到了殿試之期，欽點包世榮的傳臚，用為翰林庶吉士。包公叔姪磕頭謝恩，赴瓊林宴之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還鄉，舉姻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聖上准奏，賞賜了多少東西。包世榮別了叔父，帶了鄧九如、榮耀、選卿，至於與玉芝舉姻一節，也不必細述。只因杭州太守出缺，聖上欽派了新中榜眼，用為編修的倪繼祖，繼祖奉了聖旨，即赴新任。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麼？那僕人可就是倪忠麼？其中尚有許多原委，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館學儒流，名喚倪仁，自幼與同鄉李太公之女，定為妻室，甚麼聘禮呢？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晶瑩光潤，無比，拆開却是兩枝，合起來便成一朵。倪仁視為珍寶，與妻子各配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親，便僱了船隻，這船戶一名陶宗，一名賀豹，外有一個僱工幫忙，名叫楊芳。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上的強盜，如今倪仁僱了他的船，見李氏生的美貌，淫心頓起，賀豹暗暗與陶宗商議着，意欲劫掠了進宗買賣，他別的一概不要，全給陶宗。他單要李氏做個妻房，二人計議停當，又悄悄的知會楊芳。楊芳原是僱工人，不敢多言。一日來在揚子江到幽僻之處，將倪仁拋向水中，淹死。賀豹便馮勸李氏，李氏哭訴道：因懷孕臨盆，俟分娩後再行成親，多虧楊芳從旁解勸，賀豹只得罷了。楊芳看這婦人哭的可憐，動了惻隱之心，便殷勤勸酒，不多時把二賊灌的酩酊大醉，攆臥在船頭之上。楊芳便悄悄告訴了李氏，叫李氏上岸，一直往東過了樹林，有個白衣菴，我姑母在這廟出家，那裏可以安身。此時天已五

賈李氏上岸，不顧高低，拚命往前奔馳。忽然一陣肚痛，暗說不好。我是臨月身體，若要分娩，可怎麼好？只得勉強奔入樹林，不多時，果分娩了，喜得是個男兒，連忙脫下衣衫，將孩兒包好，胸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不敢留戀，難免悲感。急將小兒放在樹木之下，自己恐賊人追來，忙往東奔逃廟中去了。且說楊芳放了李氏，心下轉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了，不見了婦人，難道就罷了，不成不是埋怨於我，我就是四下追尋，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反為不美，有了，莫若我與他個留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來，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也免得他等搜查。主意已定，東西一概不動，隻身上岸，一直竟往白衣菴而來了。菴前天已微明，向前叩門出來了個老尼開門，問道：是那個楊芳道姑，請開門。是姪兒楊芳老尼開了山門，楊芳來至客堂，尙未就坐，便悄悄問道：姑母可有一個婦人，投在菴中，歷尼曾問你如何知道？楊芳便將灌醉二賊，私放李氏的話說了一遍。老尼念一聲阿彌陀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惜乎你為人不能為德，錯舛你也沒甚麼錯舛，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路上，只恐將來斷絕了他的祖上香煙。楊芳追問情由，老尼便將那婦人已投在廟中，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若被人檢去，倘有生路，倘若遭害，便絕了香烟，深為痛惜。是我勸慰再三，應許與他找尋，他方止了悲啼。在後面小院內將息楊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尋去。老尼裏你要找尋有個表記，他胸前有枝白蓮花，是玉的，那就是此子。楊芳謹記在心，離了白衣菴，到了樹林，尋了一番，並無蹤跡。楊芳訪查了三日，方才得了實信，離白衣菴有數里之遙，有一倪家莊，莊中有一倪太公，因五更趕集，騎着小驢兒，來至樹林，忽聽小兒啼哭，連忙下驢一看，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林之下，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這老半生無子，見了此子，好生歡喜，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也顧不得趕集，連忙乘驢回轉家中。安人梁氏見了此子，問了情由，夫妻二人歡喜非常，就起名叫做繼祖。楊芳打聽得實信，同他姑母商量，要照應此子，故要投到倪宅為僕。太公取名倪忠，倪忠便殷勤張羅諸事，不用吩咐。倪太公見他志正樸實，諸事均皆託付於他。一日，倪忠對太公道：小官人年已七歲，資性聰明，何不叫他讀書呢？太公道：我正是有此意。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學問頗好，你就掙個日期，我好送去入學。於是定了日期，倪繼祖入學讀書。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倪忠不時常到菴中看望，就只瞞過倪繼祖。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却是濟南人，姓程名健才。太公請程先生教誨倪繼祖。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歲。程先生對太公就叫倪繼祖報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員。太公甚喜，酬謝程先生，自然又是賀喜，應接不暇。一日先生出門，倪繼祖也要出門，閑遊閑遊，稟明倪太公，就叫倪忠跟隨。

信步行來路過白衣菴，倪忠道小官人，此菴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請進去敬敬吃茶，小人順便探探。倪忠道今日走了許多的路，也覺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叩門，老尼出來迎接，讓至客堂待茶。當初李氏拜了老尼爲師，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忘記了關小院之門，恰好倪繼祖信步來至院中，李氏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不由的落下淚來，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襟衫軟軟，也就淚流滿面，正在拭淚，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爲何啼哭？倪繼祖道：我何嘗哭來，嘴內唯如此說，聲音尙帶悲哽。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裏呆呆落淚，看了這番光景，他也拭起淚來，只聽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豈是偶然？倪繼祖聽了此言，遂詫異說：此話怎講？只見倪忠跪倒道：伏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小方敢訴說。那倪繼祖見他如此驚的目瞪口呆，又聽李氏說：恩公快些請起，休要折受了他。倪繼祖好生納悶，連忙將倪忠拉起，倪忠便把怎麼長，怎麼短，細說了一遍。李氏已然哭得聲嘶氣噎了。倪繼祖聽了，向前抱住李氏，放聲大哭。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母子二人方才止住悲聲。李氏道：自蒙恩公搭救之後，在此菴中一十五載，不想孩兒今日長成，只是我兒，你可知當日表記是何物？倪繼祖忙向那貼身裏衣之中，掏出白玉蓮花，雙手捧上。李氏一見蓮花，噯呀一聲，又大哭起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混私訪霸王莊

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睹物傷情，復又大哭起來。倪繼祖與倪忠商議，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李氏連忙止住道：吾兒休生妄想，爲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原想着你爹爹的冤仇，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不料蒼天有眼，倪氏門中有你這根芽，只要吾兒好好攻書，得了一官半職，能夠與你爹爹報仇雪恨足矣。倪繼祖見李氏不肯上莊，便哭倒跪下道：孩兒不知親娘便罷，如今既已知道，也容孩兒略盡孝心，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自有孩兒懇求哀告，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不能容留娘親呢？李氏道：言雖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懺悔不來，倘若再墮俗緣，惟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災殃。那時吾兒豈不後悔？倪繼祖聽了李氏之言，心堅如石，毫無回轉，便放聲大哭道：母親既然如此，孩兒也不回去了。就在此處侍奉母親。李氏道：孩兒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你若依從，諸事辦妥，爲娘的必隨你去。倪繼祖連忙問道：那三件，請母親說明。李氏道：第一件，你從今後，要好好攻書，須要得了一官半職。第二件，你須將

仇家拿獲。與你爹爹雪恨。第三件。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是兩個合成一枝。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三事齊備。爲娘的必隨兒去。三事之中。若缺一件。爲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你們速速回去。擇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將話說完。一捧手回後去了。這倪繼祖如何肯走。還是倪忠速。攙帶勸。真是一步九回頭。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老尼後面相送。繼祖又囑了一番。方離了白衣菴。竟奔倪家莊而來。主僕在路途之中。倪繼祖道。方才聽母親吩咐三件。仔細一想。做官不難。報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蓮花。却到何處找尋。倪忠道。據老奴看來。還是做官難。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倪繼祖道。我有海樣深的仇。焉有自己不上進呢。老人家休要憂慮。倪忠道。官人這等呼喚。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繼祖道。你甘居人下。全是爲的我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怎好以僕從相待。倪忠道。官人若富着外人。還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迹。倪繼祖道。我是曉得的。今日之事。千萬莫要洩漏。俟功名成就之後。再爲言明。倪忠道。這不用官人囑咐。老奴十五年光陰。皆未洩露。難道如今倒隱瞞不住麼。二人說話之間。來到莊前。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俱各照常。自此倪繼祖一心想着報仇。奮志攻書。過了二年。中了鄉榜。又過了二年。明年是會試之年。倪繼祖與先生商議。打點行裝。一同上京考試。誰知到了臨期。程先生病倒。竟自嗚呼哀哉。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悄悄到白衣菴。別了親娘。又與老尼留下銀兩。主僕一同進京。境才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來到東京。租了寓所。靜等明春赴考。及至考場已畢。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到了殿試。又欽點了榜眼。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僕二人。拜別包公。衣錦回鄉。拜了父母。稟明認母之事。太公梁氏聽了。甚喜。一同來到白衣菴。欲接李氏在莊中居住。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一來莊中住着不便。二來自己心願不遂。決意不肯。因此乃在白衣菴。與老尼同住。倪繼祖無法。只得安疊妥協。叫倪忠束裝就道。來到杭州。剛一接任。就收了無數的詞狀。細細看來。全是告霸王莊馬強的。這馬強就是太歲莊馬剛之弟。他倚仗總管馬朝賢。是他的叔父。他便無所不爲。他竊田佔產。搶掠婦女。家中蓋了個招賢館。接納各處的英雄豪傑。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也家的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傑。因無處可去。暫且棲身。看他的動靜。現時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神手大聖鄧車。病太歲張基。賽方朔方豹。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每日裏舞劍槍槍。比刀對棒。魚龍混雜。鬧個不了。獨有一個小英雄。心志高傲。氣度不俗。年十四歲。姓艾名虎。就在招賢館內。做個館董。他見衆人之中。惟獨智化是個豪傑。而且本領高出人上。便時刻小心。諸事留神。敬奉智化爲師。直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便把他收作徒弟。傳他武藝。誰知他心機靈活。一教便會。

一點便醒。不上一年，學了一身武藝。他却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做員外，不但白費唇舌，他又不肯聽。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裏抱怨說你老人家忒胆小了。槍幾個婦女，甚麼要緊，要是這們害怕起來，將來還能幹大事麼？你老人家想想，這一羣人都不成了亡命之徒嗎？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自有道理。他師徒只顧背地裏鬧談，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賬，回來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分文皆無。馬強將眼一瞪，道：沒有就罷了，不成，急速將他送官追究。馬勇道：員外不必生氣，其中卻有個極好的事情。方纔小人到他家去，炕上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問他是何人，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名叫錦娘。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留下女兒，毫無倚靠。因此他自小兒撫養，今年已交十七歲，真算得獨一無二的。了一句話，說的馬強心癢難撓，登時派惡奴八名，跟隨馬勇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果然是嫵媚婷婷女子，身穿縐素衣服，頭上也無珠翠，哭哭啼啼，來至廳前，馬強見他雖然啼哭，那一番嬌柔媚媚，真令人見了生慄，不由的笑逐顏開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若好好依從於我，幸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你只管向前去，不要害羞。忽聽見錦娘道：你這強賊，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惟有一死而已。誰知錦娘暗暗攜來剪子一把，竟奔惡賊而來。馬強見勢不好，把身子一閃，剪子扎在椅背上。馬強噯呀一聲，好不識抬舉的賊人，吩咐惡奴將他押在地牢，且說翟九成見錦娘搶去，只急得喉嚨不止，回頭不見了剪子，暗道：外孫女去，到那裏一死相拚了，只得垂頭傷氣回來。見路旁有枝柳樹，他解下絲絛，就要自縊。忽聽有人說道：老丈，休要如此。爲甚麼事，輕生呢？翟九成回頭一看，見一條大漢，碧眼紫鬚，連忙上前哭訴情由，自思：無路可活，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女婿。北俠敲陽春聽了道：他如此作惡，你爲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爺，他有錢有勢，縱有呈子，縣裏也是不准的。北俠道：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我這裏到開封府路途遙遠，如何有許多銀錢？我北俠道：我這裏有白銀十兩，相送與你，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許多銀兩？北俠道：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開封府，包管此恨必消。說罷，從皮兜裏摸出兩個銀鏰，遞與翟九成。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北俠攙起，只見那邊一人，手提馬鞭道：新陞太守極其清廉，你何不到那裏去告狀？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來。又聽這人道：你若要告時，我家東人與衙中相熟，你看那邊林下坐的就是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見一儒士坐在那裏，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北俠認的不差，他却躲開倪忠，帶了翟九成，見了倪繼祖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翟九成歡天喜地回家，五更時預備起身，赴府告狀。誰知馬強又帶了惡奴出來，騎着高頭大

馬迎面便撞見了程九成。九成一見，胆戰心驚，回身就跑。馬強一見，連聲喊拿，早被惡奴揪住，連拉帶扯，來至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我外孫女用剪子刺我，吩咐惡奴快搜，奴等拉拉扯扯，早露出一張紙來，連忙呈與馬強。惡奴看了，暗道：「好利害，狀子這是何人與他寫的，倒要留神訪查。」吩咐惡奴二名，將程九成送至縣內，立刻嚴追欠債。正在吩咐，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乘馬之人，後面跟定一個老僕。惡賊一見，心內一動，未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且說馬強將程九成送縣，正要搜尋寫狀之人，只見那邊來了個騎馬的相公，後面跟定老僕，看他等形景，有些疑感，便想：「出個計較來，將絲繩一抖，迎了上來，雙手拱道：「尊兄請了，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麼？」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順口答道：「正是，請問足下何人？」惡賊道：「小弟姓馬，在前面莊中居住，小弟有個心愿，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待茶，也是一片好善之心，說着話，目視惡奴。眾人會意，不覺倪繼祖依與不依，便上前牽住嚼環，拉着就走。倪忠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妥，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來至莊前，過了護莊橋，便是莊門。馬強下馬，先入倪繼祖暗道：「我正要探訪，不想今日就遇見了他，惟恐不懷好意，且進去看他端的。」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兩傍羅列坐着多少豪傑光棍。馬強道：「我遇見程九成，搜出一張呈子寫的甚利害，須要搜查寫狀之人，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可巧來了一個斯文秀士，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因此把他誣來說罷。」將狀子拿出遞與沈仲元。沈仲元看了道：「果然寫的好，但不知是誰秀才不是。」馬強道：「管他是不是，把他吊起拷打就完了。」沈仲元道：「員外不可如此，他既是讀書之人，須要以禮相待，用言語套問，他如若不應，再行拷打不遲。」馬強道：「賢弟所論甚是，吩咐請那秀才。」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聽見說請秀才，連忙對倪繼祖道：「我們員外請你呢。」倪繼祖來至廳房，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寫着「招賢館」三字。見馬強坐在上位，昂不為禮，兩旁坐着許多人，看了去，俱非善類，恰有兩個人站起，執手讓道：「請坐。」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道：「謝坐，便在下首坐了。」衆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見他面龐豐滿，氣度安詳，身上雖不華美，却也齊正。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沈仲元問道：「尊姓大名？」倪繼祖答道：「姓李名世清，智化問道到此何事？」繼祖答道：「奉命前往天竺進香，馬強聽了，哈哈笑道：「我且問你，既要進香，所有錢糧香袋，爲何不帶呢？」繼祖道：「先已派人挑往天竺去了，故此單帶個老僕，賞玩途

中風景沈仲元道實玩途中風景原是風雅人所爲至於調詞告狀豈是讀書人幹的麼倪繼祖道此話從何說起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智化道翟九成足下可認得麼倪繼祖道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智化道既不認得且請到書房少坐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要上書房剛剛的下了大廳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戴沿毡大帽身穿青布箭袖腰束皮帶足登薄底靴子手提着馬鞭滿臉灰塵他將倪繼祖略略的瞧了一眼却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誰知倪忠見了他登時面目變色暗說孽不好這是冤家來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陶宗只因與賀豹醉後醒來不見了楊芳與李氏以爲楊芳拐了李氏去了過些時方知楊芳在倪家莊做黨人改名倪忠却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後來他二人又割了些資財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陶宗却認得病太歲張華託他在馬強跟前說項改名姚成馬強卽把他當做心腹之人做了主管聞知欽派杭州太守乃是榜眼倪繼祖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馬強心裏就有些不得主意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好做準備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偏偏剛進門迎頭就撞見倪忠且說姚成到了廳上參拜了馬強又與衆人見了馬強就問打聽的事體如何姚成道小人到了省城細細打聽果然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自到任後接了許多狀子皆與員外有些關係馬強聽了暗暗着慌道既有許多狀子爲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姚成道只因官府一路風霜感冒風寒現今才好連各官稟見俱各不見小人因此就回來了方才那個斯文主僕是誰馬強便把誰來並將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姚成道員外不知那個僕人我認得他本名叫楊芳只因投在倪家莊多年了算來也有三十多年了沈仲元道不好了員外你把太守誣了來了馬強聽了此言只嚇得雙睛直瞪半晌方問道賢弟你如何知道小諸葛道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他主人焉肯不是倪繼祖還有什麼難解的馬強聽了此言悚然道可怎麼好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沈仲元道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既已誣來俟夜靜更深把他請到大廳大家以禮懇求說明知是府尊太守故意的請到小莊爲分晰案中情節他若應了人情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將他買囑要張印信甘結將他榮榮權權送至衙門不但無人敢再告狀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他若不應時只好將他處死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智化在傍聽了連聲誇道好計好計馬強聽了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出了大廳來至臥室見了郭氏安人的娘子就是郭棟的姪女兒丈夫愁眉不展便問什麼事煩惱馬強便把已往情由細說一遍郭氏聽了道益發鬧的好了竟把欽命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狐羣狗友你總不信我還聽見說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名叫錦娘險些兒沒被人

家扎一剪子，你把這女子押在地窖裏。只如今又把個知府關在家裏，可怎麼樣呢？馬強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郭氏方不言語了。此時天已初鼓，郭氏知丈夫憂心未進飲食，便吩咐了嬖擺飯。夫妻二人對面坐了飲酒，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了嬖聽了去了。此女名喚絳貞，年方一十九歲，乃舉人朱煥章之女。他父母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只因朱煥章妻亡之後，家業凋零，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偏偏的投親不遇，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居住。立誓謀讀，一日馬強經過門前，見了絳貞，生得端正，立刻將煥章交前任太守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為憑。這太守明知朱煥章被屈，因受了惡賊重賄，只得交付縣內管押。馬強趁此時，便到煥章家內將朱絳貞搶來，意欲收納為妾。誰知不密被安人知覺，將陳醋潑出，大鬧了一陣，把朱絳貞要去，作為貼己的了。嬖馬強無可如何，不知暗暗賠了多少不是。方纔討得安人歡喜，朱絳貞原是聰明女子，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所有簪環首飾衣服古玩，全是交他掌管。今日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暗自思道：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何日是個出頭之日？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叫他救我爹爹，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想罷，打了燈籠，一直來到空房前，可巧無人看守，也是吉人天相，暗中自有默祐。朱絳貞屈成倒鎖，連忙將燈一照，認了鎖門，腰間有幾把鑰匙，揀了個恰對投簧鎖，已開落。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忽見開門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却與倪太守對面彼此觀視，各自驚訝。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悄悄道：快隨我來，一伸手便拉倪繼祖往外就走。倪忠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過了角門，却是花園，往東走了多時，見個高牆門兒，上面有鎖，並有橫閘。朱絳貞放下燈籠，用鑰匙開鎖，誰知鑰匙投進去，鎖尚未開，鑰匙再也拔不出來。倪太守在旁着急，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猛然一碰，方纔開了。忙忙去問開門，朱絳貞方說道：你們就此逃了去罷。奴有一言奉聞，相公如若果是太守，奴有冤枉上告倪太守到了此時，不得不說了。忙忙答道：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姐姐有何冤枉，快些說來。朱絳貞道：我爹爹名喚朱煥章，被惡賊誣賴，欠他紋銀五百兩，在本縣內押住，已然半載，又將奴家搶來，幸而馬強懼內，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所以未遭毒手。求大老爺到衙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別無多言。你等快些去罷。倪忠道：姐姐放心，我主僕俱各記下了。朱絳貞道：你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便是大路，主僕二人纔待舉步，朱絳貞又喚道：轉來轉來，不知有何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淫方紹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且說倪繼祖又聽喚轉來，連忙說道：「姐姐還有什麼吩咐？」朱絳貞道：「一時忙亂，忘了一事，奴有一個信物，是自幼佩帶不離身的。倘若救出我爹爹之時，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叫我爹爹不必掛念。說罷，遞與倪繼祖。倪繼祖接來，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快走罷！將手往腕子窩裏一交，拉着就走。倪繼祖回頭看來，後門已關，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暗道：「二不休，趁此時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放了，豈不妙哉？」連忙到了地牢，惡賊因她是個女子，不用人看守。朱小姐也是配了鑰匙，開了牢門，便問錦娘有投募之處沒有。錦娘道：「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朱絳貞道：「我如今將你放了，你可認得麼？」錦娘道：「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奴是認得的。」朱絳貞道：「既如此，你隨我來。」二人仍然來至花園後門，錦娘感恩不盡，也就逃命去了。朱絳貞小姐靜靜一想，暗說：「不好，我這事鬧的不小，又轉想自己伏侍郭氏，他雖然嫉妒，也是水性楊花，倘若被惡賊哄轉，要討丈夫歡喜，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噯，人生百歲終須死，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心願已完，莫若自盡了，省得就驚受怕，但死在何地才好呢？有了我索性縊死在地牢，他們以為是錦娘懸樑，及至細瞧，却曉得是我，也叫他們知道。錦娘是我放的，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我這一死，也就有了名了。主意已定，來到地牢之中，將絹巾解下，拴好套兒，一伸脖頸，登時香魂飄渺，且說日間招賢館將錦娘搶來，衆目所覩，早就引動了一人，暗自想道：「我若得此女，一生快樂，豈不勝似神仙？後來見錦娘押在地牢，卻又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如如此呢？你道此人是誰，乃是蔡方朔方紹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爲，但他這個號兒，知他是個不通的了，但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是個神賊，便起了綽號，叫賽方朔。他又何嘗知道是覆姓東方名朔呢？這方紹等到二更之半，不見馬強出來，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暗暗到了地牢，黑影中正碰在弔死鬼身上，暗說：「不好，也不管是錦娘不是，他却右手攔定，聽了聽，喚問：「尙然作响，忙用左手順着身體摸至項下，把巾帕解開，輕輕把女子背起來，蹣跚大步，奔花園後門，及至來到門前，却是雙扇虛掩，心中大喜，出得後門，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剛然背至交溝，不想遇見個打悶棍的，以為他背着包袱行李，冷不防就是一棍，方紹見棍臨近，一側身，把手一揚，接住悶棍，卽往懷裏一帶，那打悶棍的栽倒在地，爬起來就跪。朱絳貞就在此甦醒，誰知那毛賊正在跑時，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問道：「你是做甚麼的？真是賊起飛智，他就連忙跪倒，道：「爺爺救命，吓後面有個打悶棍的，搶了小的包袱去了。原來此人卻是北俠，一聞此言，抽出七寶鋼刀，迎將上來，這裏方紹背着朱絳貞，往前正在走着，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口中吆喝着，快將包袱留下。此特方紹以為賊的夥計，便在樹下，將朱絳貞放下，就舉那賊的悶棍打來。北俠將刀只一

噠。棍已削去半截。方紹道好像伙。即抽出撲刀。斜刺裏砍來。只聽得的一聲。撲刀分爲兩段。方紹不敢戀戰。回身逃命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誰知道毛賊見北俠把個賊戰跑了。便道多虧爺爺救命。幸喜他包袱擡在樹下。北俠道。既如此。隨我來。你就拿去。那賊滿心歡喜。剛剛走至跟前。不防包袱活了。連北俠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什麼人。只聽道。奴家是遇難之人。被歹人背至此處。不想遇見此人。他也是個打悶棍的。北俠聽了。一伸手將賊人抓住。道。好賊。你竟敢哄我不成。賊人央告道。小人實實出於無奈。家中現有八旬老母。求爺爺饒命。北俠攔住賊人。問女子道。你因何遇難。朱絳貞將以往情由。述了一遍。如今無路可投。求老爺爺搭救。北俠聽了。回頭對賊人道。你果有老母。賊人道。小人再也不敢撒謊。北俠道。你家住那裏。賊人道。難此不遠。不過二里之遙。北俠道。我對你說。我放了。你要依我一件。事。賊人道。任憑爺爺吩咐。北俠道。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我自道理賊人。聽了。並不言語。北俠道。你怎麼不願意。將手一攔。賊人道。噯呀。我願意。我背就是了。北俠道。將他好好背起。不許回頭。賊人道。爺爺放心。我保管背的好好的。便背起來。北俠緊緊跟隨。竟奔賊人家中。而來。暫且不表。再說太守。被倪忠夾着。脫膊拉了就走。太守回頭看時。門已關閉。燈光已遠。只得沒命的奔馳。剛走一二里地。倪太守道。容我歇息。歇息。倪忠道。老奴也發了喘了。與其歇息。莫若歇歇而行。倪太守道。只是蓮花從何處而來。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倪忠道。老爺說什麼蓮花。倪太守道。方纔那救命的姐姐。說他父親有冤枉。給了我一枝白玉蓮花。作爲信物。彼時就着燈一看。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我纔待要問。就被你夾着。脫膊跑了。倪忠道。且自收好了。再作理會。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此乃莫大之恩。休辜負了他。這番好意。他主僕絮絮叨叨。慌不擇路。原是往西北。却忙忙誤走了正西。忽聽後面人馬聲嘶。猛回頭。見一片火光。擦亮。倪忠道。不好了。有人追來了。老爺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拚。便了。說罷。一直往東。竟奔火光而來。迎了有半里之遙。見火光往西北去了。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可見方才他主僕走的岔路。倪忠喘息。喘息。仍然從西而來。尋太守。又不好明明呼喚。他只叫同人在那裏。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答道。同人在那裏。那個喚同。人。個老者。聲音。倪忠道。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故此呼喚。同。人。老者道。既是同。人。失散。待我幫你呼喚。於是也就同。人。同。人。呼喚。多時。並無。人。影。倪忠道。請問老丈。是從何方去的。那老者道。我老伴有個姪女。被人陷害。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因此回來。晚了。倪忠道。我與同。人。也受了欺險。偏偏到此。失散了。我沒有問老丈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王。名鳳山。動問老兄貴姓。倪忠道。我姓李。咱們找個地方歇息。歇息。方好。王鳳山道。你看那邊有個燈光。咱們且到那邊。二人

來至高坡之上，向前叩門，口聽裏面有婦人問道：「什麼人叩門？」外面答道：「我們是遇見打鬥棍的了，望乞方便方便，裏面答道：「等一等不多時，門已開放，却是三間草屋，兩明一暗，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倪忠道：「有熱水討杯吃。」婦人道：「水却沒有，到有村醪酒。」王鳳山道：「有酒更妙了。」不一時，婦人燉了酒來，拿兩個茶盞斟上。二人端起就喝。只見王鳳山說：「不好了，我爲何天旋地轉，倪忠說：「我也有些頭昏眼花，說話時，二人栽倒牀上，口內流涎，婦人笑道：「老娘豈是伏侍你們的，這等受用，說罷，拉下床來，他便坐在牀上，忽聽外面叫道：「快開門來。」婦人在屋內答道：「你將就着，等兒罷。」就是這時候，要忙早些兒來呀，不要臉的忘人。」北俠在外聽了，問道：「這是你母親麼？」賊人道：「不是，不是，這是小人的女人，忽又聽婦人來至院中埋怨道：「這是你出去打桶子呢，好嗎？把行路的趕到家裏來，若不虧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孩兒吓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北俠外面聽了，有氣道：「明是他母親，怎麼說是他女人呢？」賊人着急，恨道：「快快開門罷。」北俠已聽見迷倒二人，就知道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開門時，婦人將燈一照，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手內拿着明晃晃的剛刀，便不敢言語了。北俠進了門，順手將門關好，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牀上，只見賊夫婦俱各跪下，說道：「只求爺爺開一線之恩，饒我二人性命。」北俠道：「我且問你，此二人何處迷倒？」婦人道：「有解法，只用涼水灌下，立刻甦醒。」北俠道：「既然如此，快將他二人救醒。」賊人過去灌了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已定了主意道：「這輩漢酒只可迷倒他二人，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到你，給我弄一盃來試試看。」婦人聽了，先自歡喜，連忙取出酒與藥來，加料的合了一盃，溫了個熱。北俠對賊婦說道：「與人方便，你等既可藥人自己，也當嚐嚐。」正說間，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俱各坐起，揉眼，北俠一眼瞧見，忙問道：「你可是倪忠麼？」倪忠道：「我正是倪忠。」一回頭，看見了賊人，忙問道：「你不是賀豹麼？」賊人道：「楊夥計，你因何至此？」王鳳山便問倪忠道：「李兄，你到底姓什麼？如何又姓楊呢？」北俠聽了，且不追問，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二人登時迷倒，在地方問倪忠，太守那裏去了？倪忠就把誑到霸王莊，被陶崇識破，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搭救我主僕逃生，不想有人追來，却又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北俠尚未答言，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如此說來，奴又是枉用心機了。倪忠一看道：「噯呀，小姐如何也到這裏？」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及自己自縊的話，說了一遍。王鳳山道：「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也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此恩何以報答？」北俠在旁聽明此事，爲今之計，太守要緊，事不宜遲，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等候天明，務必備一乘小轎，將朱小姐就送往王老丈家中，倪主管你須安妥，協了，急刻趕到本府，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北俠又將賀豹夫婦，將他二

人，綑綁了結實，別了衆人，竟奔霸王莊而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且說倪太守，因見火光，倪忠情愿以死相拚，已然迎將上去。自己只得找路逃走。雖知黑暗之中，見有白亮亮的一條，遊蛇小路兒，他便順路行去，出了小路，却正是大路剛纔走了幾步，只見那邊一片火光，許多人直奔前來。倪太守心中一急，此時火光已臨近了，原來正是馬強，只因惡賊知道走了那主僕二人，這一驚不小，立刻吩咐備馬，一面打着燈籠火把，從家內搜查一番，却見花園後門已開，方知道由內逃走，連忙帶了惡奴光棍，打着燈籠火把，乘馬追趕，竟向西北大路趕去，追了多時，不見蹤跡，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旁巧遇倪太守，關在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你如何竟敢私自逃脫了？倪太守答道：是你家娘子放了我的惡賊聽了，吩咐帶到莊上去，衆惡奴擁護而行，不多時，到了莊中，即將太守押在地牢，吩咐衆惡奴，你們好好看着，不可再有失誤，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見了郭氏，暴躁如雷，道：好吓，你這賤人，不管事，輕重竟敢擅放太守，是何道理？只見郭氏坐在馬坑上，拿耳挖剔着牙兒，連理也不理，半晌方問道：什麼太守，你合我嚷？馬強道：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郭氏，啐道：瞎扯，滿嘴裏噴屁，方才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嗎？誰又動了一動兒，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嗎？馬強聽了，猛然省道：是吓，自初鼓吃了飯，直到三更，他何嘗出去呢？馬強道：錯怪了你了，回身就走，郭氏道：你回來，馬強笑道：是我暴躁了，再給你賠個不是，郭氏道：我且問你，你方纔說放了太守，難道他們跑了？馬強道：何嘗不是呢？是我們騎了馬，四下追尋，好容易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郭氏聽了，冷笑道：好嗎？哥哥兒，你防着官司罷，馬強問道：什麼官司？郭氏道：你要拿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你爲什麼把蒼頭放跑了？他這一去，不是上告就是調兵，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他們不合咱們要人，這個亂子，纔不小呢。馬強聽了，急的搓搓手道：不好，不好，我須和他們商量去呢。說罷，竟奔招賢館，對衆說了。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衆光棍道：兵來將擋，莫若將太守殺了，以滅其口。明日縱有兵來，只說並無此事，員外，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那纔算英雄好漢，卽不然，還有我等衆人，齊心努力，將你老救出來，咱們一同上襄陽王舉事，豈不妙哉。馬強聽了，登時氣沖空，立刻喚馬勇前往地牢，將太守殺死，把尸骸搬於後園井內。黑妖狐聽了道：我幫着馬勇前去，馬強道：賢弟若去更好，二人離了招賢館，來至地牢，智化見有人看守，對着衆惡奴道：你們只管歇息去罷，我們奉

員外之命。來此看守。衆人聽了，樂得歇息。一聞而散。馬勇道：「倒是你老想的，到進了地牢，智化在前，馬勇在後，智化回身道：『刀來。』馬勇將刀遞過，智化接刀，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回頭對太守道：『路等一等，我來救你。』說畢，提了馬勇尸首，來在後園，擲入井內，急忙轉到地牢，一看，羅唎，太守不見了，智化這一急，非小，猛然省悟道：『是了，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暗暗猜破他，必救出太守去了，且去看過端的。』隨即躍身上房，猶如猿猴一般，輕巧非常，來至招賢館房上，偷眼兒看了，並無動靜，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黑妖狐道：『太守往那裏去了？』且去莊外看看，即抽身離了招賢館，躡身越牆，來至莊外，留神細看，却見一個影兒，奔入樹林中去了。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只聽有人叫道：『智賢弟，劣兄在此。黑妖狐仔細一看，歡喜道：『原來是歐陽兄。』太守在那裏，北俠道：『那樹林之下，就是智化見了三人計議，於明日二更，拿馬強，叫智化作爲內應。』太守道：『多承二位義士搭救，只是學生昨日起，至五更晝夜，辛苦實的骨軟筋酥，而且不知道路，這可怎麼好？』正說時，只聽得嗒嗒的馬蹄響，來至林前，跳下一個人，悄悄說道：『師父，弟子將太守之馬，盜來在此，智化聽了，是艾虎的聲音，說道：『你來的正好，快將馬拉過來。』北俠問道：『這小孩子是何人？』如何有此本領，智化道：『是小弟的徒弟，胆量頗好，過來見過歐陽伯父，艾虎唱了一個喏。』北俠道：『你師徒急速回去，省得別人犯疑。』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說罷，執手分別。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便問艾虎道：『你如何盜了馬來？』艾虎道：『我因暗地裏跟你老到地牢前，見你老把馬勇殺了，就知道要救太守，弟子想恐太守胆怯力軟，逃脫不了，故此暗暗的，備了馬來，原打算在樹林等候，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智化道：『你還不知道呢，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艾虎道：『這歐陽伯父，可惜黑暗之中，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智化悄悄道：『你別忙，明日晚二更，他還來呢。』艾虎聽了，心下明白，也不往下追問，說話間，已到莊前。智化道：『自尋門路，不要同行。』艾虎道：『我還打那邊進去。』說罷，聽的一聲上了高牆，一轉眼就不見了。智化暗暗歡喜，也就躍牆來至地牢，從新往招賢館而來，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看看天亮，已離衙衛不遠。北俠道：『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我不便前去，倪繼祖連忙下馬道：『多承恩公搭救，爲何不到敝衙。』北俠道：『我若到衙門，恐生別議，大老爺只管派着人，切莫誤了大事。』離霸王莊兩二里有個瘟神廟，我在那裏專等。』至遲掌燈，總要會齊。倪太守謹記在心，北俠轉身就不見了。太守已來至衙前，至書房，有書房小童余慶參見，倪太守問倪忠來了不曾，余慶稟道：『尙未回來。』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捧了大紅漆盒，擺上小菜，極熱的點心，美味的羹湯。太守吃畢，在書房歇息，過了午刻，倪

忠方才回來。已知主人先自到署。心中歡喜。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倪忠便將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裏。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千恩萬謝。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王鳳山有個兒子。極其儒雅。那鳳山恐他在家不便。却打發他上縣。一來與翟九成送信。二來就叫他在那裏照應。老奴見諸事安穩。停當。方纔回來。太守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一遍。便傳飯來。安放停當。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然後倪忠出來。問今日該值頭目是誰。上來二人答道。差役王愷。張雄。倪忠帶領二人。來至書房。差役跪倒報名。太守吩咐道。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暗藏利刃。不准同行。陸續散走。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處。有個瘟神廟。那裏聚集。只等掌燈時。有個碧眼紫髯的大漢。來時。你等須要聽他調遣。如有敢違背者。回來。我必重責。此係機密之事。不許聲洩。倘有洩漏。惟你二人是問。王愷張雄領命出來。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悄悄預備了。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衆光棍之言。把太守殺了。却不見馬勇回來。暗想道。他必是殺了太守。心中害怕。逃走了。胡思亂想。未免提心弔胆。叫家人備了酒席。在招賢館。大家聚飲。衆光棍見馬強無精打彩的。知他爲着此事。便把那作光棍。鬧世路的話頭。來打動他。正說着。只見惡奴前來。大聲說道。回員外官。糧來了。馬強打了個冷戰。怎麼官兵來了。惡奴道。不是。南薰頭兒。交糧來了。馬強聽了。將眼一瞪。道。收了就是了。這也值的大驚小怪。復又喝酒。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割帳緣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且說馬強。担了一天驚怕。到了晚間。見毫無動靜。心裏稍覺寬慰。對衆人說道。今日白等了一天。並沒動靜。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衆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連嚇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罷。衆人只顧奉承。獨有兩個人明白。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裏。却不言語。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瞧着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惡賊。一天愁悶。却拋於九霄雲外。端起大杯。來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大醉。便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說些安眠的話兒。喝茶談話不多時。已交二鼓。二人剛要進帳安息。忽見軟簾的一聲。進來一人。光閃閃。碧睛暴露。冷森森。寶刀生輝。惡賊一見。骨軟筋酥。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不許高聲。惡賊便不言語了。北俠將帳子。上絲線。割下來。將他夫婦。捆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至花園。將雙手一陣亂拍。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他等衆人。皆是在瘟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北俠引着王愷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

線聽拍掌爲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跟了北俠來至臥室。北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凶犯，待我退了衆賊，咱們方好走路。」說話間，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丫頭看見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招賢館請衆，神手大聖，鄧車病太歲張華，聽了帶領衆光棍，各持兵刃，打着亮子，往後面而來。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裏，持定寶刀，專等退賊。衆人見了，誰敢向前？鄧車道：「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弦，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扇着，只見一彈發來，北俠用刀往回裏一磕，只聽噹啷一聲，那彈反回來，把自己人打倒。鄧車連發，北俠連磕。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猶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磕的彈子就猶如打噴的一般。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也有磕丟了的，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從旁邊溜步過去，聽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提防，見刀臨近，用刀往對面一削，啷的一聲，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衆賊見了，嚇道：「不得了，開的一聲，俱各跑回招賢館，將門窗戶門關了個結實。」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裏，望望到熱鬧之處，不由的暗暗叫好。見衆人一闖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強如何。北俠道：「將他夫婦拿獲，智化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即吩咐王慎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智化又找着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姚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上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彷彿護送員外一般。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里之遙。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雄，一路上與他說話，他又乖滑的很，把個北俠愛了個了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他老人家疼愛，方學習了些武藝，這也是小孩子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化道：「令徒很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與姚成爲如何？」智化尚未答言，只見艾虎抖擻身，拜倒道：「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爲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什麼草率？只欲心真意實，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與智化艾虎，煞住脚步。北俠道：「賢弟，你師父意欲何往？」智化道：「我等要上松江府紫花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屈仲務必代劣兄致意。」智化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裏來的不久，原爲到杭州游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既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兄只得在此，就延幾時，候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再言招賢館。

衆賊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叫館董、艾虎也不見了，大家暗暗商量，莫若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衆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吶喊一聲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強陷害平民，刻薄人家，先搶了他的家私，洩恨，說到搶字，一擁齊入，此時郭氏多虧了，鑽們鬆了縛，綁了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裏還敢出聲，一會兒不聽見聲音，方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拋在地，床下爬出兩個，鑽將僕婦、婆子尋來，到了天明，仔細查看，所丟的金銀，別樣一概沒動，立刻喚進姚成商議，寫了失單，並聲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仗，姚成急急呈報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凶多須早稟，知叔父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並失單俱各封固，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倪太守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自己情愿以女爲質，並無搶掠之事，又問你爲何將本府誣到家中，押在地牢內，馬強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家內，審問再三，總無口供，倪太守大怒，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與馬強當面對質，道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爲質，忽見縣裏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仗，搶去各物，現有原贖失單呈聞，太守看了，心內納悶，吩咐暫將馬強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朱煥章留在衙中，又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二人來至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強，他二人更從頭至尾述說了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東西物件，你等可會混動？王愷、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他那裏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吩咐二人暗暗訪查，訪查回來，裏我知道，王愷領命去了，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把那枝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流淚滿面，太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遍，朱煥章反悲爲喜，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餘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臨着揚子江的江岔，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殯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中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爲將來認屍之證，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後來小女兒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至寶，太守何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已然落下淚來，只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邊哭，一邊將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來，兩枝合來，恰恰或爲一朵，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痛哭，朱煥章不解，是何緣故，倪忠將玉蓮花的原

委略說大概。朱先生方纔明白。連忙勸道。此乃珠還璧返。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其實可喜。太守聞言。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倪忠暗暗一力攬撥。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爲媒。莫是千里婚姻。一線牽定。太守亦甚意願。就託王鳳山爲媒人。朱公慨然允許。王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翟九成說。錦娘與兒子聯姻。親上加親。翟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審見了娘親。俱言二事俱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裝逢俠客

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你道如何。只因由京發下文書。言太守倪繼祖許害良民。結通大盜。今奉旨提解來京。馬強交大理寺嚴訊。倪繼祖着一同來京備質。倪太守獲奉來文。將印信等件交代。委署官員。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倪太守將衆人遞的狀態。卷俱各帶好。止有派長班二人跟隨。一日來至京中。在大理寺報到。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證到齊。便帶馬強過了一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時一味刁口。說太守不理民詞。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晝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尚未弋獲等詞。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端的。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文彥博聽了。請太守且自歇息。倪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衆人遞卷單。看了一番原委。立刻又叫帶馬強逐件問去。皆是強辭狡辯。文大人暗道。北俠打劫一事。真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方能明白。叫人請太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行俠仗義。人皆稱他爲北俠。就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文彥博道。既如此道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此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安。他現在那裏。倪繼祖道。大約還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說。明日先將大概情形覆奏。看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至獄神廟內。好好看待。次日文大人遞摺之後。聖旨即下。欽派四品帶刀衛護白玉堂。訪鞫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參見包公。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玉堂錢行飲酒之間。四爺將平道五弟到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却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杭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己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義相感。也必隨你來京。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肯來京。到費了事。五爺聽了。暗笑蔣爺軟弱。嘴裏却說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拴好行李。告別衆人。盧方又諄諄囑咐路上小心。到了

杭州遂接你的四哥主意辦理。白五爺只得答應。展爺與王馬張趙俱各送出府門。白五爺執手主僕二人上馬。飛奔杭州而來。在路行程沿途無事。一日來至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報到。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息。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摺扇。搖搖擺擺出了店門。信步行來。見新開一座茶社。名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族的花園。走進裏邊。見亭樹橋梁花草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清飲。忽聽竹叢中漸響有聲。霎時下起雨來。誰知越下越大。遊人俱已散盡。天已將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倘雨再大起來。地下泥甯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順着樹陰之下。冒雨急行。猛見紅牆一段。却是齊整廟宇。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着雙海妙蓮庵。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污。只得脫下。才要收拾收拾。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硯。口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裏。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東。只顧呼喚相公。並沒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門進去。五爺見此光景。暗暗忖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其中必有暗昧不明。待我看看。站起身來。將朱履放在階石上。光着襠。底飛身上。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裏面熱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白的板橋。也是隨牆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接身而入。悄悄立於窗外。只聽屋內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誰要吃你的酒飯。你們到底是何居心。將吾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什麼規矩。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尼說道。相公不要固執。這也是天緣湊合。男子道。休得胡說。我是不能的。白五爺窗外聽了。暗道此人倒也難得。又聽一個女尼道。且請吃這杯酒。只聽噹哪一聲。酒杯落地碎了。尼姑喚道。我好意敬你酒。你為何不識抬舉。實告訴你。能想走不能。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病在床的。那不是榜樣麼。男子聽了。急急道。弗得了。他。們這裏要害人呢。救人吓。白玉堂趁着叫喊。連忙闖入。一掀軟簾。道。兄台為何如此。急急。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那人道。兄台請坐。他們這裏不正經。了弗得的。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亦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兄台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名夢蘭。乃揚州青葉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裏。就在前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閑步。閑步。因欲到彼題詠。題詠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不想落起雨來。承他一番好意。再三拉吾到這裏。不教我動身。甚的雲別。雨咧。晚了許多的混話。白玉堂道。這是吾兄之過了。湯生道。如何是吾之

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接物待人，理宜從權變，隨遇而安。湯生乃搖頭道：似這樣隨遇而安，吾是斷斷乎不能為的。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賁備湯生，以為玉堂是個價家，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句，一句不過二句，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滿斟一杯，笑容可掬，捧至白玉堂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杯合歡酒。玉堂接過來一飲而盡，却哈哈大笑，那二句的見了，也斟一杯進前道：相公，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盞，看了道：豈有此理？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二人，却叫何名？三句的說：我叫明心，二句的被，我叫慧性。玉堂道：明心，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迷昏昏，何時始了？說着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却問湯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正在煩悶，聽玉堂一問，便道：呀，你還問吾，吾看你也心迷智昏了。此話未完，只見兩個尼姑極叫道：阿呀呀，疼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該當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跪倒央告道：爺中就是我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會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望乞老爺饒恕。湯生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疼的兩淚交流，心中不忍，却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裏，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願情愿，老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五爺道：便宜了你等，後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說罷，一鬆手，兩個尼姑扎煞兩隻手，猶如卸了拶子的一般，跌跌踉踉，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忽見軟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着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提着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着湯生道：相公為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若非遇見這位老爺，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你主僕快些回去罷。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罷。湯生道：吾這裏穿着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裏來的呢？白玉堂道：那雙鞋是我的，將脚一抬，果然光着襪底兒呢。小童將鞋放下，湯生告別，未知大漢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請了大漢道：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瞞，小弟姓白名玉堂。

大漢道：「阿呀！莫非大鬧東京的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綽號錦毛鼠，不知兄台尊姓？」大漢道：「劣兄覆姓歐陽名春，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道：「如此說來，北俠紫髯伯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裏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裏，又聽五弟發落兩個陰尼劣兄方回身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的？」我原為訪他而來，如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虛相罷。答言：「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北俠道：「很好，二人離了慧海妙蓮庵，此時雨過天晴，月明如洗，北俠問道：「五弟到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為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為劣兄何事？」白玉堂道：「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供出北俠，我是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白五老弟是欽命了，歐陽春妄自尊大，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裏商量商量，也就完了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仗着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只好屈辱足下，隨着白某赴京便了。」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你去，未免貽笑於人，尊駕還要三思。」五爺不辨輕重，反倒氣往上沖，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去，必須較置個上下。」那時休怪俺不留情分，北俠聽畢，也就按捺不住，北俠說道：「好好，正要領教，領教白玉堂，急將花籃脫下，擱了椅中，脫下朱履，仍然光着襪底兒，搶到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趨步，止於招架而已。五爺抖搜精神，左一拳，右一脚，一步緊似一步，北俠暗道：「我盡力的逼勒，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白玉堂拉了個回馬，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身劈面就是一拳，北俠將身一側，只用兩指看准，骨下輕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登時經絡閉塞，呼吸不通，嘴兒張着，說不出話，眼前銀星亂滾，北俠惟恐功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道：「怒劣兄莽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竟自佯長而去，來至寓所，悄悄越牆而入，來至屋中，白福兒見此光景，不知為着何事，五爺道：「你去給我送一碗新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軟簾放下，進了裏間，暗暗道：「罷了，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登着椅子，就在橫榻之上，拴了個套兒，剛要尋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絛落下，復又結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五弟，你太觸了白爺。」

回身一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籃，却是平平正正，放着一雙朱履。玉堂見了，羞的面紅耳熱，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力比我高了。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却在窗外偷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短見，正在他仰面捨套之時，北俠就從椅傍挨入，却在玉堂身後隱住。白玉堂久慣飛鷂走壁之人，竟未知覺。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麼樣？難道爲此事就要尋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你如要上弔，我們兩就搭連弔罷。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話我不明白。北俠道：老弟，你可真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的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衆朋友？也只好隨着你死了罷。豈不是你耍了劣兄的命了麼？玉堂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絲絛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低低說道：五弟，你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見來，何至於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你臉上有光了，也不想想把劣兄置於何地。玉堂道：依兄台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萊花村，叫丁氏昆仲出頭，算是給我二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捕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爲如何？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兄台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裏間，來至堂屋。白玉翁道：仁兄請了。萊花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項頭中合泥金摺扇，俱在衣服內夾着呢。玉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蹤影。白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吾十倍。只見白福烹了一杯茶來，白玉堂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下茶，便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夾起，出了屋門，蹣跚上房。仍從後面出去不多時，只聽前邊打的店門響。白福迎了出去，叫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才回來？玉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引至屋內，茶尚未寒。玉堂喝了一杯，又吃了點飲食，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上松江萊花村去。自己歇息，暗想北俠的本領，那一番的和藹氣度，實在別人不能的。而且方才說的這個主意，更覺週到。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衆目所覩，既有訪請二字，已然自誤。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方是萬全之策。難怪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裏常說他好。到了五鼓，白福起來收拾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帳。主僕二人，上萊花村而來。話休煩絮，到了萊花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己乘馬隨後離莊門不遠，見

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丁大爺已迎接上來，攜手來至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然後歸坐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衆朋友好，又謝在京時叨擾感情。丁二爺却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說的玉堂臉紅了。」大爺睜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何不說說正經的，只是嗷嗷做甚麼。」玉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是穿着二哥的。後來到京受職，就要告假前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敢動身。丁二爺聽了，暗道：「白老五比先前乖滑的多了，且看他目下這種事，怎麼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飲酒中間，問玉堂道：「五弟此次果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昆仲不可。」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說其詳。」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駕此事而來。丁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蕙道：「既見了，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道：「二哥差矣。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絕技，慚愧的很。小弟輪與他來。」丁二爺故意詭異道：「這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直言無隱，俱各說了。如今請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他呢，只要隨小弟進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蕙道：「如此說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讚揚，叫好道：「好兄弟，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着了，請過來相見。」只見從屏後轉出三個人來。玉堂一看，前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忙出坐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爺道：「此位智化，綽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智爺之父，與丁總鎮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敘坐。北俠坐了首坐，其次是智爺白爺，其次又是丁氏兄弟，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大家暢敘，彼此以義氣相投，披肝瀝胆，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且說衆英雄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廳上閑坐。智化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將馬朝賢一網打盡方妥。」二爺道：「智兄有何妙計？」智化道：「若要一網打盡，說不得，却要在一件事上，生出的計較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原爲看馬強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今何不借題發揮，與國家除害，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一、二爺道：「那四件？」智化道：「第一要皇家的緊要之物，這也不必推諉，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一個或童女或童男，隨我前去，又要有胆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受得苦；第三件，我等了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以爲將來的真贖資犯；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說：「這第三件，算是小弟了。」第四件，又是甚麼呢？」智化道：「惟有第四件最難，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別的事情都好說，惟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敗全在此一舉，此一著若是錯了，滿盤俱空，這個人竟難得的，口裏說着，眼睛却瞞着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智化將眼瞪一瞪道：「你小孩子家，懂得甚麼？如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徒弟去了，有三益：一、二爺先前聽了艾虎要去，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頗有意思，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艾虎道：「第一小姪自幼在霸王莊，所有馬強之事，小姪俱知，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來一次，那時我師父尚未到霸王莊呢，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與事更覺有益。」第二俗語說的好：「小孩子嘴裏討實話。」小姪若到開封府，舉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種大事，却是小孩子作個頑證，此事方是真萬萬的，確無疑。」第三益：師父教訓一場，小姪若借這件事，大小留個名兒，這豈不是三益麼？」二爺聽了，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智化道：「二位賢弟且慢誇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到了身臨其境，見了那樣子，的威風，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胆量，有多大志略，若話不投機，豈不就誤了大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道：「師父莫把弟子看輕了，他縱然是森羅殿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光闡光耀，聽了嘖嘖稱羨，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艾虎笑嘻嘻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罷。」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智化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收在佛樓之上，是小人親

眼見的智爺道如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才來出首。講了氏兄弟聽了這一問。登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回答呢。只見艾虎從從容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才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別人對小人說。你提防着罷。多半要究。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了首。罪還輕些。因此小人駭怕。急急趕來出首。在大老爺台下。兆萬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賢姪你起來罷。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道。方保無虞。如今把應用之物。開一個單兒來。丁二爺拿過筆。現鋪紙提筆。智爺念道。木車子一輛。大席簾子一個。舊布被褥大小兩條。鐵鍋杓。碟。黃磁大碗。租傢伙。要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童或幼女一名。俱可。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旁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執庫的總管。此冠正是他管理。我們要扮做逃荒的模樣。到東京安准了。所在劣兄探明白了。四執庫盜此冠。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揹着走呢。這就用着席簾子。一邊裝上此物。上用被褥遮蓋。一邊叫幼女坐着。人不知不覺。就回來了。故此必要有胆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合那幼女兩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丁二爺道。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又有胆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為人直性。無私。當初出過力。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此人頗可去得。智爺道。如此說來。這事可辦了。丁二爺道。但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單說馬強過惡。倪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就樂從了。智爺聽了。滿心歡喜。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雖則六旬年紀。却是精神充足。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二官人。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如何霸佔。如何搶掠婦女。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打了罪。誤官司。不定性命如何。裴福聽至此。便怒髮冲冠。道。何不殺此惡賊。二爺道。老人家不必着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遭。不知可肯去否。裴福道。老奴豈不肯。智爺道。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我二人權作父子。這得與個小女孩兒。我們父子祖孫。一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智爺道。這有甚麼呢。逢場作戲罷。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久已屬着老奴。要上東京。去莫若就帶了他去。智爺道。很好。就是如此罷。商議已定。定日起身。丁大爺已按着單子。預備停當。俱各放在船上。待客廳備了饌行酒席。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智爺起身。丁氏兄弟

送出莊外，瞧着上了船，方向艾虎回來，智爺一路過了長江，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裴福跨絆推車，智爺背繩拉牽，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向人求吃，在路也不敢耽擱，一日到了東京，白晝間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裏攔不住，快趁早兒推開，裴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裏推呀？」官人道：「我替你，你愛住那裏推，旁邊一人道：「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那裏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老頭子，你暗過了鼓樓，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那裏去好，裴福謝了智爺，此時還趕着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呀，我上黃亭子那行兒去，智爺聽了，將牽繩背在肩頭，拉着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就在黃亭子台階上鋪下，英姐困了，叫他先睡，到了夜靜更深，裴福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至此地，可有什麼主意？」智爺道：「今日且過一會，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着，只聽那邊嘈嘈響響，二人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什麼？那裏來的小車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在這裏說着話，打着鏢，往那邊去了。」智爺與裴福方和衣而臥，到了次日，見一羣人肩頭担着鐵鍬鋤頭，又有抬着大筐繩槓，說說笑笑，順着黃亭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大爺們，捨個錢罷，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睜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嗎？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夥子，什麼幹不得，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錢，又聽有人說道：「只因他那老的老，小的小，累費了，要知說話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獼猴

話說智爺正向眾人討錢，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行大，恰好做活的人不夠用，抓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夥計，你姓甚，名誰？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貴姓？」王大道：「我也姓王，有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我做活呢？」一天三頓飯，外頭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愿意不愿意？」智爺尚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甚麼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飽就完了。」王大把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爺王，大對着裴福道：「告訴你，家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愿意，叫你兒子去罷。」智爺道：「爺吓你老怎麼樣呢？」裴福道：「你只管幹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也就夠吃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餛飩，也就夠你們爺兒兩個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們着，我就走。」王大便帶了他，奔紫

禁城而來不一時來到紫禁城門。王頭兒遞了腰牌，註了人數，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鐵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傍邊人道：『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跑，你要這麼做，還能的長麼？』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少時聽得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上來罷，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柳子響嗎？我告訴你，每逢柳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一篩鏞就該做活了。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俺知道了。』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果然感了飯，大口小口吃了一三天，都是如此。到了散工時，王頭兒在紫禁城按名點數出來，一人給錢一分，智化隨着衆人回到黃亭子，拿了六十錢，見了裴福道：『爹，吓俺回來了，給你這個做三天，就是二百錢。裴福道：『吃了三頓飯，還得錢，真是造化的。』王頭兒道：『明早我還從此過，你仍跟了我。』智爺道：『是了。裴福道：『叫你老分心，你老行得好好罷。』王頭兒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計議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採明了四執庫，便可動手了。』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着進內做活，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望上觀瞧。智爺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項帶鎖鏈，在樹上跳躍，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急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麼好？算了罷，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嚷的，裏頭聽見了，叫咱家担不是，叫主子聽見了，那才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麼好呢？』智爺瞧着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嗎？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就只做你的活，就完咧。多管什麼閒事呢？你上去高，一拿跑了，不是頑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咱家待你這好兒的，這個夥計，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什麼呢？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到誤事內相道：『跑了，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支使他罷。』內相對智化道：『夥計，咱家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智爺道：『俺不會上樹，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全是你鬧的，他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王頭兒聽了，着急連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攀攀罷。不然，晚上我的鐵鐵撮頭不定丟多少。我怎麼交得下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下，上去不定攀得住，攀不住，你老不要見怪。』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智爺隻手一攔樹木，把兩腿一舉，猶如上面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猴子見有人上來了，他連躍帶跳，已到樹杪之上。智爺且不管他，找了個大柁杈坐下，明是歇息，却暗暗四下裏看了方向，見猴子蹲在樹梢，他却詳端見有個斜柁杈，他便奔到斜柁杈上面，那

樹枝兒，連身子亂幌，衆人下面瞧着，個個就驚，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將他脚了兒，慢慢的，一抬，穀着搭拉的，鎖鏈兒，將指頭一扎，熱，攔住鎖鏈，又把頭上的，毡帽，摘下來，做個兜兒，脚指一舉，往下一沈，猴子在上面，躍不住，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掉在氈帽裏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就用鎖鏈網好，銜在口內，兩手倒扒，順流而下，毫不費力，衆人無不喝采，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相廬，開眼笑道：「叫你受乏了，你賞姓吓，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回手在肚兜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喝碗茶罷。」又對王頭兒道：「咱家看他真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一杯呢。」王頭兒道：「老爺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喝，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兒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樹，就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着猴子去了。這裏衆人仍然做活，到了散工，王頭兒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子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王頭兒道：「明日還是一早來找你，說着就去了。」到了次日，一同進城，智爺仍然拿了鐵鉞，要做活去，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且攔下那個，你這裏來看堆兒罷，我告訴你說，這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着一個金絲學，就上面嵌着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早就來了。」內相道：「今日甚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看堆兒。」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做活，一來叫我瞧瞧，二來給你送點心，你白嚐嚐。」智爺接過，打開盒子，兒裏面皆是，細巧炸食，拿起來，攪了攪，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內相道：「你爲什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爹，這樣好東西，俺拿回去，給我爹吃去。」內相聽了，笑着點頭兒道：「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既是這樣，連盒子先攔着，少時我再回來取到了，午間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帶着送食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頭兒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爲你，咱家聽說你，叫王第二的，看堆兒，很好，吃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甚麼呢？」又叫老爺費心，連忙謝了內相道：「甚麼話兒，說給你喝，湯有，空口說白話的。」王第二呢？王頭兒道：「他在那裏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第二的，你這裏來。」智爺過來，內相道：「聽說你很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智爺道：「在那裏放着沒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去。」智爺到那裏，拿了盒子，隨着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我家姓張，見你很好的，我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你拿回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裏的你吃了罷。」小內相打開盒子，叫他拿衣襟兜着吃，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短個戲台，內相聽了，笑道：「你難道沒聽見說？」

過寢宮內院嗎，要是大廟，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棋杆麼？智爺道：那邊不是棋杆嗎？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棋杆。智爺道：這大殿呢？內相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高閣呢？內相笑道：甚麼後高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甚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執庫。智爺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椽兒。內相道：短什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烟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住道：你真嚇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盒子去罷。咱家也要進宮去了。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攜了盒子回來，到了晚間，散工來至黃亭子，及至天交二鼓，智爺扎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別了裴福，一直竟奔內苑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了兆蕙 攔相驕出首馬朝賢

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用如意鏢越過皇城，已至內圍，他便施展生平武藝，輕移健步，躍脊殿房，所過處，皆留暗記。一直來到四執庫的後坡，數了數瓦，隨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旁邊，到了錫被四圍，用利刃劃開，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了樣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岔兒鋸了兩根，將鋸收起，便用如意鏢上的如意鉤，搭住，手握絲絛，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滑步而行，引着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櫃子，上面有門兒，俱各黏貼封皮，鎖着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着天字一號，就是九龍冠，即伸舌兒，緣邊封皮，慢慢揭下，又摸鎖頭兒，鎖門配好鑰匙，將鎖開了，輕啓朱門，見有黃包袱包定，還有象牙牌子，寫着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智爺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繫了個結實，然後將朱門開好，上了鎖，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擦擦，回手百寶囊中，取出油紙包兒，裏面櫃子，仍把封皮黏妥，用手按捺，復用火扇照了一照，再無影跡。脚下却又滑了幾步，躡縫腳踏方攏了，如意鏢倒扒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絛，膝下絆住，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坡，立住脚步，將如意鏢收起，安放斜岔兒樣子，抹了油膩子，絲毫不錯，撿了篷板，蓋上錫被，將灰土俱皆按擺堆好。次兒穩了瓦，又從懷中取出小笤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拾已畢，辭了四執庫，按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天已五鼓了，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內胡思亂想，忽見那邊影兒一閃，智爺過來，急急解下冠盒，裴福將蓆子揭開，智化安放妥當，上面用棉被褥蓋密，裴福悄悄問道：如何盜冠？智爺道：功已成了。

你老人家該裝病了，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夜偶然得病，鬧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雄不知就裏，只當他祖父是真病了，他却當真哭起來了。智爺推着車子，英雄哭哭啼啼，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裝福喚起，把英雄抱上車去，背起繩絆，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上船。一帆風順，到了鎮江口，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却是兆蘭、兆英、艾虎。彼此見了，俱各歡喜，連忙上了大船。到了船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坐，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一日到了本府停泊，自有伴當，莊丁接待，推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廳將席簾搭下來，安放妥當，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了二爺如何將冠送去，并薦道：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為何如。智爺聽了，甚為放心，到了夜靜更深，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來，供上，大家瞻仰。此冠乃赤金鑲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臥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攪尾龍，捧着一個團龍，周圍珍珠不計其數，還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襯着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注目。大家無不讚揚，真乃稀奇之寶，到了五鼓，二爺帶了伴當，離了葉花村，竟奔中天竺，而去，不幾日回來。大家迎至廳上，細問其詳。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託言身體乏困，早早上樓安歇，趁空就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榻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裝起病來，叫伴當收拾起身，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默着艾虎，一語不發，但見小爺從從容容說道：二叔，既將寶冠放妥，姪兒就要起身了。兆蘭、兆英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為難，也就一言不發。智化道：艾虎吓我的兒，此事全為忠臣義士起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做成，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兄弟道：智大哥，此話是極，賢姪你要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頭可斷，此志不可回。智爺道：但願你如此，我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找着，你白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裏衣之內，揣了包裹，拜別三人，送出莊外。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艾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囑咐道：御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榻扇的後面，要記明了。艾虎答應，背上包袱，頭也不回，伴長去了。正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一日來到關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找白玉堂，他却先奔關封府署，剛到衙門前，只見那邊驅逐閑人，說太師來了。艾虎暗道：巧喇，我何不迎將上去呢？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口呼冤枉，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鬚鬚鬚，啣吩咐帶進

衙門左右答應一聲，將艾虎攔住。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嚇於他。」問艾虎道：「你姓甚，歷今年多大了？」艾虎一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爲着何事？」艾虎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話回稟。」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忽見裏面相爺升了堂了。」艾虎隨着張龍到了角門，報了名，將他帶至丹墀跪倒。艾虎偷眼往上看，瞧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自威。兩旁羅列衙役，甚是嚴肅，真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包公又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只因這種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出首。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執庫的總管馬朝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小人的太老爺坐着轎到了家中，抬至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迴避了。那時小人跟着員外，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避諱，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個黃龍包袱來，對着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這是聖上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供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可洩漏。」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着，小人端着沈甸甸的，跟了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佛龕的左邊榻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麼樣？」艾虎道：「後來聽見有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是知情不舉到了那時，小人員外拿進京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提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駭怕，因此小人趕至京中，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包公聽畢，付度了一番，猛然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我從實招來。」左右齊聲吆喝：「未知艾虎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錯，他却故意驚慌道：『沒有什麼說的，就算沒有這種事，等着我們員外說了我再呈報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此處何能容你亂跑，轉來跪下。」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眼光却是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艾虎聽了，暗暗打個冷戰道：「小人不知什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下犯上者，俱

要將四肢劍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人，犯了本關的規矩，理宜劍去四肢。來，哦，請御刑，只聽兩旁發一聲喊，王馬張槍，將狗頭劍拾來，擺在當堂，抖去龍袖，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劍，放在艾虎面前。包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丟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入了劍口。王朝掌住劍刀，手攏鬼頭，把面對包包公。只等相爺一擡手，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面向包包公。包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艾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駭怕，實實沒有甚麼主使的。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包公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劍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拾過一邊。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實，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徵律的。包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艾虎道：回相爺，不是王冠，小人的太老爺說是九龍珍珠冠。包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該隨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監中。單問屋裏道：少爺，你且這裏坐罷，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艾虎暗道：他們這等光景，別是要想錢哩。怎麼打着官司的稱呼？少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什麼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與夥計說了幾句話，登時擺上菜蔬，又是酒，又是點心，並且親自殷勤斟酒，鬧得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有人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一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難為你了。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處去取。郝頭兒叩頭謝了賞，只見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郝禁子連連答應，轉身入監口，攔人你說：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白五爺。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到公堂之上，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由，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就是綽白五爺，只急得搓手暗道：完了，這可怎麼好。及至艾虎一口咬定，毫無更改。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真是從劍口裏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包公放下艾虎，准了詞狀，只獎得心花俱開，便見了郝禁子，囑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好照應。郝禁子那敢怠慢，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為的是當好差使，又可於中取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望望。五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抬頭見是白五爺，連忙上前參見。五爺悄悄道：賢姪，你大胆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這還了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起事不密，露了形迹，二來可

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說着話，將書信從裏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看，無非託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自付道：這明是艾虎自逞兇蠻，不肯先投書信，可見高傲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就可以放心了。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擬了摺底，相爺明早就要啓奏了。且看旨意如何，再作道理。你吃了飯，不會艾虎道：飯到不消，就這酒說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道：怎麼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取愛喝，便喚道：那頭兒，再取一瓶酒來。那禁子答應去了。白五爺囑咐道：少時酒來，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呢？你也要留神提防着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又囑咐一番方纔去了。次日包相將此事遞摺奏了仁宗，看了將摺留下，細細揣度，偶然想起兵部尚書金輝會具摺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貶，如何今日包相摺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即宣都堂陳琳、密旨派往稽查四執庫陳公公領旨，帶領手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爲着何事，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遵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了封閉了庫門，就從朱橋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拉開朱門一看，果然却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冠，那裏去了？誰知馬朝賢張着嘴，瞪着眼，半晌說了一句：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本堂奉旨查庫，就爲查此冠。如今此冠不見，本堂只好回奏，且聽旨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即特覆奏聖上大怒，即將總管馬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賞對天子，准奏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恐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輝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春敬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衆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摺，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真偽莫辨，莫若如此。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爲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強強梁竊道，俱已招來，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個俠客義士。倪太守多虧他救出，至於搶掠之事，堅不承認。下官問過幾堂，見他決非劫掠大盜。下官已派人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他家被劫，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見裏道都堂到了，衆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陳公公下轎，搶行幾步，與衆位大人見了，說道：衆位大人早到了，想咱家來

遲彼此到了公堂之上，見設着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還沒有問過嗎？」衆人道：「專等都堂到來，我等已計議了一番，便將方才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高見不差，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斷，帶艾虎，帶艾虎，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却毫不在意，上得堂來，雙膝跪倒。陳公公就先說道：『呵！咱家只道甚麼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人大十五歲了。』陳公公道：『你小少年紀，有什麼冤屈，竟敢告狀呢？』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着衆人說道：「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有什麼問的，只管問。」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強家幾年了？」艾虎道：「小自幼兒在那裏，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麼？』艾虎道：『親眼見的。』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一同到了佛樓，收在中間佛龕的椅扇後面。杜大人道：『既是三年前之事，你爲何今日才來出首？』艾虎道：『小人大三年前，方交十二歲，人事不知，今因小人主人遭了官事，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担得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甚麼？』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此冠好好收藏，等着襄陽王舉事時，就把此冠獻上，必得大大爵位。』范大人道：『如此說來，你家太老爺，你自然認得的。』」一句話問的艾虎張口結舌，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眞賊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道：「一句話，艾虎暗暗道：『這可罷了，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未會留心，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想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吩咐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只聽外面鐘聲之聲，他却跪着，偷眼往外觀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項帶刑具，到了丹擲之上，面上尚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纔敢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裏，一語不發。小爺心中省悟，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艾虎故意抬頭一望，道：『他不是我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着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來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蓄意謀奸，三角眼中流淚，一片心術不正的總管馬朝賢來，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

可知道麼。艾虎道：小人在招賢館伏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甚麼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人在那裏住着，每日裏耍槍弄棒，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那日因我們員外謔了個儒流秀士來，說是新太守，就把他押在地牢裏，不知甚麼緣故，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怕起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如有事時，大夥兒一同上裏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纏了招賢館衆人，聽見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了。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了，不知如何被劫。文大人道：你可知道甚麼時候，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艾虎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衆人道：如此看來，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的了。衆大人道：何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五更天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強赴府，如何黎明又打劫呢。衆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文大人吩咐帶原告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大了，他却逃之夭夭去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稟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擬了摺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衆寇，並搜查九龍冠，即刻赴京。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以爲捉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嚴殺。誰知到了那裏，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那夜俱各逃走了。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多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又叫郭氏隨同到了佛樓之上，果在中間佛龕左邊，榻扇後面，搜出御冠帽匣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依然封好，妥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故此將他一同解京。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先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道：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郭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麻人道：馬強如今在你家中，已搜出九龍冠來，你還敢抵賴麼。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強聽了，問郭氏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上，中間龕內，馬強道：那裏來的。郭氏道：你爲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那裏，他們豈能從那裏搜出來。麻文大人道：道好神賊，還不快招麼。馬強只得目瞪口呆，叩頭碰地道：奴孽了。小人情願實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頭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強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只嚇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說道：罷了罷了，事已如此，叫我有口難分，犯人畫招就是了。左右叫他

費了招，衆位大人相傳看了，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只見衙役進來，踉倒裏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口稱替倪太守鳴冤。陳公公道：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將老頭兒帶上來，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詞，口呼冤枉。顏大人將呈子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轉遞衆位大人看了，齊道：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審明，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伸訴，理應將全案人證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并復旨。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你就叫倪忠麼？未知倪忠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前前後後，細說一遍，可憐小人的主人，遺遠不明，不白的冤枉，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范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冤枉，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倪忠道：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揚州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在急急趕赴京師，替主鳴冤，說罷痛哭不止。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與倪繼祖歐陽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惟有被劫一案，須問明白。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守道：你與歐陽春定於何時捉拿馬強？又於何時解到本府？倪繼祖道：定於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於次日黎明方纔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強，爲何次日黎明方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將他等殺退，於五更時方將馬強馱在馬上，因霸王莊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遙，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黎明。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鬚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捆縛的。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大人道：我看失單上，劫去許多物件，非止一人，你可曾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嚇的，以被蒙頭，那裏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見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劫，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文大人道：搶掠之人，豈肯自己報名？那時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查點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裏的東西，也短了許多。回大人，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文大人聽了，對衆人笑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衆寇打劫，聲言北俠與

官役移害於人。衆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是衆寇打劫無疑了。又把馬強帶上來，與倪忠當面對質。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辨，就一一招了。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却將摺子留下，皆因仁宗爲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礙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上諭說：馬朝賢監守自盜，理應處斬。馬強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決郭氏着毋庸議。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下犯上，因爲御冠出首，着寬免。倪繼祖具摺謝恩，又隨了一個夾片，是述說倪仁被害，李氏舍家賊首陶宗，賀豹義僕楊芳一段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龍心大悅，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誥封倪太公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賞了七品承義郎，仍隨在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舉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賀豹數緝拿獲，即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定日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拜見了李氏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持齋，另在靜室居住。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遷了倪仁靈柩，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念經破土安葬。卽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絳貞完姻。不必細說。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俟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梨花村去了。且說仁宗天子，因洪澤湖水災，年年爲患，屢接奏章，不是這裏傷了禾苗，就是那裏淹了百姓，消耗國課無數。這日單單召見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保舉顏春敏才識諳練，堪勝此任。聖上卽降顏春敏爲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卽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下，總要堵與合宜，方能成功。顏春敏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前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上朝，包公奏明了主簿公孫策、謙衛白玉堂隨顏春敏前去治水。聖上准奏。顏春敏謝恩，請刻卽起程。一日來至泗陽城，卽有知府鄭吉迎接。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忽聽衙外百姓喧嘩，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顏大人吩咐把難民喚進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但見他等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顏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事？鄉老道：小民每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又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腿快的跑了，他便將高鋪拆毀東西掠盡，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顏大人安慰衆人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談了多時，定於明日登西廬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玉爺計議了一番。到了次日，乘輪至西廬山，知府伺候着上了山頂，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至赤堤墩，順流而下，沖漫之處不可勝數。百姓全在水浸之處，搭了窩

鋪樓宿。那一番慘淡形景，令人不堪注目。旁邊的白五爺，便動了惻隱之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一個好窩鋪沒有，還有水怪侵擾，他既不傷人，如何拆毀窩鋪，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待今日夜間，到要看個動靜。他却悄悄，知會了顏巡按，調領四名差役，暗暗來至赤堤墩，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白玉堂叫他們攬出一個窠棚，進去坐下，又叫了幾個老民，大家席地而坐，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蹤去跡，可有甚麼聲息。沒有，衆百姓道：「也沒有甚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堂道：「你們仍在各窠棚內隱藏，我好與你們捉拿水怪。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道：『你們將此銀拿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糯米買柴，大家吃飽了，夜間務必留神。倘若水怪來，你們千萬不可亂跑。我自道理，衆百姓聽了，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七手八腳，登時的端正好了，坐着吃酒，並問明水怪凶猛的情形，又問如何掃蕩，再打築不起。衆鄉老道：「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到了那裏，是個濶濶，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雖有行舟來往，到了那裏，沒有不小心留神的。」白五爺道：「濶濶那邊，是甚麼地方？」衆鄉老道：「過了濶濶，那邊二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在心，約有二鼓之半，只聽水面忽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軀一伏，回手將石子掬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見他竟奔窩棚而去。白五爺好大胆，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嚷了一聲道：「妖怪來了！」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隨的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嗚味一聲，那物往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不偏不歪，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阿呀了一聲，栽到在地。白五爺急趕向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中出來，一湧齊上，將妖怪拿住，抬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穿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哀告道：「求爺爺饒命，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嚷道：『水怪來了！』白玉堂連忙出來，只聽那邊喊道：『跑了！跑了！』聽見水面上，嘩咚，嘩咚，跳下水去了。」衆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個個全要打水怪。白五爺攔道：「你等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等既知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押解到按院衙門，自有賞資。衆鄉民道：「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甚麼，到了天明，白五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方帶領差役押解水賊，竟投按院衙門而來，未知審辦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水寇

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顏大人，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皇廟內，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夜間假妝水怪，要將赤堤墩百姓趕散。他等方好施爲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堤墩的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願在窩棚居住，死守此堤，再也不肯遠離。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濊瀉說了，公孫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雍塞之處，發洩不通，將水攻激於此，洋溢泛濫，掃蕩不能築成，必須詳查根源，疏濬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探水。顏大人應允。白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四哥前去不可，必須急速具摺寫信，一面啓奏，一面稟知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了公孫策先生前去探水。少刻忽見清平驚慌失色，回來稟道：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濊瀉，卑職攔阻，不可前進，不想船頭一低，順手一轉，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中着慌，便問道：這濊瀉可有往來船隻？清平道：先前本有船隻來往，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過。黃開極力的攔阻，無奈公孫先生執意不聽。顏大人無奈，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踪影。白玉堂道：此是水寇所爲，只可等四哥來了，再做道理。顏大人只好靜聽消息罷了。過了幾天，將平到了，見了按院，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黃千總溺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濊瀉那裏，三皇廟內聚集，作了窩窟的話也。一一說了。將平道：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濊瀉，將爺上了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中特特調來，有何用處？若遇見水寇，白白送了性命，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鵝眉鋼刺，吩咐水手搖到了濊瀉，蔣爺將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望後一踉，側身入水，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且說將平到了水中，健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着那邊來了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鐵錐，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急將鋼刺對准了那人的胸前，哧的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嗑呀也不能噴，便就啞叭嗚呼了。蔣爺把鋼刺往回來一抽，一縷鮮血，順着鋼刺流出，咕嚕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浪而去。話不重說，蔣爺一連殺了三個，順着他等來路，搜尋下去，約有二三里之遙，便是堤岸，蔣平上得堤岸，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有三皇廟，蔣平悄悄進來，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左尋右尋，又找到了廚下，只聽裏面啾吟之聲，蔣爺向前一看，是個年老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爺，連忙說道：不干我事，這都是我徒

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却也逃走了。穆善於我，望乞老爺見憐。蔣爺聽了話內有因，連忙問道：俺正為搭救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老和尚道：既是為搭救先生與千總的，想來是位官長了。恕老僧不能為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澆溝落水，衆水寇擄來，將他二人控水救活，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策老爺，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水寇，聽了着忙，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餘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裏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交給飛叉太保鍾雄，自他等去後，老僧與徒弟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着只緣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逃脫，任憑他們怎樣。蔣平連連點頭，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問道：這頭目叫甚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道：鎮海蛟蛟潭蔣平，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裏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裏極其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蛳灘，到了那裏，便有人家，蔣平道：若從水路到螺蛳灘，可能去得？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平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日之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尚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即有官兵來捉拿水寇，你却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躍入水中，不多時，過了澆溝，挺身出水，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船，悄悄對清平道：千總即速回去，裏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乘舟到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團團圍住，聲聲吶喊，不要進廟，俟他等從廟內出來，你們從後殺進清平道：澆溝難過，如何能到三皇廟呢？蔣平道：先前水內有賊用鐵錐擊船，目下我將賊人殺了，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說心中大喜，只見蔣平復又躍入水內，直奔西北去了。清平只纔心服蔣爺了，吩咐水手回轉按院衙門不表。且說蔣爺在水內，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啣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微纒捕魚，那人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身體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模樣，也敢在水內為賊？俺不如害於你，還不與我快滾麼？蔣平道：我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俺也不是在那水內為賊作竊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道：你既不是賊，為何穿着這樣東西？蔣平道：俺素來深識水性，因要到螺蛳灘訪查一人，故此穿了水靠，走這捷徑的路兒。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蔣爺道：俺姓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收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蛳莊居住，只因有

二位官長現在舍下住居。會提尊號。說不日到。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担魚網。手提魚籠。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着毛秀來到螺蚌莊。中舉目看時。一般是草舍。籬牆柴扉。竹牖。家家曬着魚網。毛秀來到門前。高聲喚道。爹爹開門。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老者。鬚髮半白。年約六旬。光景問道。貴客那裏。蔣爺連忙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老丈。老者道。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裏面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是歡喜。一同來至茅屋。毛秀後面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毛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且頗曉治水之法。蔣爺聽了。心中甚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羞。却也整理的精美。大眾圍坐。聚飲談心。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次日提了鋼刺。仍然挑着水靠。辭別了衆人。言明勦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說畢出了莊門。仍至湖邊。着了水靠。仍舊入水中行。走直奔了漩渦而來。約着離漩渦將近。要往三皇廟中打聽清平水寇來否。只見迎面來了二人。手中俱拿着鋼刀。看他穿的衣服。知是水寇。心中暗道。我正要去尋找他們。不料他們趕着前來送命。手把鋼刺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是傾身喪命。抽出鋼刺。復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那一個也就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兩個水寇。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裏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鎗。順水刺來。蔣爺看見。把身體往斜刺裏一閃。便讓過了這一鎗。原來水內交戰。不比在船上交戰。兵刃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再沒有用長鎗的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郭澤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進得廟來。坐未暖席。忽聽外面聲聲吶喊。拿水寇呀。好歹別放走一個呀。衆賊聽了。那裏還有魂咧。也沒個商量。計設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却在樹林中等候。一見衆人出來。就迎頭接住。郭澤是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手。衆兵一擁上前。先擒了四個。殺却兩個。那兩個下水逃生。就是方纔被蔣平所殺。後來郭澤見幫手全無。虛撓一鎗。抽身跑到湖邊。也就逃下水去。他雖能在水內開目視物。却是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一鎗。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看他。這樣光景。定是郭澤了。到要留神。郭澤一鎗刺空。心下着忙。手中不能磨轉。長鎗須要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站立身後。揚起左手。攔住網巾。右手將鋼刺往郭澤腕上一點。郭澤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鎗。沉落水底。蔣平水性精通。便把他頭後抓住。狠命按住抽水。連浸了幾口。這郭澤每日害人當事。今日遇見硬對兒。也合他頑笑頑笑。誰知他不頑兒。不大

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為，要留活口，將綢巾一提，兩足踏水，出了水面，忽聽岸上嘆道：在這裏呢？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裏？清平道：那裏兩隻大船，就是蔣爺道：日，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將船擡用撓鉤搭在船上，即刻控水，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殺了，但不知我拿獲這人是誰？清平道：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認認，果是頭目，蔣爺心歡喜，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船，俱回按院衙門而來，要知詳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寇回來，白五爺早已得信，連忙迎了出來，與蔣爺十總見了，方知水寇已平，不勝大喜，同至書房，早見顏大人增前立候，蔣爺上前見了，同至屋中坐下，將擒獲水寇之事，敘明，並提及螺絲莊毛家父子的禮物，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前到螺絲莊，一來接取公孫先生，二來即請毛家父子同來。清平領命而去，這裏顏大人立刻升堂，將鎮海蛟，鄒澤帶上堂來，審問鄒澤，是一句不敢隱瞞，俱實說了，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就派他在洪澤湖打擾，所有折毀堤壩，俱是有意為之，要使鄉民不敢在此居住，行旅不敢從此經過，那時再派人來佔住了洪澤湖，也實是一個咽喉要地，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鄒澤的口供，將鄒澤等交縣署監收押候，河工完竣時，一同解送京中，歸部審訊，剛將鄒澤等帶下，只見清平回來稟道：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少刻就到。顏大人吩咐備馬，同了蔣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不多時，船已擺岸，公孫先生上前參見，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心甚不安，早有人伺候，備用馬數匹，大家騎了一同來到衙署，進了書房，坐定，只見千總黃開進來，請安請罪，顏大人不但不罪，反安慰了幾句，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遠，毛九錫不慌不忙，從懷中掏出一副地圖來，雙手呈獻，顏大人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一處處崎嶇周折，一行行字跡分明，地勢關隘，遠近不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何方可用，掃壩，那裏應為修築，界畫極清，宛然在目，顏大人看了，心中大喜，不勝誇讚，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如獲異寶一般，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幫同治水，等候給音，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泉廟，與老和尚道謝，佈施百金，令人將他徒弟找回，酬報他釋放之恩，不多幾日，聖旨已下，即刻動工，按着圖樣，當洩當壩，果無差謬，不但國帑不至妄消，就是工

程也覺省事。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水平土平。告厥成功。嶺大人工完回京。將鎮海蛟鄒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顏大人遞摺請安。額外有個夾片。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的功績。聖上召見顏大人。面奏敘功。仁宗甚喜。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毛秀六品職銜。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鄒澤。果係襄陽王主使。啓奏天子。原來顏春敏。陞了巡按之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耀所遺刑部尚書之缺。就補歐陽修補授。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立刻召見。包相計議。襄陽王已落形跡。須要早爲剿除。包相又密奏道。若要發兵彰明較著。惟恐將他激變。反爲不美。莫若派人暗暗查訪。須剪了他的羽翼。然後一鼓擒之。方保無虞。天子准奏。卽加封顏春敏爲文淵閣大學士。特旨巡按襄陽。仍着公孫策白玉堂隨往。加封公孫策爲主事。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其所遺之職。卽着蔣平補授。卽馳驛前往。誰知襄陽王此時暗裏防備。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臉。督率旱路。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且說聖上一日。忽想起北俠歐陽春。便召見包相。問及北俠。包相將北俠爲人正直。行俠尚義。奏明天子。甚爲稱羨。包公下朝回衙。叫展護衛告訴此事。南俠回至公所。對衆英雄說了一番。只見四爺蔣平說道。去訪北俠。還是小弟走一遭。原是開着討了此差。一來訪查歐陽兄。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疏散。豈不是兩得其便麼。大家計議妥當。一同回了相爺。包公心中甚喜。卽時付與了關封府的龍邊信票。蔣爺收了。別了衆人。意欲到松江府茱萸花村行了幾日。不過是飢餐渴飲。一日天色將晚。到了來峯鎮悅來店。住了西耳房。單間。歇息片時。飲酒吃飯。忽然要小解起來。剛剛的來至院內。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却不聲喚。蔣爺將身一影。暗裏偷瞧。見開門處。那人捋身而入。仍將門兒掩閉。蔣爺暗想。道。事有可疑。到要看飛身上牆。輕輕躍下。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只聽有人說道。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如何放得他過。又聽一人答道。言雖如此。怎樣替你報仇呢。那人道。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莫若趁他醉。就將他勒死。撒在荒郊。豈不省事。又聽答道。索性等他睡熟了。再動也不遲。蔣爺聽至此。抽身越牆而來。悄悄奔到東耳房。見挂着龍布簾兒。屋內燈光明亮。從簾縫兒。往裏一看。見一人頭向裏面而臥。身軀却不甚大。蔣爺側身來至屋內。仔細看時。嚇了一跳。原來是小俠艾虎。見他爛醉如泥。呼聲振耳。暗道。這榜小少年。貪杯誤事。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將燈吹滅。將身閃在門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他一脚伸着。只見進來一人。脚下一絆。往前一摔。後面那人急步跟到。正撞在前面那人身上。蔣爺將門一掩。從後轉出。也就壓在二人身上。却高聲嚷道。別打我。我是蔣平。底下的他倆纔是賊。

呢。艾虎此時已醒，聽是蔣爺，連忙起身下床。蔣爺抬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連忙打着燈籠前來。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一個是店東，一個是店東的朋友。蔣爺就教他拿繩子捆了二人。蔣爺坐下，便問道：「店東，你為何聽信奸人的言語，要害我姪兒？是何道理？」店東道：「老爺不要生氣，小人名叫曹標，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因他家員外被人所害，久欲報仇，事不遂心，投奔我來，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喝酒醉了，不想被他認出，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作個幫手。蔣爺道：「作幫手是叫你幫着來勸人，你就應他。曹標道：「並無此事，不過叫小人幫着拿住他。蔣爺道：「你二人商議，將他勒死，撇在荒郊，你還說等他睡了，再動手不遲。你還想瞞得我麼？」曹標聽了，頓口無言。蔣爺道：「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正說着話，叫艾虎上前，將那人提起一看，噫呀，原來是你麼？」便對蔣爺道：「四叔，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後來惟恐連累於他，因而脫逃。蔣爺聽了，連忙問道：「你既是姚成，因何又叫陶宗呢？」陶宗道：「我起初名叫陶宗，只因投在馬員外家，就改名叫姚成。後來恐有連累，只得又復了本名，仍叫陶宗。蔣爺道：「可見你反覆不定，奸狡之人，連自己姓名都沒有准主意，回頭便對店小二道：「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的，叫他們快些來見我。店小二聽了，那敢怠慢，不多時進來了二人，朝上打了個千兒道：「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望乞老爺恕罪。蔣爺道：「你們兩個是誰？地方只聽一人說道：「小人王大是地方，他是保甲，叫李二。蔣爺道：「你們這裏屬那裏管？」王大道：「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蔣爺道：「你們官姓甚麼？」王大道：「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賢。請問老爺貴姓？」蔣爺道：「我姓蔣，奉包太師的鈞諭，訪查要犯，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我已纏縛好了。在這裏說不得你們辛苦，辛苦着看守，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見了你們官兒，是要即刻起解的。二人同聲說道：「蔣老爺只管放心，歇息去罷。小人們斷不敢徇私的。蔣爺道：「很好，說罷，立起身來，攔了艾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撤艾虎

且說蔣爺立起身來，攔了艾虎的手，一步步就上西耳房來。兩個坐下，蔣爺方問道：「賢姪，你如何來到這裏？你師傅往那裏去了？」艾虎道：「說起來話長，只因我同着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裏住了許久，後來義父等太守完婚之後，方纔離了杭州，到萊花村住下，不想了大叔父那裏早已派人上襄陽打探事情去了，不多幾日，回來說道：襄陽王已知朝

廷有些知覺，惟恐派兵征剿，他那裏預爲防備。左有黑狼山，安排着金面神藍臉，把守旱路。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叉太保，鍾雄把守水路。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倘若朝廷有甚麼動靜，即刻傳檄飛報。因此我師父與義父聽見此信，甚是驚駭。甚麼原故，恐因爲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綽號鐵面金剛，在臥虎溝居住。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騙去入夥。大家商量，我師傅同我義父，並丁二叔三位，俱上臥虎溝去了。就把我交與丁大叔，姪兒如何受得這寂寞呢？一連悶了好幾日，悄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做了盤費。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不想今日住在此店，又遇見了對頭，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拿着麻袋對準當熱鬧兒，真好胆量。但這歐陽兄，智賢弟爲什麼不把他帶了去呢？只聽艾虎問道：蔣叔父，今日此來，是爲拿要犯，還是有別的事呢？蔣爺道：爲拳相論，找尋你義父。艾虎道：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蔣爺道：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明日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艾虎聽了，歡喜道：好叔叔，千萬把姪兒帶了去。若見了我師父與我義父，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嘆怪。蔣平聽了，暗道：我看艾虎年幼貪杯，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莫若我帶了他去，一來盡了人情，二來又可找歐陽兄，只見他這樣，必須如此。如此想罷，對艾虎道：我帶難把你帶了去，你只要依我一件事。艾虎道：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姪兒無有不應的。蔣爺道：就是你的酒，每頓只准你喝三角，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你可願意麼？艾虎聽了，半晌方說道：有三角可以解解饑，也就是了。到了天色將晚，蔣爺與艾虎打了包裹，艾虎就背起行李，叫地方保甲押着曹標姚成章奔唐縣而來。到了縣衙，蔣爺投了龍邊信票，面見何縣令，將始末說明。就着縣內派差押解赴京。縣官即刻辦了文書，並將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蔣爺辭了縣官，將龍票仍帶在貼身，與艾虎竟自起身去了。這裏縣令將二犯起解到京來，至開封府投文，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供出。會審過，倪仁夫婦，即將姚成辦於綱下，曹賊定罪充軍。此案完結不表。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往湖廣進發。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一日來至灣口，雇船，船家富三水手二名，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頗覺有趣。只見艾虎兩眼朦朧，扎揀坐着打盹。到後來放倒頭，便睡。獨到喝酒之時，精神百倍，又是說又是笑，只要三角酒一完，咯噔就打起哈氣來了。蔣爺看了這番光景，也只好由他去。這日剛交申時光景，正行之間，忽見富三說道：快些擇船，風暴來了，水手不勝意，棹忙將船擇在鵝頭灘下。此處却是珍玉口，極其幽僻，將船灣住，下了鐵錨，整飯食吃畢，已有寒燈之時，却是風平浪靜，毫無一點動靜。蔣爺暗道：爲何船家他說有風呢？想必是他心懷不良，正在犯疑。忽聽喇喇一陣亂响，果

然大風驟起，波浪洶湧，幸喜不大功夫，天開月霽，夜色益發皎潔光明。蔣爺獨坐船頭，覺得耳旁有人聲喚救人，順着聲音往西北一看，只見隱隱有個燈光明灼。蔣爺暗道：「我何不救他？」一救呢，慌忙跳在水內，踏水而行，忽見一人，或上或下，從西北順流漂來。蔣爺將髮揪住，往上一提，一手把住腰帶，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幸喜功夫不大，略略控水，幾醒呻吟出來。蔣爺方問他名姓，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姓雷名震，蔣爺聽了，便問道：「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雷震道：「那就是小老兒的兒子。恩公如何知道？」蔣爺道：「我是聞名，有人常題，却未見過。請問老人家住那裏，意欲何往？」雷震道：「小老兒住在襄陽的府衙後面，有二里之遙，地名叫八寶村居住。因女兒家內窮寒，是我備了衣服簪環，前往陵縣探望。因此雇了船隻，誰知船手是弟兄二人，一個米三，一個米七，他二人不懷好意，見我有這衣服箱籠，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便藏在此處。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小老兒喊叫救人，他却又來殺我。我急將船窗撞開，跳在水中，多虧恩公搭救。蔣爺道：「大約船尚未開，老丈在此略等，我給你瞧瞧箱籠。」雷震聽了，連忙千恩萬謝。蔣爺跳在水內，將身一躍，來至有燈光的船邊，只聽二賊說道：「且打開箱籠，看看包管與頭的。」蔣爺身體往船邊一躍，道：「好賊，只顧你們興頭，却不管別人悔氣了。」說着話，到船上，米七聽見，提了刀鑽出艙來。蔣爺抬腿就是一腳，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如何禁得起，身體一歪，栽倒在船上，手鬆刀落。蔣爺揚刀在手，照着米七一擄，登時了帳。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說聲不好，就從破窗之處，撞入水內去了。蔣爺如何肯放縱身下水，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提到船上，邊檢找着繩子，纏縛好了，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蔣爺復又跳在水內，來至崖岸，背了雷震，送上船去，告訴他道：「此賊已然纏縛住了，不要怕他。俟天亮時，另僱船隻便了。」說罷，翻身入水，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罷了，蹤跡全無。散則是富三得見了順風，早已開船去了。蔣爺無奈，只得仍然踏水，回到雷震那裏船上，只聽雷老耆頭巍巍的聲音道：「你動一動我就是一刀。」蔣爺知道他是害怕的，遠遠就答言道：「俺又回來了。」雷震聽了，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心中好生歡喜。蔣爺道：「只因我的船隻不見，想是開船走了。莫如我送了老丈去，如何？」雷震道：「有勞恩公，何以報答？」連忙取了一件衣服與蔣爺換了，却是四垂八卦的蔣爺用絲線束腰，將衣襟拽起，等到天明，用篙撐開，一脚將米三踢入水中，到把老耆嚇了一跳。蔣爺笑道：「道虛在水中做生涯，不知劫了多少客商，害了多少性命。如今遇見蔣某，算是他的惡貫滿盈，雷震嘆不已，且不言蔣爺要送雷震上陵縣，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猛然驚醒，不見了蔣平，連忙出艙問道：「我叔叔往那裏去了？」富三道：「你二人同船居住，如何問我？」艾虎聽了，慌忙出艙看視，見船頭有鞋一雙。

不覺失聲道：「哎呀，四叔掉在水內了，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罷。」富三道：「你這小客官說話好不知輕重，昨晚風暴，將船灣住，我們俱是在後梢安歇的，前艙祇你二人，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失足落水的，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水手也說道：「我們既有心謀害，何不將小官人一同謀害呢？」又一水手道：「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行李沉重，把他害了，反到誣賴我們罷。」小爺聽了，將眼一瞪，道：「豈有此理，滿口胡說，他是我叔父，俺如何肯害他？」水手道：「那可難說，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你還賴誰呢？」小爺聽了，揮拳掠袖，就要打他們，富三忙攔道：「不要如此，照我看來，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也不是失足落水的，竟是自己投水內的，大家想想，若是被人謀害，或是失足落水，焉有兩隻鞋放在一邊之理呢？」一說話說的眾人省悟，水手也不言語了。艾虎也不生氣，連忙回轉艙內，見包裹未動，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連龍票也在其內，又把兜肚打開看了，看尚有不足百金，只得仍然包好，心中納悶，道：「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難道晝夜之間，摸魚去了，正在思索，只聽富三道：「小客官已到了停泊之處了。」艾虎無奈，只得取了兜肚，背了包裹，搭跳上岸，邁步上前，未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且說艾虎一路上想起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蒙他一番好意，帶我上臥虎溝，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不由的悽悽落淚，忽然想起蔣爺，繞江風揚，能淹得死呢？想至此，又不禁大樂起來，一路胡思亂想，千端萬緒，繞繞於心，竟錯過了宿頭，看看天色已晚，方覺得飢餓，欲覓飯食，無處可求，忽見燈光一閃，急忙奔至臨近一端，原來是個窩鋪，見有二人在那裏，斟酒吃酒，他却走至跟前，誰知窩鋪的，却是兩個漁人，猛見艾虎進來，便發話道：「你這後生，好生無理，我們在此飲酒作樂，你如何前來，混攪艾虎說：「實不相瞞，俺是行路的，只因過了宿頭，只是肚中飢餓，沒奈何，將就將就，留個相與，罷說着話，他就要端酒碗，那漁人忙攔道：「你要吃食也等我們吃剩下了，才好周濟於你。」艾虎道：「俺又不是乞兒，花子，俺有銀兩，買你幾碗酒，你可肯買否？」漁人道：「俺這裏又不是酒市，你要買前途買去罷。」二人又鬆起拳來，艾虎又伸手要拿酒吃，二漁人大怒道：「你這小廝，好生懶懶，說過不賣，你却歪纏，則甚？」艾虎道：「你不賣，俺就要搶了。」漁人冷笑道：「你說別的話罷了，你若說要搶，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勢說罷。」站起身來，出了窩鋪，還拳掠袖道：「小廝，你搶個樣兒，我看艾虎將包袱放下，笑道：「你不要忙，俺先與你說，明俺若輸了，任憑你等，俺若贏了，不

演說了。不但酒要殺，還要管俺一飽。那漁人也不答應，揚起就是一拳。艾虎將手接住，往旁邊一頓。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這漁人一見氣忿忿的道：好小麻，竟敢動手。抽後就是一脚。艾虎往上一托，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二人爬起來，一擁齊上。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二人復又跌倒。一連三次，漁人知道不是對手，抱頭鼠竄而去。艾虎見他等去了，先端起一碗飲乾，看中間盤內大魚大肉，滿心歡喜。一時酒杯盤狼藉，正吃的高興，酒却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圍圍吞的，連湯都喝了。站起身來，見上面掛着個大酒葫蘆，不由的滿心喜歡，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却是個錫蓋。艾虎不知是轉燻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將刀一銜，將葫蘆口摘將下來，他就就口套口，勻了四五起飲乾。一鬆手拍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碰了個粉碎。艾虎提了包裹出了窩鋪，也不管東南西北，信步行去。誰知飲酒後，又犯着風兒，一吹不覺的酒湧上來，才走二三里路程，再也掙扎不來。見路旁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裹放下，做了枕頭，放身倒睡。酣呼如雷。正在睡濃之際，似乎覺得身上一陣亂响，有些疼痛，惕然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猛然省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這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原來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了，他兩個便知會了衆漁人，各各擎木棒，奔到窩鋪看時，不但魚酒皆無，而且葫蘆碎了，盤子碎了一個，個個氣沖兩脅，分頭去尋，只顧奔了大路。那知小俠醉後，混走，倒在小路去了。衆人追了多時，不見蹤影，只得大家漫散了。誰知走至破亭子，忽見他醉倒在那裏，衆人就要動手，有個年老的道：衆位不要混打，惟恐傷了他，致命之處，不大穩便，須要將他肉厚處打戒他。下次就是了。衆人依言，揀肉厚處，一陣亂打。見艾虎不動，大家猶疑，恐其傷了性命。那艾虎遊了半天，見他們不打了，方睜開眼道：你們不打了麼？我要走了一翻身，爬起提了包裹，擡了擡應，垢拱了拱手道：請了衆人圍繞着，那裏肯放。艾虎道：你們爲何攔我。衆人道：你搶了我們的魚肉，難道就罷了不成？艾虎道：你們不打我嗎？打幾下子出了氣，也就是了。還要怎麼？漁人道：你擄了我的葫蘆，碰碎了我的大盤，好好還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不要緊，俺給你銀子，另買一分罷。漁人道：只要我的原贖東西，要銀子做甚麼？艾虎道：這就難了。人有生死物有毀壞，業已破了，還能整得上麼？你不要銀子，莫若再打幾下，與你那東西報報仇，說罷，放下包裹，復又躺在地下，鬧的衆人沒法想，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少年的書生，向着衆人道：列位請了，不知此人犯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幸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說畢，就是一揖。衆人見這人斯文，連忙還禮道：叵耐這廝，繞了嘴吃，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實實可惡。既是相公給他討情，我們

認個暗氣罷了。說畢，大家散去。年少後生，見衆人散去，再看時，見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騎着不肯起來，向前將袖子一拉，艾虎此時，羞得滿面通紅，無可搭訕。嘩嘩的一聲大笑不止。書生道：「不要發笑的，爲何有話起來講？」艾虎無奈，站起，擲去塵垢，向前一揖道：「漸愧慚愧，實在是俺的不是，便將拾魚吃肉，以及毀壞傢伙的話，和盤託出。書生聽了，暗想：這他之言，到是個率直豪爽之人。又看他滿面英雄氣度不凡，問道：「請問尊兄貴姓？」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貴姓？」那書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來是施相公，俺這不堪的形景，休要見笑。」施俊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焉有見笑之理？」艾虎聽了，錯會了拜兄弟了，即便答道：「俺乃粗鄙之人，焉敢與貴客結爲兄？你既蒙不棄，俺就拜你爲兄。」施俊聽了，知他是錯會了，以爲他鯁直，可交，便問尊兄「青春幾何？」艾虎道：「小弟今年十六歲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施俊道：「比你長一歲，今年十七歲了。」艾虎道：「如此，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爬在地下，就磕頭。施俊連忙攙禮，二人彼此攙扶。小俠提了包裹，施俊伸手攙了艾虎，離了破亭，竟奔樹林而來。早見一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裏瞻望。施俊喚道：「錦篋過來，見過你二爺。」小童聽見相公如此說，不敢怠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錦篋，與二爺叩頭。」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沒聽見稱呼過二爺，今見錦篋如此喜出望外，連忙說道：「起來起來，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鏢子，遞與錦篋，道：「拿去買菓子吃。」錦篋却不敢受，兩眼瞅着施俊，施俊道：「二爺既賞你，你收了就是了。」錦篋接過，復又叩頭謝賞。施俊道：「請問二弟，意欲何往？」艾虎答道：「小弟要上臥虎溝，尋我師父與義父，請問兄長意欲何往？」施俊道：「愚兄要上襄陽縣，金伯父那裏，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後會有期。」說罷，二人又對拜了。錦篋拉過馬來，施俊扳鞍上馬，錦篋因艾虎在地下，不肯騎馬，拉着步行。艾虎不依，務必叫他騎上馬，跟了前去。目送他主僕去遠，自己方提起包裹，邁開大步，竟奔大路去了。且說施俊父名施箭，字必昌，曾作過一任知縣，因目失明，告假還鄉。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因參襄陽王遭貶在家。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他三人雖是結義的朋友，却是情同骨肉。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兒見過，好幾次雖有聯姻之說，却未納聘。如今施俊年已長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裏，明是託金相公看文章，暗暗却是爲結婚姻。這日施俊來至襄陽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問着金老爺的家，投遞書信。金公請至書房，見施俊品貌軒昂，學問淵博，那派謙讓和藹，令人羨慕。金公好生歡喜，當下設席款待。飲酒之間，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翰。施俊對答如流，把個金公樂的，了不得。喫飯已畢，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中，下榻。自己得意洋洋，往後面見了夫人，不知有無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憨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且說金公見了夫人何氏，原來夫人何氏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膝下生得兩個兒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歲，兒名金章，年方七歲，老爺還有一妾，名喚巧娘，且說金公將施公雙目失明，如今寓信前來，叫施俊在家讀書，雖是如此，書中却有求婚之意，夫人道：老爺的意下如何呢？金公道：當初施賢弟也會操過，因女兒尚幼，並未聘定，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學問淵博，堪與我女兒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金公道：他既在此居，我還要看他行止如何，慢慢再提不遲。老爺夫人只顧議論，却被小姐的丫頭名喚佳蕙，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因他素來聰明伶俐，生的俏，跟着小姐讀書習字，文理頗通，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有許婚之意，他便回轉了綉房，對小姐嘻嘻笑道：小姐大喜了，方纔我從太太那裏來，老爺正然講究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裏讀書，從着老爺看文章，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而且品貌極美，老爺太太樂的不得，有意將小姐許配於他，小姐可不是大喜麼？牡丹道：你這了頭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佳蕙一團的高興，被小姐責了幾句，心中暗道：莫非他不願意，便悄悄偷到書房，把施俊看了個仔細，暗道：老爺誇他果然生的不錯，他既有如此容貌，必有出奇的才情，小姐若知道了，必定歡喜，我何不如此，替他們成全成全，豈不是好看官他究竟小孩兒，識不知輕重，以致弄出禍來，當下佳蕙想罷，連忙回到自己屋內，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這也是小姐給我的，我就拿他做個引線，立刻提筆就在手帕上寫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摺疊了藏在一邊，到了午間，抽空兒袖了手帕，來到書房，可巧施俊午夢正長，錦箋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把手帕一丟，轉身間，又將桌子一靠，施俊驚醒，朦朧二目，翻身又復睡了，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見相公在外面面睡，睡下却露着手帕，慢慢抽出，抖開一看，異香撲鼻，上面還有字跡，却是兩句詩，經心中暗想：這手帕不是我們相公的，從何而來的，到要查查，看到了次日，佳蕙來到了書房，見相公正在那裏開箱找書，不便驚動，抽身回來，只見一人迎面攔道：好吓，你跑到書房做甚麼來的？佳蕙問道：你是誰？小童道：我乃服侍相公的錦箋，你是誰？佳蕙笑道：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的佳蕙，我且問你，昨日有塊手帕，你家相公會睡見了，沒有錦箋想道：原他手帕是他的，說道：姐姐不要性急，終久總要有女婿的，何必這們忙呢？佳蕙紅了臉道：兄弟休要胡說，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又有老爺太太願意連姻之言，故此我纔取

了手拍來知會你家相公叫他早早求婚莫要耽誤了大事。錦箋道：姐姐既要知恩報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實着見的表記來。我們相公那裏有我一面承管，壞事在此一句，所謂一言喪邦，佳蕙聽了道：兄弟放心，我們小姐那裏有我一面承管，咱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庶不負主僕情分。說罷，佳蕙往後面去了。他二人正所謂一個兒半斤，一個兒八兩，皆是孩子氣，逞能弄巧，那知釀成大事，鬧了個天翻地覆。險些兒性命不保，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不料事有變巧。這日牡丹小姐叫他收拾妝妝，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悄悄遞與錦箋。錦箋回轉書房，得便開了書箱，瞧瞧無物可拿，見有一把扇子，栓的個紫金魚的扇，連連忙解下來，就將玉釵放在箱內，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提筆寫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然後將扇包裏得，意洋洋來見佳蕙道：我說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說罷，打開給佳蕙看了。佳蕙等的工夫大了，已然着急，忙忙接了過來，回手向衣襟一掖，轉身就去了。剛走了不多遠，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極其聰明，看了佳蕙問道：姐姐那裏去來？佳蕙道：我到花園，搯花兒去來。杏花道：搯的花在那裏？給我幾朵兒。佳蕙道：花尚未開，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兒道：我不信，說罷，拉住佳蕙不放。佳蕙心虛，身邊有物，見他糾纏，便嗔怒道：你這丫頭，拉拉扯扯，甚麼意思。說罷，將衣服一頓，佯長去了。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往地下一看，見有一個包兒，連忙檢起，攔在袖內，回轉姨娘房中。巧娘問道：你往那裏去來？杏花兒道：可惡，佳蕙他搯了花來，我合他要一兩朵花，不給，偏備的他，掉了一個包兒，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巧娘聞了，忙問道：你檢了甚麼？拿來我看。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不想巧娘一看，便生出許多的是非來了。只因金輝自從賤賤之後，將宦途看淡了，見有可以消遣處，十天半月，樂而忘返。誰知巧娘水性楊花，那裏挨得這寂寞，未免有些飢不擇食，悄悄地裏就與蘇賓先生刮拉上。一日正與蘇賓在花園亭上，剛然入港，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焚香，將事沖散，偏這蘇賓恐事要發覺，竟自逃走了。巧娘失了心上之人，因此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如今見了手帕，又有紫金魚，正中心懷，便哄杏花兒道：這個包兒，既是檢的，你給我罷。我給你做件衫子如何？杏花兒欣然應允。巧娘道：我還要告訴你我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等老爺回來，你千萬不要在跟前，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與你。杏花兒聽了，歡喜滿口應承。一日，金公來到巧娘房內，巧娘迎接就坐，殷勤獻茶。他見雙膝跪倒道：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金公道：你有什么事？只管說來。巧娘道：只因賤妾檢了一件東西，事關重大，雖然老爺知道，必須訪查明白，切不可聲張。說着話，便把手帕呈上。金公接過來，一看，見裏面包着紫金魚的扇，佳蕙兒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寫着詩經四句，筆跡却不相同。前二句

寫的輕巧嫵媚。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金公看畢，心中一點便問：此物從何處拾來？巧娘道：老爺千萬不要生氣。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路過小姐那裏，拾得此物。金輝聽了，登時無明火起，暗道：好賤人，這還了得！即將手拍金魚包，好擺在袖內。巧娘道：老爺此事與門楣有關，千萬不要聲張，必須訪查明白。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到了內書房安歇。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會文去了。金公便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女兒的東西。轉身來至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會給過牡丹一對玉釵，現在那裏？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着。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了嬾到小姐那裏去取去了。多時只見了嬾拿了一枝玉釵回來，裏道：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裏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問佳蕙：佳蕙病的昏昏沉沉的，不知那一枝那裏去了。小姐說：俟找着那一枝，即刻送來。金輝聽了，哼了一聲，將了嬾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何氏道：女兒丟了玉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出此言？金公便將手帕扇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袖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證，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了此釵，問道：老爺此釵從何處得來？金公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尋個自盡，休來見我。說罷，氣忿忿的，上外面書房去了。何氏見此光景，又是著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臥室，見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爲何？夫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嚇的也就哭將起來。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概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自己房內床上。此時正在昏憤之際，如何答應得來？梁氏無奈，回轉房道：問了佳蕙，他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牡丹哭道：爹爹吩咐孩兒自盡，不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至此上，前抱住牡丹道：我的兒，你既要死，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牡丹哭道：母親休要煩惱，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香煙，感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旁邊乳母梁氏勸道：我家小姐自幼闔門不出，斷無此事。或者是佳蕙那丫頭幹的，也未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莫如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着小姐帶佳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裏，暫住幾時，俟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真假。只

是太太要攬些干係，馮便再求老爺便了。夫人道：「只是你等路上，叫我好不放心。榮氏道：「事已如此，吉人自有天相。牡丹道：「我自幼從未離過母親，一來拋頭露面，二來違背父命，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吓，此計乃從權之道，你若果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寬了麼？牡丹哭道：「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乳娘道：「此不過燃眉之急，日久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我更有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衣服，一路上說小姐臥病，往舅老爺那裏就醫。小姐却扮作了媒婆，有誰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既如此很好，你們就急速辦理去罷。我且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重要緊，說罷大哭。這裏榮氏將他男子找來，名叫吳能，自個沒有出息的。人此事交給他，這纔把事辦壞了。到了河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又僱了小橋三乘，來至花園後門，奶娘榮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一篙撐開，飄然而去。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睬，施俊暗道：「他如何這等待慢與我？想是我在這裏攪他了。我又非倚靠他的，如何受他的厭氣？便道：「小生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很好，你早就該回去。旅俊聽了，立刻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裏去？施俊道：「狗才叫你備馬，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錦箋見相公動怒，緊忙備了馬來。施生立起身來說道：「請了，竟伴長而去。金輝將書箱看了一遍，依然照舊安放好了，却見一把扇子，是施生落下的，也不介意，便回至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一個淚人一般。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口口聲聲，委身在老爺跟前請罪。金公連忙問道：「夫人端的爲何？夫人便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說了一遍，說罷，哭倒在地。金公先聽了急的蹣脚，後見夫人匍匐不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從此不究。那知小姐那裏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却雇了一隻賊船，船家兄弟二人，乃是翁大爺，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了，有些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走不多時，翁大爺忽然說道：「不好了，暴風來了，急急將船攆到幽僻之處，歇了一回，並無動靜。吳能道：「那暴風呢？翁大道：「你來看呀！吳能不知是計，剛到船頭，被翁大爺手一推，嘩咚一聲，落水去。乳母船內聽着他男子被翁大爺推下水去，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救人！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母站立不穩，跌倒船內，又嚷道：「救人呀！救人呀！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用力將竹窗攆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翁大爺進船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拉住，道：「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知是要死不得死，要脫不能脫，只急得滿身是汗，病到好了一半。外面王三將船撐開，佳蕙作急的高聲叫喊，救人呀！救人呀！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

快船上面站着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船搜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聽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便從窗口竄出，赴水逃生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只落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且言衆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且看船內是甚麼人，說罷進艙看時，誰知梁氏藏在床下。此時方纔從床下爬出道，衆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推在水內，死得還有個了頭着急，竄出船窗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疾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乞衆位見憐，這人聽了道：不要啼哭，待我回那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佳鶯，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出了馬脚。佳鶯點頭會意，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環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上面問道：那女子家住那裏，姓甚麼？假小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前任兵部尚書金樞之女，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爲誰，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邵邦傑，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調長沙太守，故此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却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假小姐聽了，復又拜過了叔父，不知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且說邵公問道：姪女乘舟何往？假小姐聞聽，便將身體多病，奉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邵老爺道：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理宜將姪女送回，余因欽限緊要，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上長沙，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病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何如？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姑母在於何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了環，攜着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從此佳鶯就在邵老爺之處，將養身體。自那日罷船行至梅花灘的雙岔口，此處却是兩條路，一股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股往東北，却是綠鴨灘。且說綠鴨灘內有漁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姓張名立，是個樸其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年皆四旬以外，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網，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來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將網打開一看，却是一個女尸，抱着竹窗一扇，張立連連呼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說着，摸了一摸胸前，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不多時漸漸

甦醒，問明來歷，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窗托定，順水而下，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丫環，因要接金小姐，手扶竹窗，貪看水面，不想竹窗掉落，自己墮落，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議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聰明，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連聲應允，李氏歡喜非常，催大哥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至莊內，李氏攙着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自己烹茶水，燒伏侍女兒，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小姐喝了半碗，登時將寒氣散出，滿身香汗，如蜜，婆子在房越聽越愛，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麼？」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活了五十歲，還沒有人叫過他爹爹二個字，如今聽了這一聲，彷彿醍醐灌頂，哈哈大笑。」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張立便去賣魚買肉回來，老夫妻忙忙整理的五香八味，請女兒吃，一時同村人皆來看問，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十二家漁戶，俱各前來賀喜，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胆量過人，是個見義敢爲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於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一羣，五一夥，陸續俱告，訴他張立得女兒的情由，史雲聽了拍手大笑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列位與他賀喜很好，咱們莊上有了喜事，理應作賀，但只一件，我們皆是貧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依我到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辛苦苦，奮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裏出脫，留下了咱們吃的，餘該賣的賣了錢，買酒大沽，酒全有我呢，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連桌凳務必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裏如何會有咱們吃的，凳桌傢伙呢？」咱們到了那裏，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湊在一處，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概不用，衆人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衆人散了。」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來，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別的一概不用，張立道：「我的兄弟，這個事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張立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得很，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

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兄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着各家平勻了公平交易，換了錢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東西，真是歡喜。史雲笑道：「老兄，你不必管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裏，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煩心，靜等着喝喜酒罷。」張立聽罷，哈哈大笑，正說話間，見有許多抗着桌凳的挑着傢伙的，背着大鍋的，又有倒換挑着調和的，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紛紛送來。老兒迎接不暇。史雲囑咐衆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到了次日四鼓時，史雲與衆鄉親俱各來到。史雲便分開脚色，誰挖燒火灶，誰做菜蔬，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衆的個張老兒出來進去，這裏瞧瞧，那裏看看，又如跳圈的猴兒一般，不多時，天已大亮。陸陸續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牡丹，一個個嘔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鄉入鄉，接待應酬，略爲施展，便哄的衆人擠眉弄眼，拱肩搭背，不知如何是好。到了飯好之時，坐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凳，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坐，大盤小碗，一概不拘，遠全是史雲的調停，真真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凳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時間，杯盤狼藉，雖非佳餚美味，却是鮮魚活蝦，筆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六，豁起拳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一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裏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年幼的道：「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却口內流涎，俺也要沾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舖，如何說沾飲二字？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畢，將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自你負欺我，外鄉人，歷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饒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了你，俺就欺負你，待甚感說着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幼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外一拉，只聽咕咚，史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量，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裏真不是酒肆飯舖，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便答道：「俺叫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便深深一揖到地，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著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闊的到不好意思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小弟艾虎，只因要上臥虎溝，從此經過，見衆人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一拱手，史雲偏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張立擎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了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問道：「方纔老艾說，府上賀喜，不知爲着何事？」史雲代爲說明，艾虎笑道：「理當賀的說罷，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送乞收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揣在他懷內，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的銀子，不由吃驚道：「噯，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話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張立道：「並不認的，牡丹道：「既不認得，碎水相逢，就受他如何厚禮，令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張立道：「真是闖女想的，周到我，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見了艾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是現成的，如何能受如此厚禮？」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又收回麼？」史雲道：「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史雲陪着艾虎，左一碗右一碗，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靠着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聽呼聲振耳，衆漁人也就醺醺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仍是按坐張羅，忽聽外面有人喚道：「張老兒在家麼？」張立忙出來一看，吃了一驚，原來是黑狼山的嘍囉，自從藍驍占住了此山，知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着人值日，所有山上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疏忽，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明日我多備些魚蝦補上就是了。」二嘍囉道：「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甚麼說的，你自己去說罷。」史雲出來道：「二位不要如此，委實張夥計今日有事，務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了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嘍囉道：「既然如此，我們睡睡你，只聞女去說罷，不容張立依不依，硬往裏走，到了房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忙忙的去，衆人見嘍囉去了，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

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將艾虎喚醒，說明原由，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嚇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來，柴扉，只見有二三十名嘍囉，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聲聲叫道：『張老兒，聞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聲唵叱道：「你只廝叫甚麼，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綽號蛤蚧蚌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賊驍，原是個無名的小卒，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令嘍囉將他綁了，唵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慌不忙，兩隻膀臂，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一個，眾嘍囉見小爺英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必想以多為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攔南躍北，猶如虎入羊羣，打了個落花流水，史雲在旁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的喝彩，自己早已託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嘍囉以為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見眾嘍囉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一刀一兜，史雲把叉往回裏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鉤，兒早把順刀攔住，史雲力猛，當即順刀落地，葛瑤明說聲不好，將馬一帶，往莊外就跑，眾嘍囉大家也鼠竄而去，艾虎打的高興，那裏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也便追下去了，俗云：「歸師勿儉，窮寇勿追。」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犢兒不畏虎，又仗着自己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裏，看看來至山墜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嘍囉，將艾虎按住，綁網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裏就跑，給莊中報信去了，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那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山墜，便有把守的嘍囉，他就吩咐暗探埋伏絆腳繩，小俠那裏理會，嘍囉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嘍囉兵分為兩路，着十五人押着艾虎，同着自己上山，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接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馱了艾虎，忙忙的入山，正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鷄，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檢起，早見有人嚷道：「快些將山鷄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遠鷄既是你的，你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鷄？』」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的，如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異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裏站立，葛賊暗歎：『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這纔是雙喜呢。』對醜女子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那邊女子大怒道：「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罷，拉開架式，就便動手，只聽得瑤明哎呀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扎揸着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

他站穩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正後心腔，就是一脚，葛瑤明嘆的一聲狗吃屎，又躺下了。衆嘍囉一擁擠上，醜女子抬了抬手，一個個東倒西歪，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来就抱衆人，見頭領跑了，咕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嘍卒，忽聽有人高聲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且說醜女子將嘍囉打散，單剩下了捆縛的艾虎，在馬上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尤如生龍活虎，不由的雷聲喝彩，忽聽醜女子問道：你是甚麼人？艾虎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你可認得？艾虎道：智化是我師父，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是艾虎哥哥到了，連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叫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裏來，鳳仙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忽聽半山中一聲吡吡道：好兩個無恥了頭，如何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裏站有三個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無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裏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噯呀，艾虎姪到了，他就突突跑下山來，說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你道焦赤爲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至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艾虎如何少年英勇，如何胆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說得個孟傑焦赤，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心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不喜呢？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吓，果然不錯，這朝事做定了，說着話，沙龍孟傑俱各到了，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龍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托了二爺，在沙龍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子，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了二爺，說道：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托孤重任，認爲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臂，有五六百斤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了，二爺就將此事暗暗

告訴了北俠賀爺二人聽了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兩個便極力攔撥沙龍沙龍笑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他就嘆道：『這親事做定了，旁邊把個鳳仙養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勇，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為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要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聽了道：『好，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拾起鋼叉。』沙龍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出來，方到山巒，只見槍杜丹的嘍兵，拾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着布，那裏面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幌，又環亂响，一衆嘍兵那裏還有魂呢？趕着放下轎子，逃命去了。艾虎過來，扯住紅衫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綁着個女子，已然嚇的人事不省，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正是李氏，口中嘸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想活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艾虎喚道：『媽媽，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跌跌踉踉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此時李氏將杜丹綁綁鬆了，鸚醒過來，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嚙囉鴻脫，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杜丹，見過鳳仙秋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料想山賊決不死心，倘若再來，怎生是好？』杜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轉身去見沙龍，將此事說了，沙龍便向張立道：『老丈，你回去告訴眾人，叫他等暗暗收拾收拾，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我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請安插眾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誰知杜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我背着姐姐走，不多時見狀，艾虎的那馬仍拴在那裏，秋葵放下杜丹，騎在馬上，鳳仙攔住腳環，攔住杜丹，心甚不安。李氏在後跟着一路上竟奔臥虎溝而來，那臥虎溝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居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占了黑狼山，他便將衆獵戶叫來傳授武藝，以防不測，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便有了幫手，聽聞得綠鴨灘衆漁戶已然輸了上山，供給魚蝦，便向衆人道：『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在此例。』衆位入山，大家留神，倘有信息，自有俺應付他，不料藍驍那裏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却親自來至臥虎溝，明是索取常例，暗裏要會一會沙龍，及至見面，二人交手，藍驍幾乎喪命，幸而沙龍留情，藍驍心下明白，回馬一執手道：『沙龍，你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

龍本領高強，將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捉臥虎溝三字，嚙嚙再也不敢。因此沙龍的聲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的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又將裏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隨莊修葺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姊妹一同來到鳳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搬出去，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我們姊妹也不寂寞，牡丹謝了，且說沙龍正然吩咐殺猪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領着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還掛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小姐。說道：姪女到此，莫要見外，如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兒說聲，千萬不必拘束。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未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衆漁戶聽了，雖不願躲，了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拾衣服細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攜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收拾妥協，艾虎攥了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衆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到了臥虎溝，沙龍外迎至莊門，對着衆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衆位鄉親男客俱在面院居住，所有女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俟房屋造完時，再爲分住。衆人同聲道謝。沙龍艾虎張立並史雲孟傑焦赤等俱各來到廳上，艾虎開言問道：小姪的師父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龍外道：賢姪來晚了，三日前他二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頓足道：全是貪酒的不好，一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於是艾虎把特爲尋找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料半途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好生後悔，不多時，調開坐位，放了杯箸，大家飲酒。那艾虎酒也不敢多喝，衆人用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臘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甚麼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廝鬧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裏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的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獨

有艾虎住了兩日，決意要上襄陽。沙龍阻留不住，只得於明日餓行起身。至次日步虎打開包袱，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此票乃蔣叔父的，奉了相諭，專為尋找義父而來。倘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龍票，命人拿至後面，交與仙好生收起。這裏眾人與艾虎餞行，大家開懷暢飲，臨行各人又敬一杯。艾虎却提了包袱，與眾人執手拜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我且按下，如今且說蔣平自救了雷震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魯川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一拱而別。蔣平便奔大路趕行。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來，一無酒店，又無村莊，沒奈何冒雨而行。見道旁有個破廟，便走到裏面，誰知殿宇頹朽，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色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脚步之聲，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裏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甚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如今三哥是甚麼主意？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一人道：「甚等的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玄月觀內，住着個先生，姓名喚李平山，要僱船上湘陰縣九仙橋去。額外還要找個跟役，一路上服侍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也就胡鬧，我們張羅我們船就完了。那願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這底，不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人。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我們三人合叫把兒更好，倘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着笑着去了。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題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脫逃。但是逃在此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玄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裏。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叮說着話，迎了上來道：「那位兄是，是個身量矮小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老兄貴姓，有何見教，請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着擲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說話。」李先生便讓至房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吾這裏正愁一人寂寞，得尊兄來到，是極好的了。」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了，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為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如今有了同伴，服役之人不用

了。這爺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將某少費些氣力。李先生收拾收拾，蔣爺幫着細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爲這個夥計搭着了。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覺不安，連連道：「乏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兄弟，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讚揚不絕。忽聽嘩喇嘩喇連聲响，唬翁大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船門一看，只當他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便急急的攏船，藏在山灣的處，甚是幽僻。忽聽外面囉聲大作，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停泊此處。官船內出來一人，李平山見了，高聲喚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那人抬頭往這裏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麼？」李平山答道：「正是。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人？」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隨了襄陽太守，李平山聽了，道：「嗚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太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我求見。」那人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正是遭過賊諺，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只因包公奏明聖上，先勦去襄陽王的羽翼，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襄陽王。在襄陽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着臉兒，見了蔣平，也不理，進客艙內去了。蔣爺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我的好友蔣爺。」又問道：「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做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蔣爺道：「如此，這船價怎麼樣？」李平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夥，彼此公儀，我一人如何拿得出呢？」李平山道：「那是我管不了的。」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忽聽走的跳板响，李平山迎了出去。蔣爺却隱在艙門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出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遇暗昧事 豪傑客每動豪傑心

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的，手中拿的個字筒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着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復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响，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裝睡着。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也歪在牀上裝睡，耐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至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猶疑了半晌，方纔

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咯噔的亂响，蔣爺這裏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知平山已到了大船之上，他便將跳板驅轉扶起，往水內一順，他到第三船上窗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蔣爺却高高的嚷了兩聲道：「船上有人，自己分開水面，下水去了。」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邊着急，因沒了跳板，不能過去，到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至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即叫帶進來，李平山哈着腰兒，過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金公見他哈着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又用手緊攥着開襖兒，仔細看時，原來他赤着雙腳，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着，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裏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為何還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有雙朱履，金公只當不見，豈而不問？」巧娘上面說着話，下面却用金蓮把朱履向床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却也不問，反言一句道：「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纔嚷有賊，你理應問問安回來，我也就在這裏睡了。」說畢，懶了巧娘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穩然將巧娘往下一推，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咕嚕嚕冒了幾個泡兒，金公等他沉底，方纔嚷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衆人俱各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金公來到船頭，見了平山道：「我這裏人多用你不著，你回去罷。」叫福祿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在那裏找尋跳板，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李平山就如放赦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床上，只有衣服，却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裏去了？」忽聽後面嚷道：「誰？誰？怎麼掉在水裏頭了？」到底留點神，吓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我攙你一把兒，然後方聽戰戰兢兢之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淋身子，打戰問道：「蔣兄，怎麼樣了？」蔣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抱住了後舵，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平山見他哆嗦亂抖，自己也覺發起禁來了，猛然想起，下半截是光著的，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棉襪等件，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晒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却將濕衣換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己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愕愕何何，坐在那裏，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蔣平知他爲那葫蘆子，也不理他，蔣爺晾完了衣服，在床上坐下，故意問道：「先生爲何事煩惱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陰縣，甚麼公幹？」蔣爺道：「原來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爲何忘了呢？」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縣，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

麼，爲何又上相陰呢？平山道：蔣兄，他那裏人，吾看著有些不相宜，所以昨晚，上吾回復了他，吾不去了。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合我撇大腔兒呢！又說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很好。吾這纔放心了。當夜無話，到明日各自開船。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咳聲嘆氣，無精打彩，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內。蔣爺暗道：好所在，涼燥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會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平道：尊兄就請安歇罷。包管今夜睡得安穩了。平山也不答應，竟自放倒頭睡了。蔣爺暗道：按理應當救他，奈因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令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來我來。翁二道：有甚要緊，都使得。蔣平暗道：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竹樑上面晾了件棉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揣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忽聽艙內竹床一陣亂響，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便一長身，將棉襖一抖，照得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一路泥擦，偏偏的將頭裏住，蔣爺挺身出來，奪刀在手，翁大剛露出頭來，已着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栽下水去。翁二尚在艙內找人，聽得艙門外有暗殺聲，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鬍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吾在這裏，就將刀一頓，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嚇了一聲兒，就死了。蔣爺將他拖出，放在船頭，便進艙內，將燈刷亮，見平山繫手舞腳於竹床之上，蔣平暗暗的嘆息，便將平山的箱籠擇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平山呀，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你也應當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兜肚之內，從新將燈照了，道身並無血跡，他又將當老兒給做的大衫留疊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早乾了，摺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抄可用的，打了包裹，收拾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船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旁，一脚踏定泊岸，這一脚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哧的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飄蕩蕩，順着水面去了。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已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雞啼二目，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會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個去處，歇息歇息，只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倒塌之處，蔣爺剛轉過來，往裏一望，只見有個小童，正在那樹上拴套兒呢。蔣平看了嘆道：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裏上吊來，這選了得嗎？小童道：這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說罷，將絲絛解下，轉身要走。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小年紀，爲何尋自盡？說與我聽。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纔尋死呀。蔣爺道：你且說來，我聽。小童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場說罷大哭。

蔣爺聽了，暗說：看他小小年紀，到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你有了盤纏，還死不死呢？小童道：吞有了那費，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銀子道：這些可以夠了麼？小童道：足可以夠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祕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將平道，你不要多問，趁早快赴長沙要緊，不知道小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那小童的情由，看官不要性急，自有交代。我先說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將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看，頗巡按回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為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包公，將一切說明。包公即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春敏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尚義，實為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慶、盧方等四人，續往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侯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為陞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回轉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離了金農外之門，乘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即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竟是夾氣傷寒之症。錦箋衣不解帶，日夜服侍。相公及多帶盤川，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請醫生抓藥。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後的將養。馬又倒了一匹，錦箋心疼那馬，不肯售賣，就托店家僱人掩埋。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這明是欺負小孩子，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墊子，七折八扣，除了兩錠銀子之外，倒該下五六兩的帳。錦箋連急帶氣，他也病了。先前還掙扎着服侍相公，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心中好生不忍，自己掙扎起來，到要服侍錦箋，一來二去，錦箋竟自伏頭不起。施俊又托店家請醫生道：他這病雖是傳染，却比相公沉重，而且症候就誤了，必須趕緊調治。方好，開了方子，却不走，等着馬錢。施俊向櫃上借店東道：相公帳上欠了五六兩，如何還借呢？很多了，我們墊不起。施俊及奈何，將衣服典當了，開發了馬錢，並抓藥，到了無事。自己到櫃上，再行算帳。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就知是他的兩錠賞銀，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就合店東商量，將馬賣了，完了還帳。剛剛剩了一兩，施俊也不計較。這日自己

拿了藥方出來抓藥。正要回店，却是集場之日，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同着二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裏吃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裏去？」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裏？」施俊道：「在西邊連陘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着急。我這裏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好生將養，如不夠了，趕到日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子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謝了。提了藥包要走，只聽李存道：「申兄少喝些，你這銀搭，怎麼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甚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我還拿的動。何況他家不遠了呢？」施生問道：「在那裏住？」李存道：「往西去二里之遙，地名叫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你我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僻的我要到糧行算帳，莫若還是我送他回去，再來算帳。」鄭申道：「李賢弟，我胡亂應個我醉了，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說着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便托付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他罷，俟下集我到店中道，『罷罷，施生道：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搭扶着鄭申一同去了。真是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只因施生這一送，後來便脫不了干係。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事，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托，焉有不送你去之理？」鄭申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心裏却明白，還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嗎？請問病人等著吃藥，要緊不要緊？況且我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我那一天不醉？天天要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陘店嗎？相公，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咧，相公就請罷。」施生應允。鄭申道：「我也走咧。」施生進了店門，問錦箋心內路，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吃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託付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先生看什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便將李存之禮說了。不多時，醫生來診脈，開方說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劑，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吃了。果然見好，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公人道：「我們不知道相公到了那裏，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啦一聲，掏出索來，套上了施生，拉着就走了。把個錦箋，只嚇得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爲着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揮扎起來，到縣內打聽打聽。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未曾回家，遣人去李存家內探問。李存道：「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却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

不勝詫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做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縣官即將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由。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升堂。把施生帶上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容。便問道。李存會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及至李存走後。鄭申攔阻再三。他一定不要我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甚麼。施生道。有個大搭襖。肩頭搭着。李存會說道。你這銀搭襖要緊。鄭申還說怕甚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什麼事。其實並沒看見。搭襖內是甚麼。方令見施生說話毫無推諉。不肯加刑。吩咐警監再行聽審。錦箋打聽得相公犯人。命收在監中。以為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細想我聽說長沙新隄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我何不去替主鳴冤呢。想罷。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川。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越越。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他銀兩。他有了銀子。立刻精神百倍。趕奔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台下。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立刻升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做縣。將全案調來。審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令方公隨後來到裏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生不是行凶之人。意欲到翠芳塘去查看一番。回來再為稟復。邵太守點頭道。如此甚好。即派差役伴作跟隨。方令到做縣。來至翠芳塘。傳喚地方。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見西面有一村人家。便問這村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令道。鄭申住在那裏。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忽見蘆葦之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吩咐地方。下蘆塘去看來。地方脫了鞋襪。進了蘆塘。不多時出來。稟道。見蘆塘之內。有一尸首。方令又派差役二名下去。一同拉上來。叫伴作相驗。伴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水。頸項有手扣的傷痕。方令即傳鄭王氏。承認却是他丈夫。鄭申。方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即刻同赴長沙。審候。方令先就乘馬到府。將此事稟明。邵太守道。貴縣且請歇息。我自當有道理。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升堂。入坐。方令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着名單跪下。那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便對眾說道。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麼。眾人道。是。邵太守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令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虛點一筆。道。就是他無罪的。只管去。有罪的。仍然跪着。眾人俱各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又跪下。自己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還不從實招上來。左右同聲喝道。快招。

快招，不知這吳玉招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丫環 黑狼山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從實招上來。吳玉道：「小人人沒有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啣了一聲喊，即將吳玉拖翻在地，打了十數板。吳玉嘆道：「我招了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吳玉道：「只因那一日天色將晚的時候，小人人剛然出來，就瞧着鄭申幌裏搖蕩，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着個塔，裏面鼓鼓的，小人人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肯借與我，還出口罵小人人。小人人一時氣忿，將他盡力一推，就栽倒了。那大塔鏗落在地下，小人人聽的聲音沉重，知道裏面必是資財，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鄭申纔待要嚷我將兩手將他咽喉一扣，使勁在地下一挖，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人把他拉入蘆葦塘深處，不想冤魂告到老爺台前，求老爺饒命。吓邵老爺問道：「你將銀搭揀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人將搭揀埋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方公派人將賊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衆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監守。方公一一領命，即刻告辭回本縣去了。邵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細細盤問了一番。又問你家老爺，相知朋友，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的老爺有兩位盟兄，是知己朋友。一位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在太守邵邦傑。邵老爺旁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大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混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在不知，求大老爺恕罪。邵老爺哈哈大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即叫書童取了衣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邵老爺說金老爺也升了襄陽府太守，施生聽了，心中甚喜，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以內見了邵公，上前行禮。邵公站起相攙，施生又謝多蒙庇佑。邵公便問：「已往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懼氣一節，改說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裏，因此小姪說要回家，不想行至做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說話之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飯酒之間，邵公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論。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言過，因彼此年幼，尚未納聘。此句與佳蕙之言暗暗相符。邵公聽了，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裏，正好成其美事。施

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邵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議，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邵公辦理流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到了佳期已近，本府合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領情。是日大排筵宴，請衆官員吃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錦團花簇，衆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內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雙雙送過去，成就百年之好。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去。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當面投呈，二人應諾，分投去了。這日錦箋後面去取東西，可巧佳釵却在廊下用扇兒鬥鸚鵡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釵，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娘連忙搖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裏，佳釵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邵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如今鬧的事已做成了，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倘或小姐未死，我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情願將正位讓給他，決不負他的。」如今却洩漏不得，錦箋只得應允，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且說了雄與金公送信，從水而迎來，已見有官船預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的實，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而來，他便乘舟乘馬，急急趕至枯梅嶺，先見有駝驢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雄，奉家老爺之命，前來投書，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伸手接了書信，道管家職上馬罷，俟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下，自有金福祿等，彼此敘言不必細表，且說金公騎在馬上，拆看前面，無非是請安話，頭看到施俊與牡丹姻完一節，心中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此事太欠斟酌，却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揣在懷內，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嚙囉，一字排開，當中有個黃眉金睛，濃眉四臉，頂下一部繞絲的黃鬚，坐下一匹黃驃馬，手中拿着一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在那裏等候。金公心內驚惶，見了雄，攬馬過去，答話上來，一隊嚙囉兵，將了雄拖翻下馬，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吡吡道：「俺賊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說單將林往後一擺，嚙囉蜂擁上來，拉住金公坐下，噓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嚇得四散奔逃，且說道：「賊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小人奉命劫掠駝驢，已然到手，不想遇見沙員外，赤赤三人，將嚙囉趕散，仍將駝驢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葛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急帶嚙囉兵前來接應。」葛瑤明領命去了。

藍驍帶領嘍兵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閑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閑事，只因聽見駝轎內哭的慘切，俺豈有不救之理？」藍驍道：「員外有所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前來邀截。方纔已然搶獲上山，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依俺說，莫若將太守放下山來，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啞呀！好沙龍，你敢害我！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拍馬搶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龍二人步下窺跡，英雄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眾嘍兵圍上來。二人毫不介意，殺了多時，誰知嘍兵格外多了。藍驍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嘍囉兵下山，層層疊疊的圍裏，所以人益發多了。葛瑤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心，陡起，催馬趕將上來，道：「姑娘往那裏走？這句話剛才說完，只聽得弦响處，啣的兩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葛瑤明呀呀的一聲栽下馬來。原來焦赤押解駝轎到莊，鳳仙秋葵迎接進去，焦赤就將藍驍現領嘍兵在山中截戰的話說了。鳳仙姐妹聽了，甚不放心，就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不料剛才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沖馬上來，鳳仙將他一彈正中眼眶，葛瑤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棍一擡，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帳。未知他姐妹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兄弟奮勇

且說秋葵捨開鐵棍，一陣亂打，打的嘍兵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嘍兵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却是焦赤殺來，手託鋼叉，連噴帶罵，裏面沙龍孟傑見嘍兵一時散亂，他二人奮勇往外沖突，裏外夾攻，嘍兵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趕到彼此合在一處，只聽山岡上鼓聲如雷，山口外鑼聲振耳，又聽人聲吶喊，拿下別放走沙龍，吓大王有令，不准放冷箭，務要生擒姓沙的，各處俱有埋伏，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原來藍驍暗令嘍兵困住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把他奈何乏了，將他制伏，作為自己的膀臂，故此他在高山岡上瞭望，吩咐四個頭領，按山口埋伏，他便擂起鼓來，各山口鑼聲相應，吶喊揚威，口口要拿沙龍，他在高岡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傑二人跑夠多時，不

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跑來跑去，並無出路。五人只得聚在一處歇息商酌，且不言沙龍等人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輪進莊，所有漁獵人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睡睡呢？却不敢上前。李氏受了鳳仙之託，一個人却又張羅不過來，便到跨所來喚牡丹道：「今日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我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就不愿意就罷了。」牡丹道：「母親這有甚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捉捉，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裏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換衣繫裙，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見牡丹雖是布裙荆釵，却勝過珠翠翠綵，李氏看了，樂得眉花眼笑，隨着出了角門。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過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一看，覺得一陣心酸，忽聽小金童道：「嗚呀！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煞兄弟了。」跑過來雙膝跪倒，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腕軟，嚙啣茶籽落地，將金童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攙抱，住牡丹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來了，真是悲從心中出，慢說他三人痛哭，連僕婦了環無不下淚。在旁勸慰，窗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俱各納悶，獨有李氏惻惻的，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何氏夫人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金童，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起與奶奶公奶母上唐縣，如何在這裏，牡丹哭訴艱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狂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嗚呀！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纔母女尤加慘切，他沒有女兒的，怎生這樣的苦法，好容易認着一個，如今又被本案認去，可怎麼好？越想越哭，何氏將他攙了過來，一同坐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負厚望。」李氏只纔住了聲，金童見了姐姐穿的星粗布衣衫，立刻喚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李氏即刻到跨所取衣服，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面去，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來至廳房，衆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即忙烹茶，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諸位，且至西廂房吃茶罷。」我們員外的朋友到了，衆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却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誓，恐有人盜取，因此蓋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梁間，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後來聽說皇上欽派頭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莊，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答道：「員外那裏去了？」張立將救了太守的家眷，監驍，刳截赤石崖，不但員外與焦孟二位去了，連二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了翼弟，務要辛苦，辛苦了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

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現有史雲，他却認得。丁二爺道：如此快喚他去。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罷。不許逞強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擒捉藍驍丁賢弟，保護沙兄父女。我在家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等七人，直奔赤石崖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嘍兵把守。北俠便向嘍囉說道：守汛嘍囉聽者，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山主知道。西山的頭領，不敢怠慢，急忙報與藍驍。藍驍暗道：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性一網打盡，想罷，傳呼頭領，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裏歇息，彼此相見，不及敘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了，丁賢弟小心呀。說罷，帶了七人，奔至山岡。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困住沙員外，長何道理。藍驍道：沙員外欺我，太甚，所以將他困住。北俠道：你無故的截了皇家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來端的爲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留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騰的一聲，棒已飛出數步。藍驍覘了兩規，北俠趕上一手揪住他的皮鞋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轉，連帶帶抗往地下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史雲等上前攔住，登時網縛起來。且說了兆鵬與沙員外等，早望見山岡之上，歐陽春動手，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嘍兵如何抵擋的住，一羣猛虎發了一聲喊，各自逃生了去了。了兆鵬先着風仙，秋葵回莊，然後與沙龍復又來到山岡。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即着嘍兵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要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捉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着金公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致謝搭救之恩。智化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略略吃茶歇息，即叫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風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夫人迎出屋來，上前請安。金公拉起來，至屋內，金公略說山王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忽聽金童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恭人，便將母

女相認的事說出。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門，是乳母定計，將佳麗扮做小姐，女兒改了丫環，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丫環服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當初手帕金釵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氣惱，不辨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未免心中懊悔，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裏？何氏道：纔在這裏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爺娘那邊去了。金公想起這他自盡之時，原係自己太過，不覺兒女情長起來，便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到跨所之內，見女兒居然的布裙荆釵，回想當初珠翠翠繞，不由的痛澈肺腑，道：牡丹我兒是爲父的委屈了你了。牡丹見了金公，早已淚流滿面，雙膝跪下，哭倒在地。金公連忙扶起道：以前之事，全是爹爹的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更換了衣服。我到前面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仍至大廳，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廳前，見金公立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坐。智化問及剿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慧驢入山，將錦童俱散與嘍兵，所有寨棚，全行放火燒了。現在把藍驢押來，放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押赴東京交包相爺。那裏自有定見。當下衆人計議，大家嚴加防範，藍驢並定了保護。太守到任，諸事商妥，酒筵擺設齊備。大家入坐飲酒。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敘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決不是村莊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裏居住，還是不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把他留在這裏之理呢？秋葵聽了，哭着奔到後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噯呀！姐姐，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何氏夫人過來拉着秋葵道：說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你的姐姐，那知我心內還捨不得你呢。等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爲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原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真麼？何氏道：有什麼不真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女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便吩咐了環道：快拿你中小姐的簪環衣服來。牡丹重行梳洗起來，不多時，梳妝已畢，穿了衣服，更覺鮮艷非常。

教了了簪簪頭贈了鳳仙姐妹許多。二人深謝了。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帶謝禮。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那邦傑細細詳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交與了雄。叫他回去。就托那邦傑將此事細訪查明。白賞了了雄二十兩銀子。即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沙龍此事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還要請太守與你老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真不愧千金之態度。滿心歡喜。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中打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淒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兒禮。沙龍也競叫鳳仙見了。旁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眼眶裏不由的流下淚來。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媽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二人無兒無女。孤苦隻身。求爹求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爲笑。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豐足。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聽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有了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今日太守一家團聚。又認了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坐着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了。從此我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說好。這纔痛快的。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杯兒。纔是說的大家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沙員外。彼此換杯。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饒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好。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麼。到要聽聽。沙龍道。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爲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爲女。是新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却不肯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爲何這碗酒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隔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裏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爹。爹對親家爺。我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不忍分別。好容易方攔勸止。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驄。俟攆子到時。卽行押解進京。北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別。上任的回莊。俱各不表。要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遺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倘若再要誤事，那就不成話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明，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岔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遙，幸喜此人老成的的確確告訴他，由何處到何處，再由何處到何處，過了何處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解身道謝，自己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這日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云不知。他知北俠等三人恐怕招人疑忌，全在古廟野寺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煩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下。次日便在各處訪查，到處聽人傳說，新放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是包丞相的門生，為人精明，辦事便直，倘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併訴，又有悄悄低言談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妝作磕睡，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立盟誓，如何蓋冲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虛，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巴的瞧着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絲襪，一人扳鞍上馬，一人剛纔要走，只見跑出一人一招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便了各自加下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是他兩個呀？你道他兩個是誰？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小方朔，方紹自從在夾漈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拿馬強之時，他却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己想藉辭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托在奸王那裏，做個內應，一來與朝廷出力，二來為百姓除惡，豈不大妙？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仲元尤難，自己先担個從奸助惡之名，而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屈己從人，若無出色的本領，如何做得呢？他仗着自己聰明，智略過人，他

把事體看透，透猶如場作戲，這纔是真正俠義。卽如南俠北俠雙俠，到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尚義，這却到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却在暗中誦經，不露聲色，隨機應變，詭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之事呢？他的慧心靈機，真不愧稱小諸葛三字。他這一次隨了方紹同來，却有一件重大的事，只因驚駭被人擒拿之後，將鎗重分敵嘍兵，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來至集賢堂，與大眾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順，如不依允，卽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列位可有甚麼主意？」其中却有明白的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致派顏春敏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幾個皆非尋常之人，若要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爲穩便。如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奸王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爲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人，去到那裏，黃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倘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裏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我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着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聖上必然見罪，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的兒子，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極極妙極，就派方紹前去，旁邊早驚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說的揚揚得意，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了忠良。莫如我亦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啓上千歲，此事重大，方紹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小臣幫他同去，何如？」奸王更加歡喜，便道：「你等到御慶中，自己選擇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慶內，選了好馬，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日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到下列，收拾行李，所以來至雙岔口，言明會齊的所在，各回下處去了。那時艾虎看他們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細恐追不上快馬，他便日夜兼行，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門閑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接官廳，懸紅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就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齊齊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後日纔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裏，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亥虛後日，我到要早早的應候他，正在揣度，忽聽有人叫道：「二爺那裏去？」艾虎回頭一看，瞧着認得是錦箋，艾虎道：「你今到此何幹？」錦箋道：「說起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

樓。小人再慢慢細裏。艾虎即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理。你只管坐了好講話。錦箋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橋金老爺那裏爲何又到這裏呢？錦箋即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說了一遍。後來如何病在彼縣，又過了官司，如何要尋自尋，却好遇見蔣爺，給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邵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姻。艾虎聽了拍手道：好。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錦箋道：二爺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將如何派了雄送信，昨因了雄回來，金老爺那裏寫了一封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誤墮水中。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真的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得不好呀。難道邵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把書信給他看了。另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說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就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道：這就是了。後來什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說前面字是妾寫的。這後面字是你寫的。我家爺仔細看了，認出是小姐筆跡。立刻將小人的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全不怪我，反說我有良心的。只可惜了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猶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著邵老爺明日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着江邊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嘆。他那裏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打言往臥虎溝去。又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到要見一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了去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進書房內。彼此歡聚，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虎告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遙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擺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奠。佳蕙哀哀戚戚的痛哭。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只見江中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了頰裏面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那船漸漸近岸，他們都望

岸邊眺望，見施俊背了手兒，佳蕙持羅帕拭淚。小姐看了多時，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相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道：『我兒世間而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原來此船正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早見岸邊祭奠之人，正是施生與佳蕙，因金公脾氣，不敢遣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了雄呂慶在那裏伺候迎接，僕婦了環上前攙扶，乘舟乘輪，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只見邵太守同着合署官員，俱在那裏等候。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同到公廳之上，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筵，方問及完姻一節。邵老爺將佳蕙錦箋始末根由，說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二人暢飲，酒飯畢後，邵老爺告別坐轎回衙，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不見了艾虎，好生着急，忙問書童說：「艾爺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來至臥室，却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了環來回道：「奶奶叫回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眷，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裏伺候小姐呢。」侯諸事已畢，回來細稟施生聽了，暗自歡喜，忽聽邵老爺回來，至東廂所安歇，施生陪坐，邵老爺道：「今日面見金兄，俱已說明，金兄不但不怪你，反到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完姻。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喏喏連聲，回轉臥室，却好佳蕙回來，將牡丹遇救的話，一一說了，便安睡不提。且說金公在公館內，與智公子談了許久，智化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來，到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裝，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化扎束停當，由公館後面悄悄往前巡來，將至卡子門傍，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也不言語，反將身形一矮，兩個脚尖兒沾地，突突的順著牆根直奔倒坐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脚尖墊勁，便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坐北耳房，高了許多，也不驚動，倒坐人且往那面觀看，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脚撐住瓦隴，倒垂勢往下觀。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到要看看。」只見背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俐，見他將爬伏那人左腳登的磚一抽，那人腳下一鬆，猛然一跳，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脚按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揷的利刀已被那人兒抽去，智化暗放心，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來，趕步進前，回身剛欲抽刀，誰知刺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嘆味左膀着刀，阿呀一聲，栽倒在地。艾虎高聲嚷道：「有刺客，早有人接聲道：對面房上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個坐上的人，竟跳到西耳房，身形一幌，已然越過牆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遠邊一伏身，穿上牆頭，隨即落下，脚底尙未站穩，覺得耳畔涼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

聽咯噠一聲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俐，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枝去了。艾虎道：「正是，可是師父麼？賊人那裏去了？」智爺道：「賊已擒了，忽聽那邊有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現在那裏？』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令徒嗎？』怪道能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敏捷，真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松林之內，是劣兄在此，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弟豈不吃了大虧麼？」說的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智爺，又問說：「賢弟，你何必在襄陽王那裏作甚麼？」沈爺道：「有好幾個去處，都被哥哥兄弟佔了，就剩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在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裏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裏，外面如何知道呢？」智爺聽了，嘆道：「似賢弟如此用心，在我等之上。」沈爺道：「分什麼上下？既不能匡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却終身而已。」智爺稱是，又托沈爺道：「倘有大事務祈相助。」沈爺滿口應允，彼此分手，回襄陽去了。智化與艾虎來至公館，此時已將方紹綑縛，金公正在那裏盤問，方紹仗着血氣之勇，一一據實說來。金公錄了口供，叫人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到了次日，回拜邵太守。金公就把昨夜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紹，略問了一問，口供相符，即行文到縣，寄監，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公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太守請施生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認過不已，只見智爺同小俠進見。邵太守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便道：「賢弟，你往那裏去來？」叫劣兄好生着急。大眾道：「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將結拜情由說了。小俠道：「小弟此來，是爲捉拿刺客的。」大家駭異問道：「如何知道有刺客呢？」小俠將探襄陽府，遇見二人說的話，因此趕來，恐先說了，走了風聲，飲酒間，金公邀施生隨任完姻。施生道：「離家日久，要回去探望二老，稟明父母，再到任所。今且叫佳蔥隨任，不知大人以爲如何？」金公應允。智化道：「公子回去這幾日路程，恐有不便，叫小徒隨行，可保無事。」艾虎道：「愿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計議已定。」金公告別，施生送了回來。邵太守吩咐了雄備，下行裝盤費，諄囑路上小心。艾虎二人謝了主僕三人，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金壯丹事收煞完了，後面不過是施生完姻，一妻一妾，和美非常。我就一言交代，此是七俠五義的歸結，還有熱鬧的正文，却是顏巡接到襄陽，智化探銅網陣，白玉堂三探冲霄樓，羣雄戰襄陽，小俠至陷空島，萊花村三處報信，柳家五虎奔襄陽，艾虎收三寇，柳家結拜，盧珍單刀鬧陣，丁蛟，丁鳳探山，小弟兄大

聚會設計救羣雄，共構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擒除衆寇，押解奸王，夜趕開封府，肅清襄陽郡，鏘斬奸王。
公保衆虎，金殿同封官。聚驛伯辭官出家，白玉堂魂救接院，顏春敏奏事封五鼠，包太師聞報哭雙俠，衆英雄開封聚首，羣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述，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

詞曰：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七世蓮義 卷下 第一百回

